香港舊事重提

江啟明 著

et press

香港・舊事重提

代序：我也舊事重提

每次到浸會大學圖書館看書，我都喜歡沿著樓梯拾級而上，離開時又從頂層徒步返回大堂，所以江啟明先生為圖書館繪畫的一輯近代著名文化人群像，不知道看了多少次；每次都像重溫一遍近代中國文化史，而這些人物是我在課堂上常向學生提到的。

心裡蘊藏著一個想法：如果請江先生把香港的歷史名勝都素描下來，在長廊展出，那麼學習香港歷史文化的學生，或者可以事半功倍，甚至提高他們求知的興趣。

江先生關於香港題材的圖畫，我是翻閱過幾本的，包括《香港史畫》、《香港今昔》、《香港心靈》等，以及記錄第一代香港新移民的故事《大象風雷》。

我不知道自己屬於第幾代新移民，記憶中的舊香港是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的。初時我住在西環，後來由於家境貧困，搬到九龍城寨，青山道、長沙灣、旺角、牛頭角、香港仔等地區都住過。中學時代在香港的核心——中環讀書，荷李活道文武廟是每天上學和放學必經之處；後來考入中文大學，當時新亞書院在紅磡、崇基學院在沙田、聯合書院在港島般含道，還有一些院際課程要到尖沙咀上課，幾乎走遍了港九新界。印象中歷史系還未有

香港史科目，我的香港知識就是這樣學來的。

少時畫家之夢落空了，大學時代最想做一個文藝青年，新詩倒寫了百餘首，香港風景則只留在腦海之中。看江先生的畫常有驚喜，一些連照片都不易找到的事物，竟保留在他如斯脫俗的畫筆之下，勾起我不少往年回憶。

最近得悉江先生正在編印一本《香港舊事重提》，而且讀了他配合插圖寫成的八十篇文章，如果用「圖文並茂」四個字來形容是太平淡了，我認為「得心應手」來得更貼切些。畫是出於江先生之手，卻能深得我心，文中所說的，肯定會引發讀者更多的聯想。詩畫並陳的美妙境界是「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圖文對應的廣闊空間是「畫中有話，話中有畫」。江先生這本書，確是把我從上世紀五十年代以來的所見所聞都記錄下來了，書名《香港舊事重提》尤為可圈可點，以致我也要將舊事重提一番。

我還想指出，「舊事」不一定是「往事」，香港社會變遷太快了，所謂舊事，其實很多是不久之前的事，只因新事太多，大家淡忘了而已，一旦有人「重提」，倒也變成「新事」。如果你不相信，試試拿著江先生的畫冊，跑到現場感受一下，就會發覺原來舊事和新貌是交匯在一起的，如今「重提」起來，可能成為「新題」。這本書內的八十個題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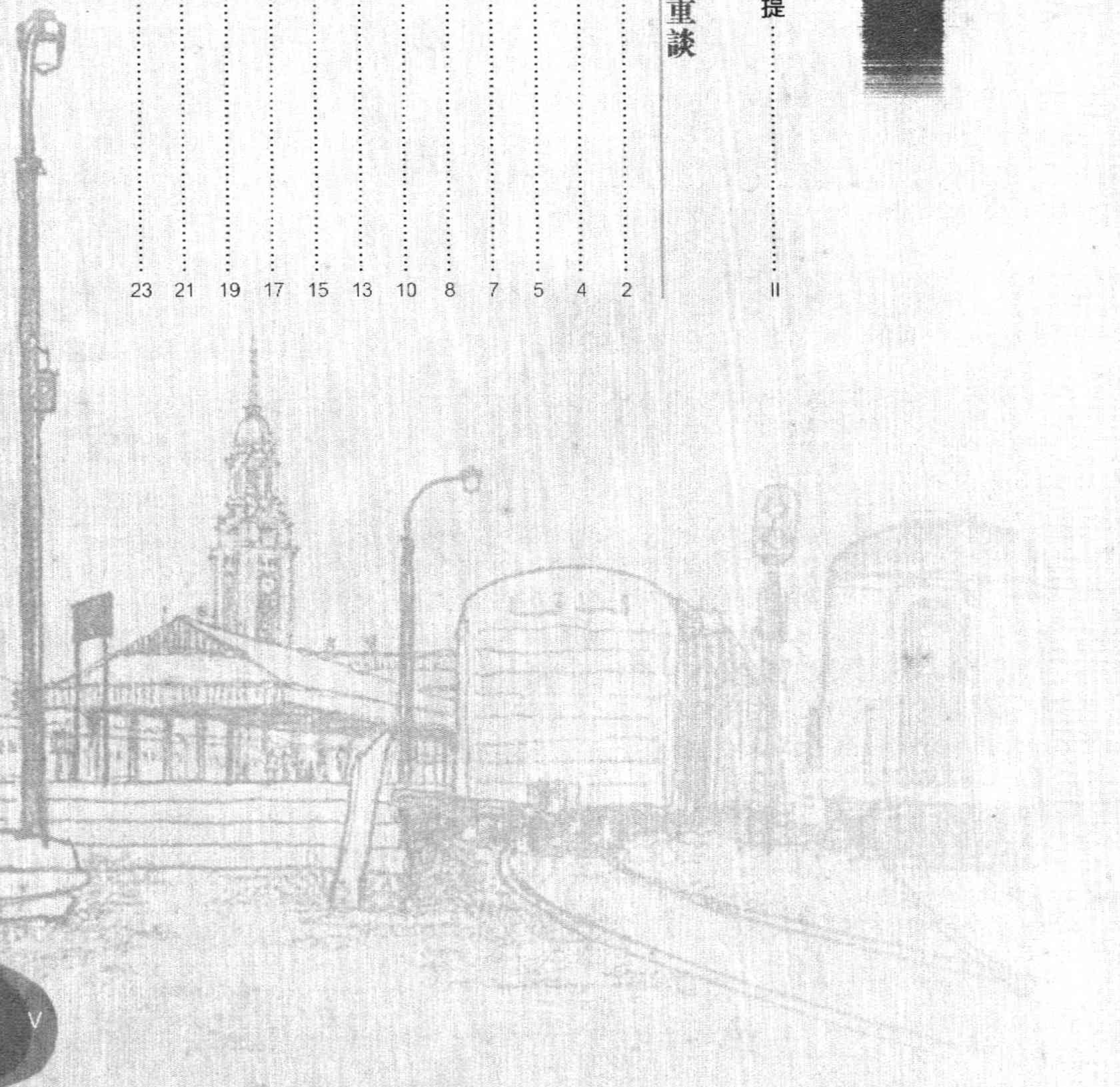
對年輕一代的人們來説，或者覺得新鮮趣致，是饒有意味的話題呢。

研究考古和歷史的專家學者，有時喜歡把香港文化提前到六、七千年以前，當然，正如為首的一篇所説，早在新石器時代，香港的祖先就留下了今日仍清晰可見的印記。所以，看江先生的畫冊和著作，可以發思古之幽情，或者如蘇東坡所説「老夫忽然少年狂」，來一次舊地重遊；也可以從此時此地入手，尋找歷史走過的足跡，捕捉時間留下的光影，為我們周遭的事物傾注多一點關心與情懷。

本來是奉江先生之命寫一篇序的，下筆竟然自説自話。如果本書出版後，以「香港舊事重提」作為徵文題目，有興趣參加的人一定很多，收穫相信會很豐富。現時學者喜歡進行「口述歷史」，至於「筆述歷史」似乎被人忽略了；文章也好，繪畫也好，以心以手以聲音，把香港事物充分展現出來；這些都是歷史的見證，説不定還是文化的瑰寶。一鱗半爪，言不盡意，讀者最好自己細味江先生的作品，是為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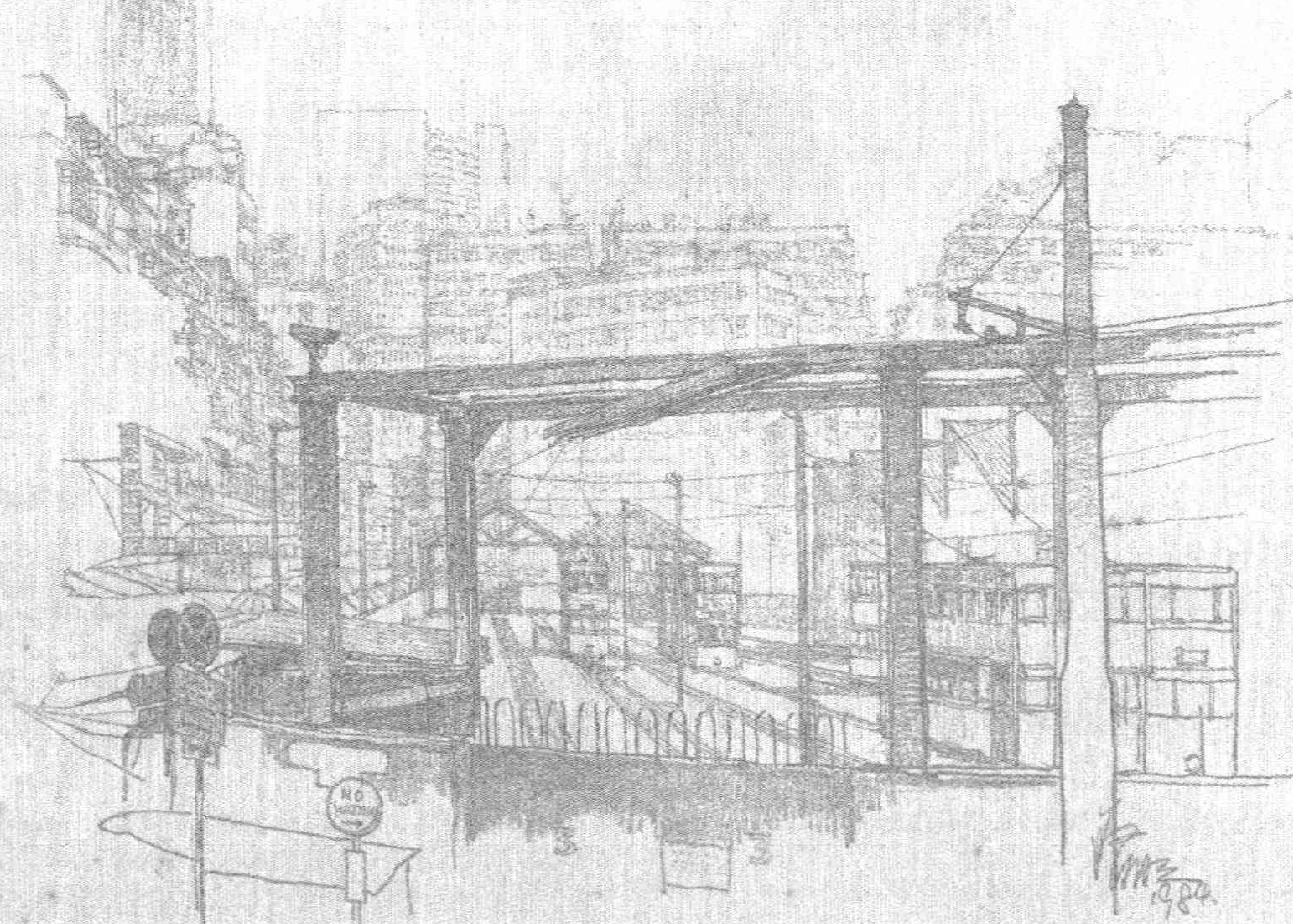
周佳榮
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
暨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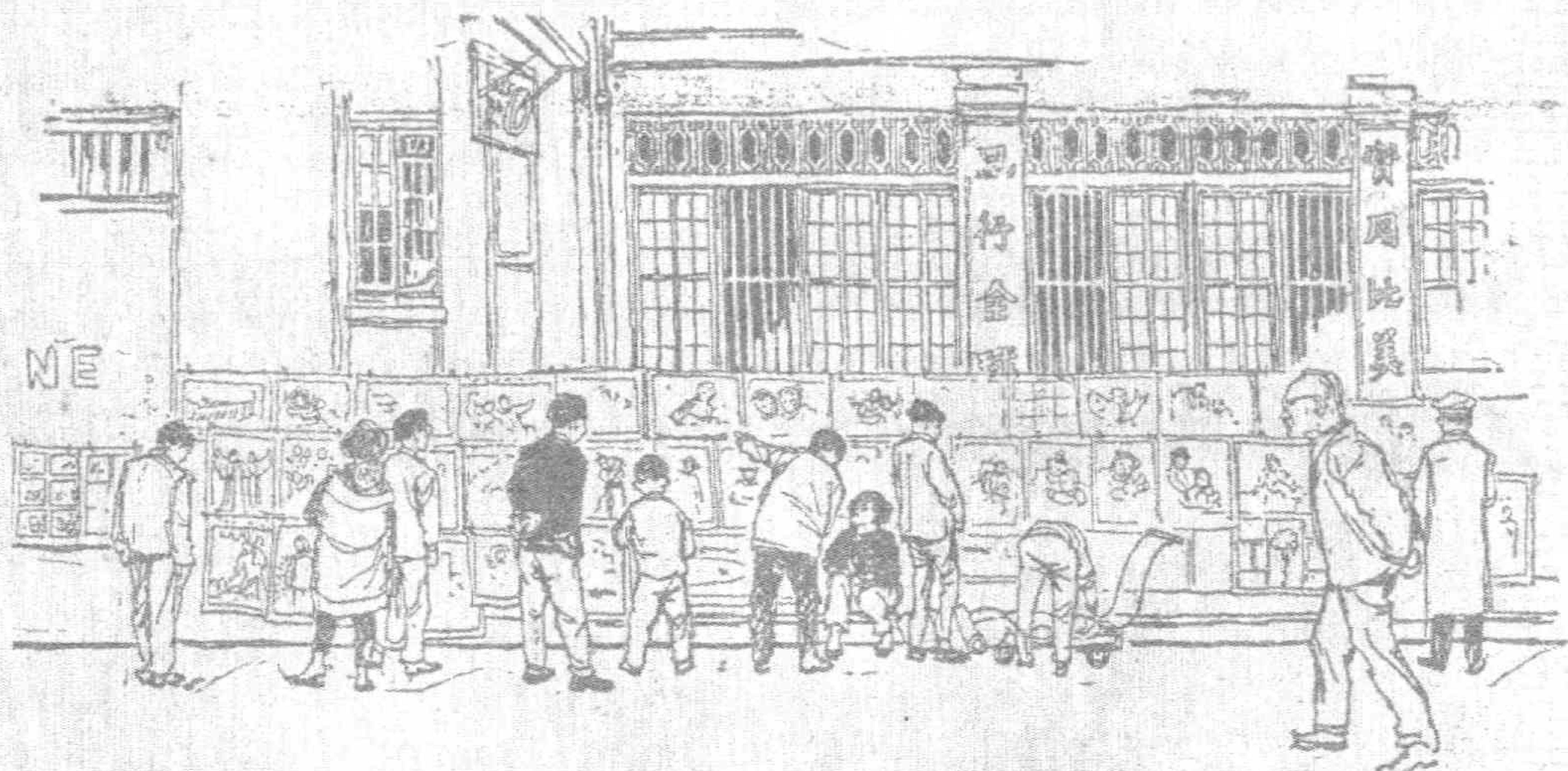
目錄



第二章 舊日交通

第三章 舊式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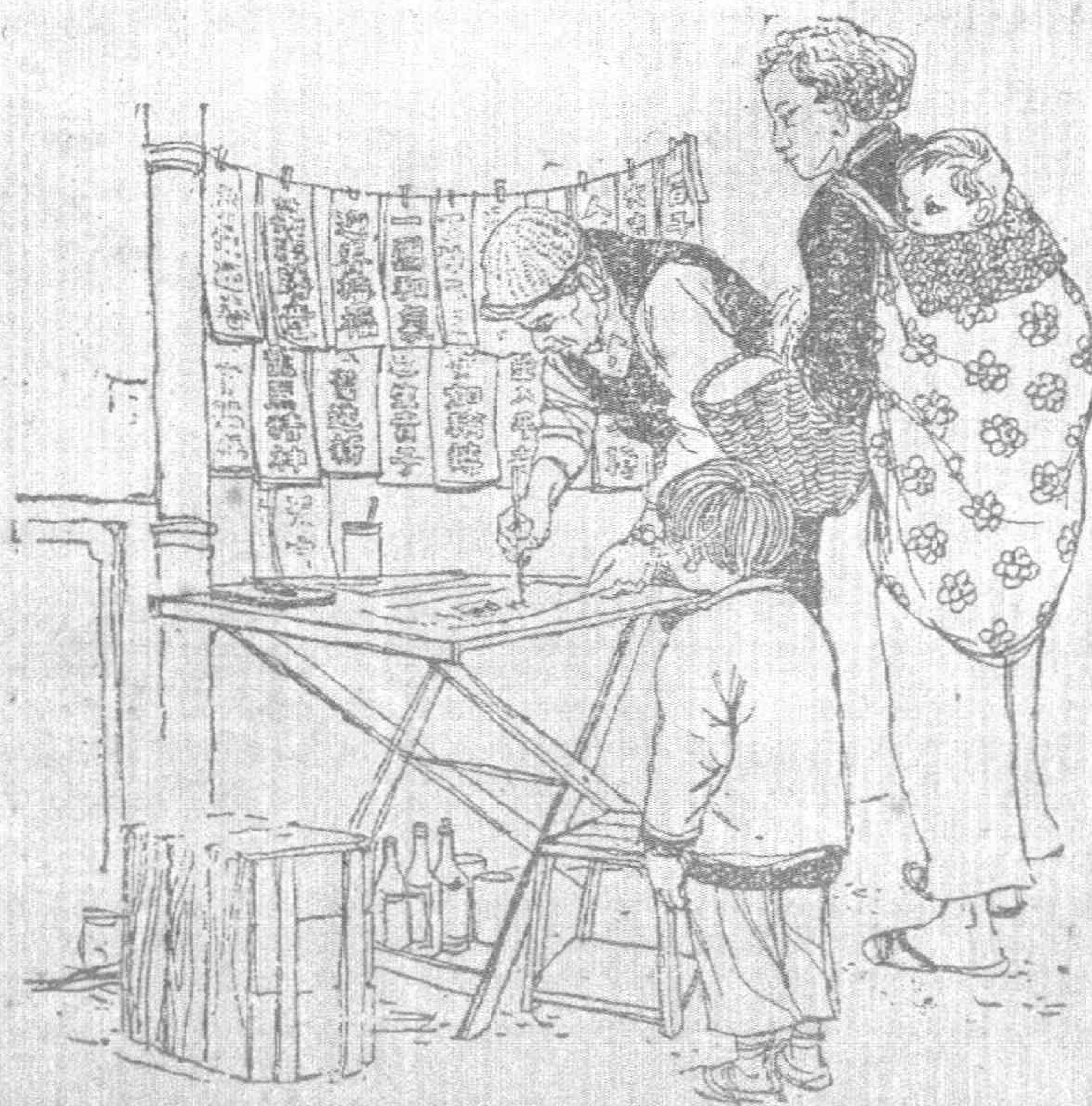


第四章 舊時行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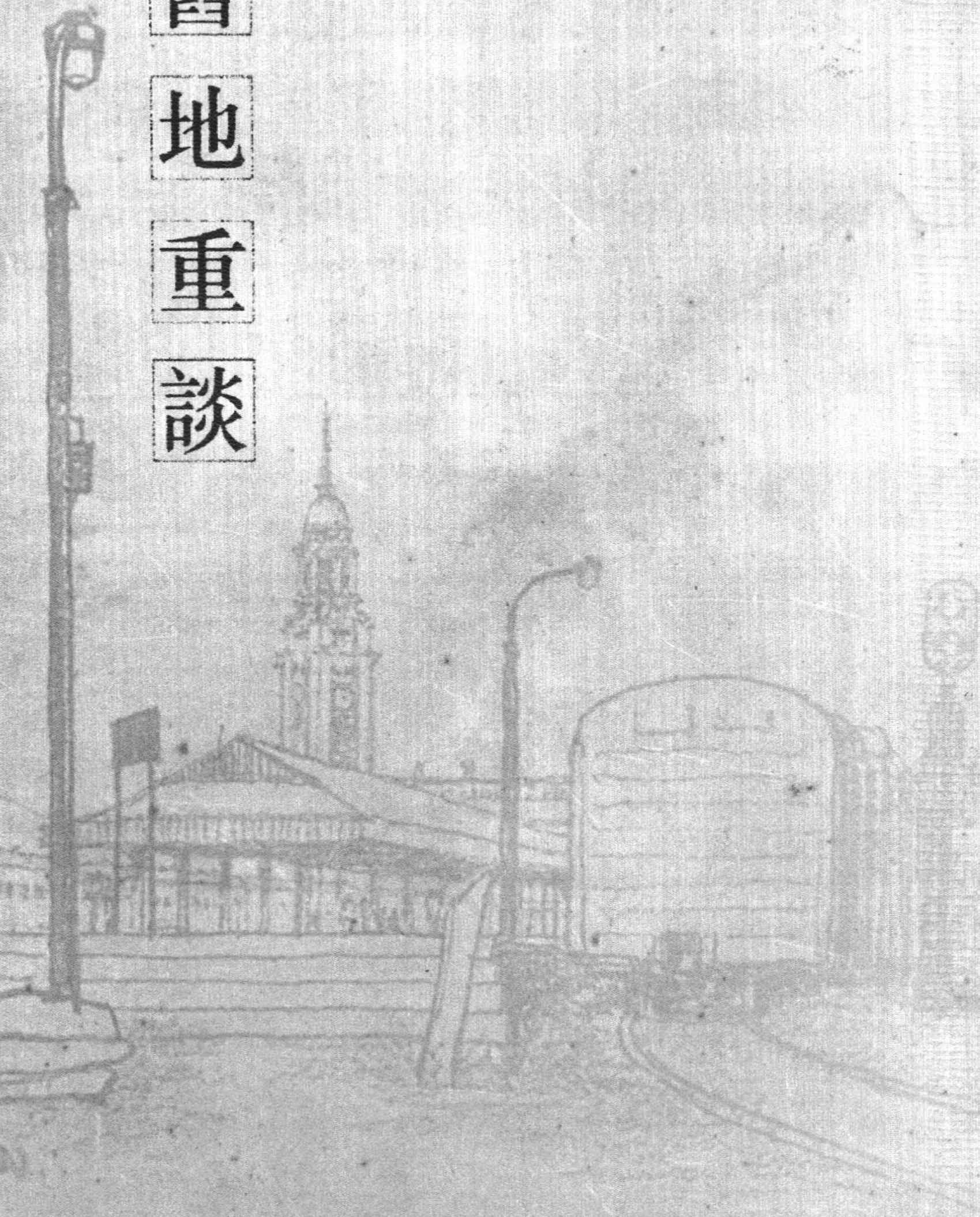


第五章 舊城民生





舊地重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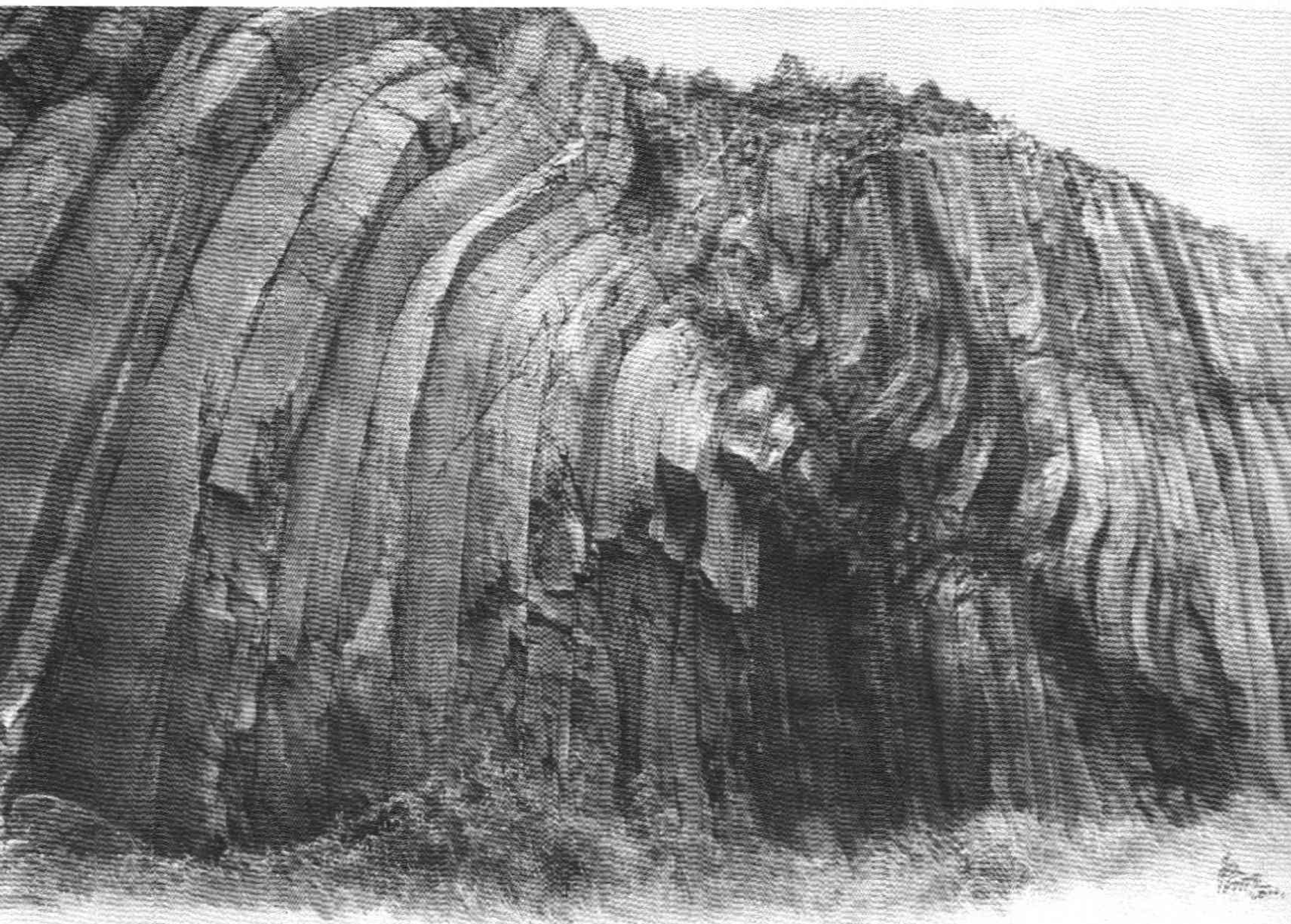


香港地質

香港目前被認為最古老的地層，約於三億六千萬年前的泥盆紀時代，在靠近陸地的三角洲淺海中形成。

經過幾次地殼運動後，約於一億五千萬至一億七千萬年前，全區遭到大規模火山噴發活動的影響，令整區的陸地第一次上升，至高出海面。火山活動後，又發生了一次地殼運動。

到晚侏羅紀時期（即約一億四千萬年至一億六千五百萬年前），再次發生了一次長時間的火成活動。直至晚白堊紀（即約九千萬年前至一億年），同區又發生一次地殼運動。而在晚白堊紀到早第三紀（約七千萬年



萬宜水庫流紋岩（2010）

前）之間，發生了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的火成活動。

接著就是風化作用和地形變低的時期。這段時期持續到約六千萬年到二百萬年前的第四紀。到四世紀時，本區的地形景觀被認定猶如現狀。

香港地質公園包括西貢火山岩和新界東北沉積岩兩個園區，共有八個景區，現被列為世界地質公園，十分珍貴，人們應好好保護。

地質年代表

代	紀		距今年代（百萬年）	香港地質構造活動及環境
新生代	第四紀		2.6	週期性氣候變化
	第三紀	晚第三紀	23	亞熱帶風化
		早第三紀	65	
中生代	白堊紀		145	斷層盆地發展
	侏羅紀			火山活動
			199	淺海至沖積平原
	三疊紀		251	板塊重組
古生代	二疊紀		299	大陸深海
	石炭紀		359	溫暖淺海
	泥盆紀		416	三角洲沖積平原
	志留紀		443	
	奧陶紀		488	根據鄰近地區的地質證據推斷為深海環境
	寒武紀		542	
	前寒武紀			

史前香港

香港先後在港島的大浪灣、黃竹坑、東龍島、西貢的龍蝦灣、大嶼山的石壁、蒲台島、長洲和滘西洲，發現「摩崖石刻」。所謂「摩崖石刻」，是指未有文字之前的石刻，多記載先人所用的符號標記、圖騰族徽或對大自然膜拜的情形；因此也證實香港這一帶在史前早有人類居住了。

從史實及遺蹟文物看來，香港的祖先主要靠捕魚為生。開埠初期，這裡顯然是個漁港。至於陸上居民，大多來自中原或更北的地方，他們主要因飢荒、戰亂，而逃來定居。



東龍島石刻（1989）

南中國海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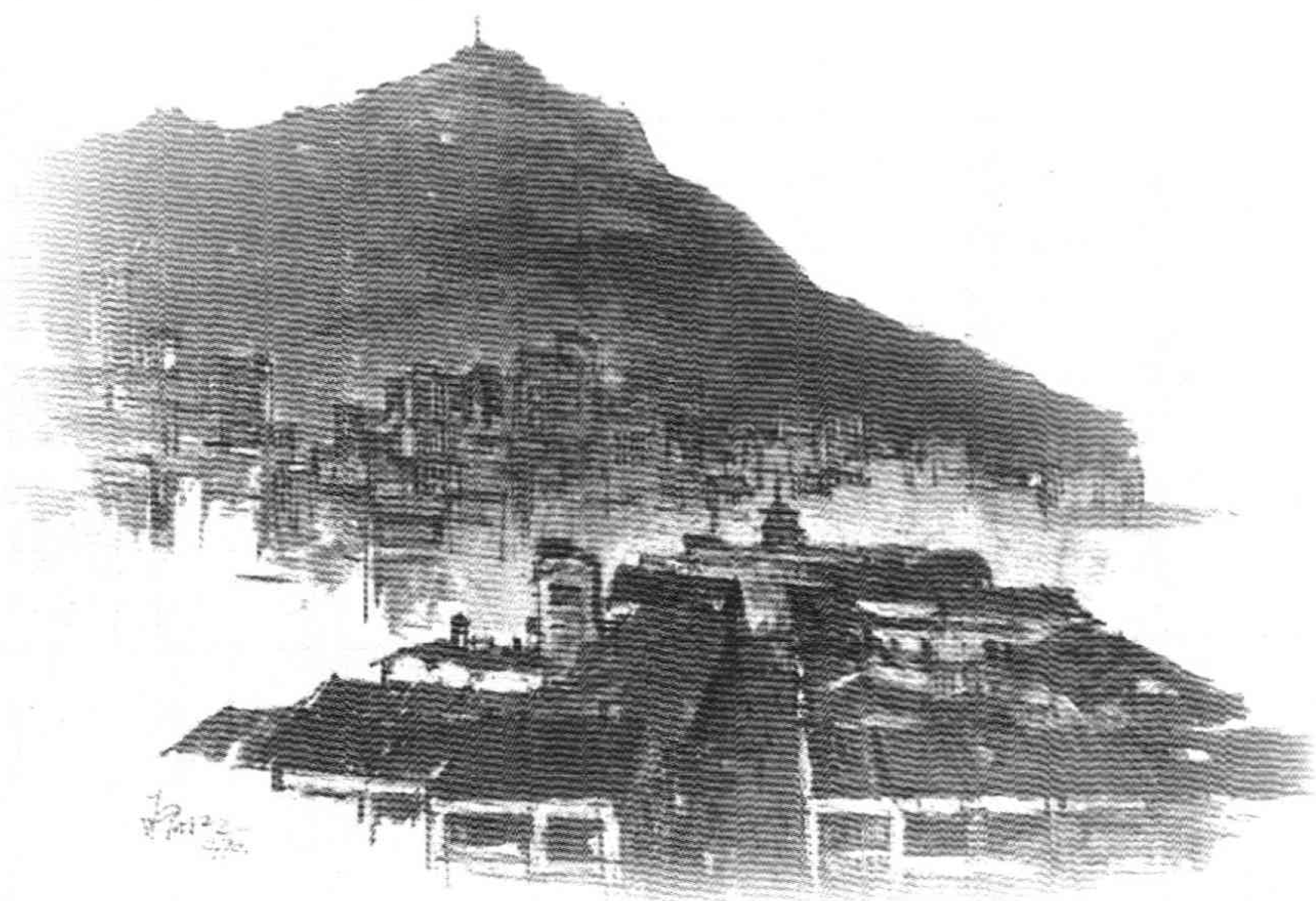
香港本來是南中國海岸上的一個海島，屬於廣東省新安縣（即現寶安縣）的一部分，面積約一千零六十七平方公里。

香港未開埠前，有很多名稱，包括「赤柱山」、「紅香爐」、「黃泥涌」、「香港圍」、「香姑島」、「薄鳧林」等等。「香港」一名是開埠後才確立的，但初期仍然有英國人稱此地作「維多利亞城」或「皇后城」。

港島最初是沒有平地的，早年英國人原本在赤柱開埠，但後來因那兒蚊蟲為患，傳染病猖獗，奪去了不少英軍的性命，才轉到中環。那裡海邊全都是嶙峋的石頭。

億萬年前香港是火山地帶，當時形成了大部分的花崗岩，而港島的平地基本上全是填海得來的，也因此它們分別稱作上環、中環、下環、西環、雞籠灣、灣仔、銅鑼灣、筲箕灣、柴灣等。

至於香港第一條開發的街道：是荷李活道；因那裡長有冬青樹而命名。「冬青」的



太平山下（1970）

英文是「holly」，而「樹」的英文是「wood」，故「荷李活」之名是英文譯名，並不是美國影城之名。

現代年青一輩，凡是填海都去反對，批評此舉破壞環境，實在不了解香港的歷史和地勢。以前的港島基本上都是石山，早年很少見到樹木的。

香港有今天的繁榮基礎，或應感謝中國大陸所引起的政治風波。如果在六、七十年代沒有大量人力供港，香港工業未必能迅速發展。本港工業發達，自然牽動商業和金融業蓬勃發展。英國人本沒打算長駐香港的，但時勢創造時勢，乃香港人之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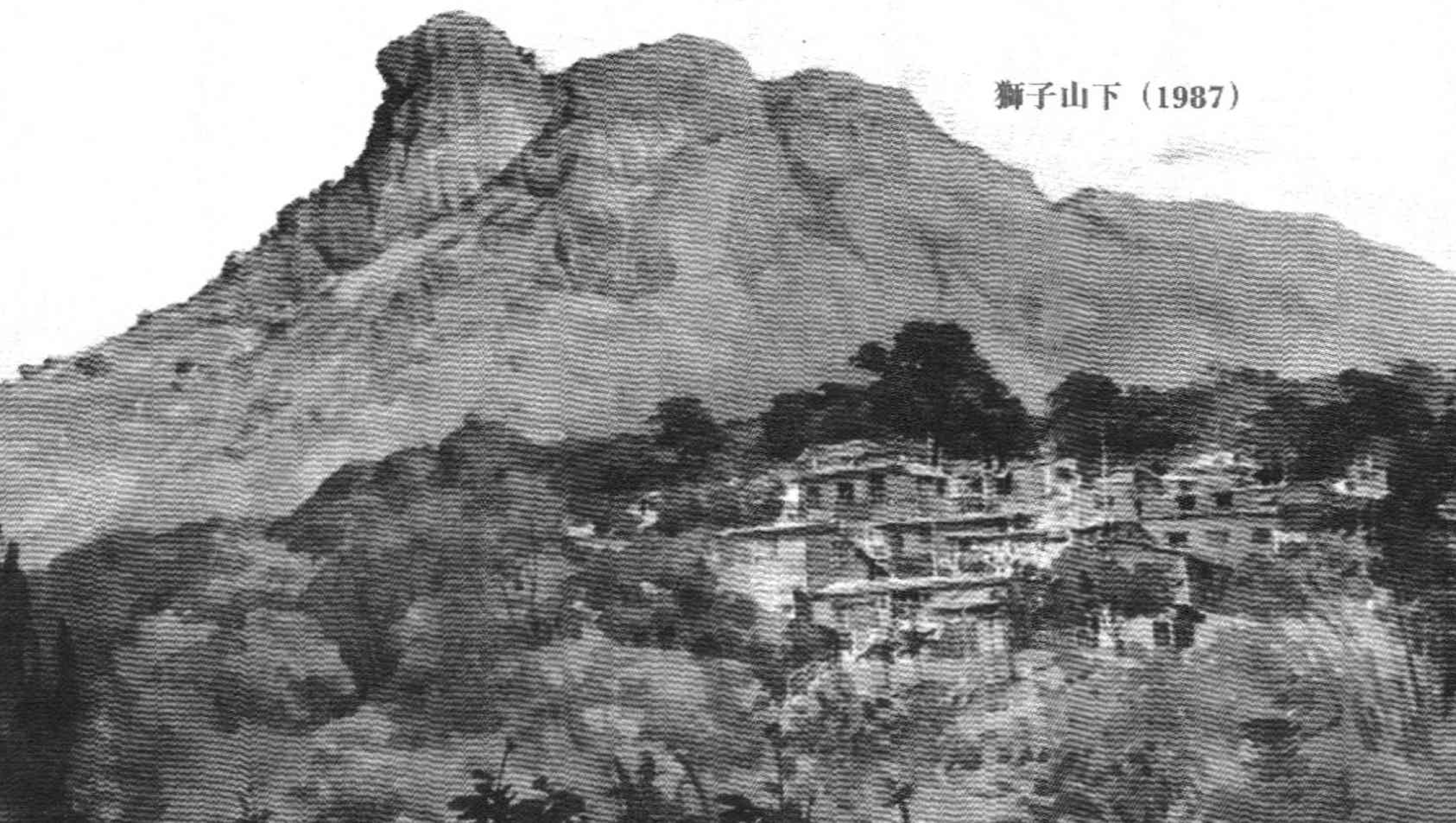
九龍傳說

傳說九龍半島在尚未有人類居住以前，已經有九條龍盤踞於此。九龍塘的命名也是由於那兒本來有一水塘供九條龍嬉戲，現在已給填平了。

後來半島開始有人居住，九條龍因不滿而經常騷擾居民，居民於是向天庭的玉皇大帝投訴。大帝派了獅子王下凡，把九條龍鎮壓在現存的獅子山下，故現在分隔開九龍市區和新界的山脈，就突出了九個峯。

以前凡家住九龍塘的居民都非富則貴，直至現時，那區的地價仍然高踞不下。

我發覺香港本來就流傳著很多民間故事及軼聞，假如有心人願意去整理出版這類書本，無論是文字或漫畫，甚至拍成動畫，相信都會很受歡迎的。



獅子山下（1987）



九龍寨城（1980）

九龍寨城

在一八九八年簽訂的《中英拓展香港界址專條》[註]中，寨城被劃為租借範圍內一處不屬於租借之地，作為清廷官員辦公的地方，並附有九龍城原有的舊碼頭，以方便中國官兵和商人渡船往來。

寨城於一三九五年由廣州左衛千戶張斌開築，直至一九四二年被日軍拆毀以擴建機場。猶記得我於六十年代到該處寫生，寨城的部分圍牆還存在。

在「三不管」期間，寨內烏煙瘴氣，黃、賭、毒無不活躍，還有艷舞、性舞和性皇后選舉等活動。而販毒的店鋪則集中在一條大街，每幾間毒品店鋪就夾雜著一

[註]《中英拓展香港界址專條》是在一八九八年六月九日由清政府和英國在北京簽訂的一份租借土地條約。在條約中，英國向清廷租借香港九龍界限街以北、深圳河以南地方及附近二百多個離島，為期九十九年，到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屆滿。港英政府劃分該部分土地為新九龍和新界，但清政府當時仍堅持保留九龍寨城的管治權，並可繼續在該處派駐官員。

間甜品店。我曾經和一班膽大的畫友進去大街，看見巷口站著幾個「打手」在把守。如不光顧，人們最好盡快走過，不然就可能惹禍上身，因警察是不能內進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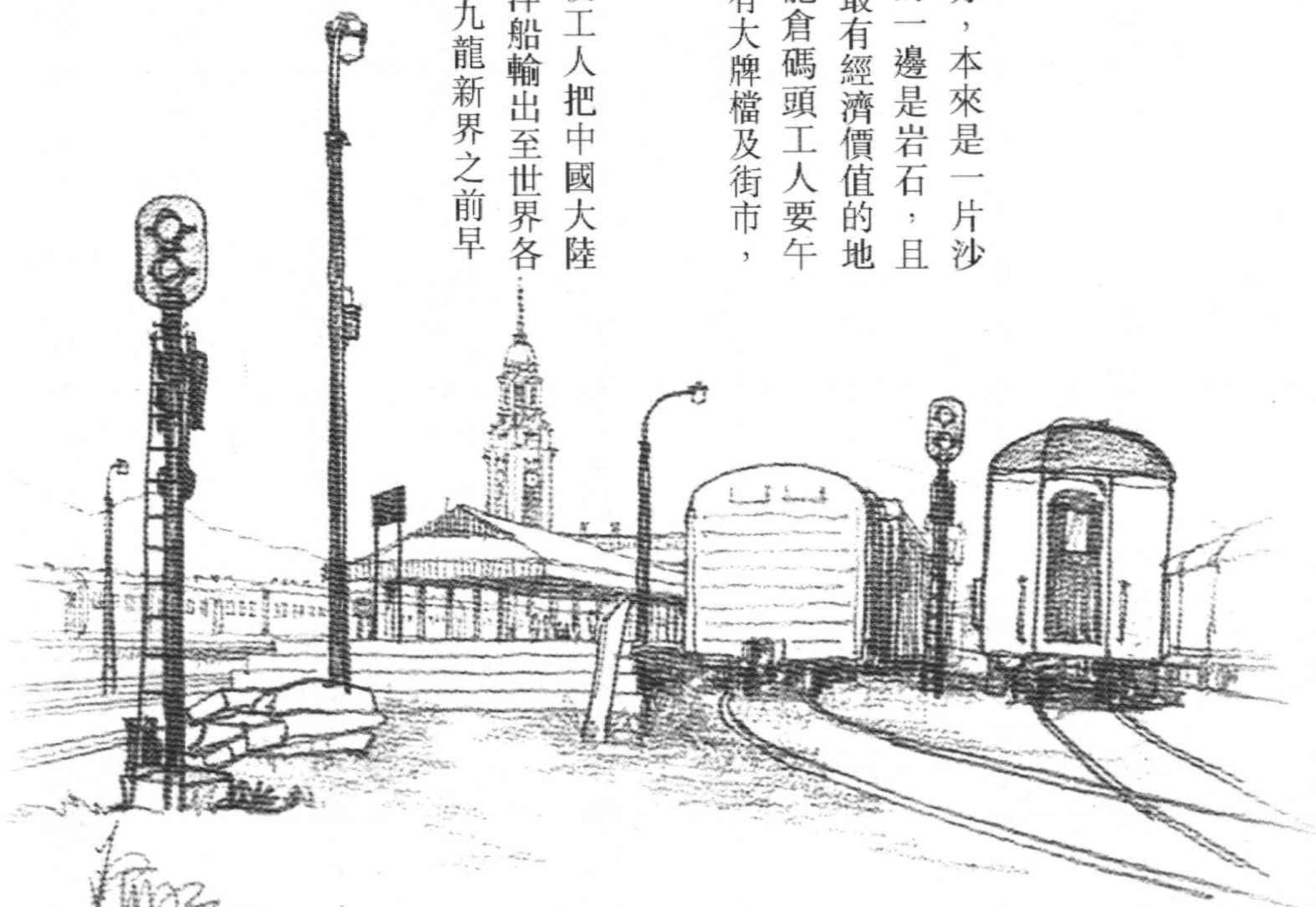
由於無人管治，八十年代開始，人們就開始僭建高樓大廈，並盡佔空間，令部分單位連窗戶也無法開啟。當時的政府無權審核樓宇建築圖，居民亦毋須交差餉地稅，致使寨城內的通道十分狹窄而且黑暗，電線雜亂、水渠淤塞，蚊蟲自然滋長，衞生環境惡劣，人們如遇上事故便不堪設想了。

最後香港政府與中國政府達成協議，寨城終於在一九八九年清拆，後改建為紀念公園。

尖沙咀

尖沙咀是九龍半島最尖端的地方，本來是一片沙丘，故名為尖沙咀。初時海運大廈的一邊是岩石，且海床較深，適宜停泊大洋輪船，也是最有經濟價值的地方，為九龍倉[註]所有。由於當時九龍倉碼頭工人要午膳，故在北京道與廣東道交界處便設有大牌檔及街市，現已遷走。

九廣鐵路總站也建於此地，方便工人把中國大陸運來的物資搬至九龍倉碼頭，再由遠洋船輸出至世界各地，尤其是英國。這是英國人未佔據九龍新界之前早訂下的計劃。



[註] 當時全名為香港九龍碼頭及貨倉有限公司，屬於怡和集團旗下的上市公司，由保羅・遮打於一八八六年成立，主要為經營港口轉口業務。

初發展的尖沙咀，為外國人活動的地盤，故安排九龍公園（前為僱傭兵兵房）、柯士甸道的槍會山和漆咸道南海邊（即現理工大學校舍）作為英軍軍營及軍官俱樂部。各個軍營把尖沙咀重重包圍，保護著那裡的外國人。更鮮為人知的是，原來科學館的現址本為政治犯監獄，旁邊就是海邊，尖東則尚未出現。

在北京道有一家電影院，標明不准華人內進，連漆咸道軍官俱樂部旁的草坪也是一樣，禁止華人踏入。因此我小時候若沒有甚麼要事，也不會到尖沙咀去，避免碰到無妄之災，或是被當年「狐假虎威」的印度籍警察捉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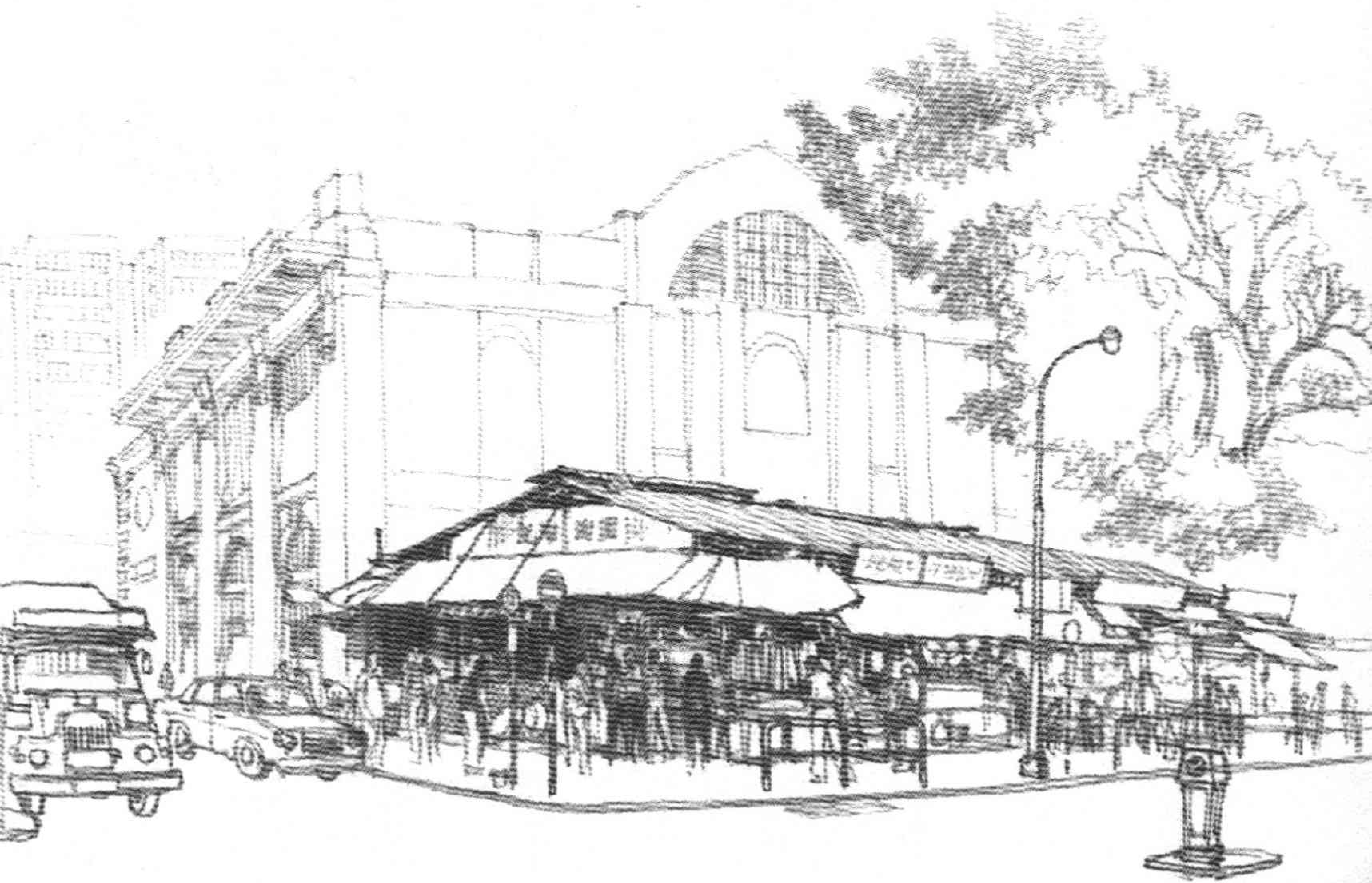
尖沙咀區內只有彌敦道的建築有三至四層高，橫街大多是花園洋房，都是有錢人居住的地方。記得有一次到彌敦道探望朋友，那兒的建築很特別，樓下前面為大堂，有旋轉樓梯抵達各樓層，中間則有一部人手控制的升降電梯，每戶就在樓梯側邊。屋內並沒有間隔設備，他們都是採用屏風遮擋的。

現在的重慶大廈，本來是重慶市場，為一座圓形兩層瓦通頂的建築，中間有一簇圓心舖，其他舖就圍著圓心，內裡賣的大都是具有中國風味的製品。

記得於七十年代尾，在加連威老道的東英大廈旁，還能看見一部分拆賸下來的古屋村。

整條彌敦道中，山林道口、聖安德烈教堂那裡的地台是較高的，可能前為山丘，故稱山林道。從那裡遠眺尖沙咀，如汽車駛上來是看不見的，現在已把道路拉平了。

一直見證著尖沙咀從開埠到現在的面貌轉變，相信就是彌敦道兩旁的榕樹、古物古蹟辦事處（前為英童學校）以及聖安德烈教堂了。



油麻地、旺角

在九龍半島還未被英國人佔領前，油麻地已經存在了。那裡的廟街一帶早有華人聚居，並以漁民居多。

漁民日常的工作，主要是在眾坊街天后廟前的海灘上，結網、補網、修船，還有開蜆及曬魚等。他們的謀生工具離不開桐油及麻繩，故後來人們稱這區為油麻地；範圍還包括現今的旺角區，故在日戰前，根本就沒有旺角區的存在，而現在的旺角火車站本來亦稱為油麻地站，直至一九六八年才被易名為旺角站。

「旺角」本是一個動詞「望角」，話說當年從深水埗至油麻地一帶，大部分都是荒野，人們如要知道自己是否已到達油麻地，就要以一石為記——當你看到現洗衣街與山東街交界處，即麥花臣球場側那廟宇（現還存在）旁的一大石礅，即已到達油麻地了。正如新界的「大埔」，早前也是動詞——當年那裡路邊野草叢生，經常有老虎出沒，故須提醒村民在這段路要「大步」走過去。

現旺角弼街上的中華基督教望覺堂，相信是唯一留下來的名字佐證。他們把「望角」改為「望覺」，可能是因其宗教意義使然。

還記得旺角火車站並不是大站，主要是貨運之用，尤其是牲口，因戰後洗衣街與亞皆老街一帶的地舖是做批發的豬牛欄。戰前這區人口很少，十分清靜，怎知改稱為「旺角」後，竟迅速地興盛起來。事實證明名稱是很重要的。中國人有句話：「唔怕生壞命，最怕改壞名！」果真不差。



舊旺角火車站（1980）

紅磡

「紅磡」之由來，話說是以前有人發現當地有一口井的水是赤紅色的，故得其名，早年也稱為「赤坎」。

紅磡位於九龍的偏角，且是掘頭路。戰前還沒有路通至九龍城，基本上亦沒有公共汽車到達，交通甚不方便，所以住在那裡的，大都是黃埔船塢的工人及貧民，算得上是一處貧民區。

日戰時，紅磡成為日軍軍艦停泊及維修的地方，也可以說是重要的軍事基地，故聯軍反擊時，紅磡便成為轟炸的主要目標。現漆咸道北的山邊還保留著當年的防空洞。當時紅磡的樓宇幾乎完全被聯軍飛機夷平，但出乎意料之外，座落在觀音街的觀音廟竟然奇蹟的屹立不倒，亦因此在和平後，每年逢觀音誕，紅磡居民都會請出觀音遊街慶祝，直至現在廟宇還是香火鼎盛，尤其是「借富」日更甚。

紅磡這地方，最怪的就是區內的街名，人們常拿來開玩笑，如曲街（仆街）、蕪湖街（模糊街）、大沽街（大姑街）、溫思勞街（搵死佬街）、華豐街（痲瘋街）、必嘉街（丟架街）等。不過，也有暢運道、平治街、利工街、民樂街、和衷街、信用里、仁風街、崇



紅磡黃埔花園（1989）

志街、德民街、崇安街等，給人一種哲人善導後輩的感覺。

在馬頭圍道，即現紅磡市政大廈和街市的位置，以前是青洲英泥廠。每天盛載英泥的露天架空鐵斗，穿梭搬運，飛揚的泥塵在空中飄浮，十分骯髒，使人呼吸困難，故當年房屋協會建在對面的家維邨廉租屋，很少人願意入住。後來英泥廠搬至西環海旁，而協會亦重建居屋，環境就改善了。

現今的黃埔新邨，就是當年的九龍倉黃埔船塢。本是人煙稀少的地方，後來發展商打造為高檔的屋邨及五星級酒店的所在地，使這區繁盛起來。在不久的將來還有地下鐵穿梭行走，到時地價肯定更加攀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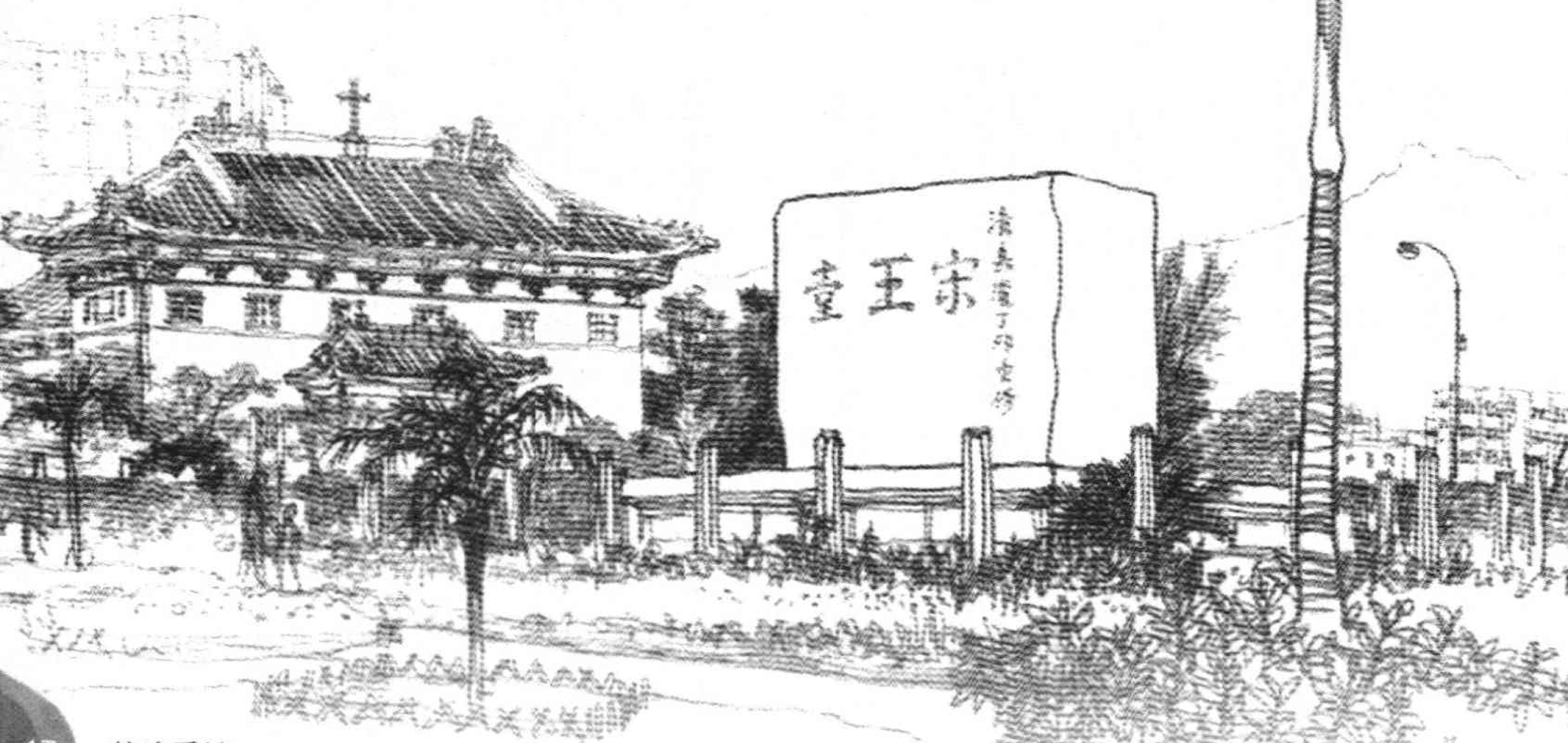
由紅磡的發展，大家可以看到世事無常，只要肯動動腦筋，便可以化腐朽為神奇。

土瓜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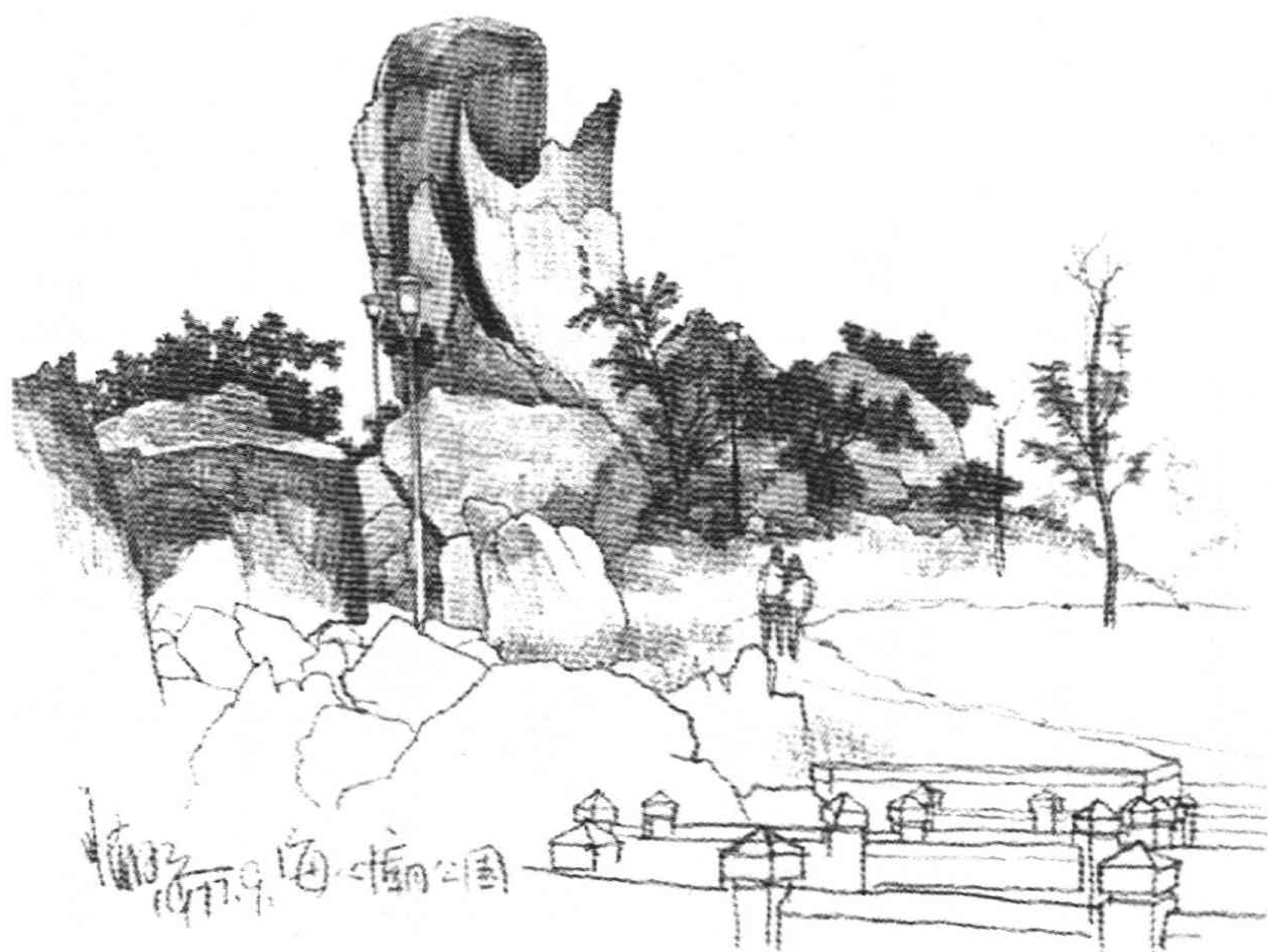
日戰前，土瓜灣由紅磡至九龍城的一段還沒有建設道路，只有山丘，直至和平後才築起行車道路。因舊時交通不便，因此土瓜灣自成一角，十分荒蕪，初期亦很少人居住，後來才開始興建公共徙置式的一層小石屋及山寨式的小廠房。直至八十年代，政府在此建設低級公務員宿舍及官校教職員居所，這一帶才逐漸興旺起來。

在日戰前，政府曾推行政策把患有性病梅毒的人士，統統趕往土瓜灣這帶的山坡上，任由他們自生自滅。因當年並沒有藥物可醫治梅毒，此病被視為一種絕症，患者只好自行種一些薯仔或番薯來充飢維持生命，故後來此處被稱作「土瓜灣」。

當年日軍為了開闢機場，把「宋王台」石碧爆破，怎料三次都傷及士兵。他們認為此石有神靈，故把它保留，並搬至現在的土瓜灣公園內。



宋王台（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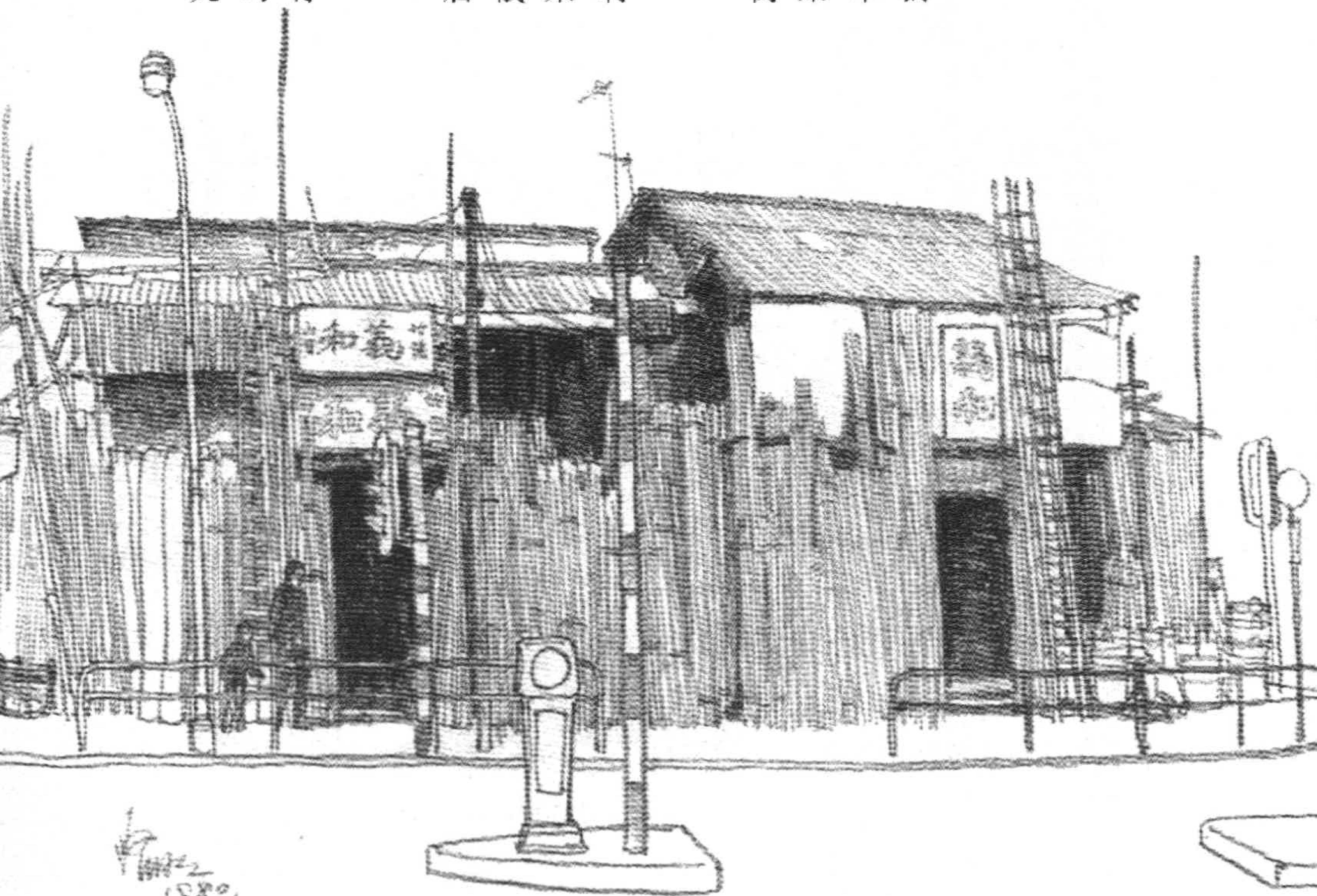
記得當年我到土瓜灣寫生，唯一景點就只有海心廟。那是個離岸不遠的小島，島上有一小廟，廟後有一魚尾石，朝拜者和遊人要付錢乘搭舢舨過渡。現因填海工程，那裡已不再是小島了，而廟宇亦已被拆卸，廟內的神像也被搬至下鄉道天后廟內供奉。原本的小島則改建成公園，供人休憩。

大角咀

在地形上，此處因陸地突出海面，故被稱為「大角咀」。早年這裡是荒地一片，只有一些木廠。木廠工人用人手把木條鋸成板塊，以作建築或傢俬原材料，故從前對出的海面飄浮著許多樹幹木材。現木廠已遷移到陰澳（欣澳）去了。

除了木廠，這裡還有山貨批發市場、吹玻璃瓶廠、喊冷店（夜冷店）、故衣店、舊書攤、柴舖（以前居民煮炊都用柴），甚至長生店及殯儀館（當年李小龍就是在這裡辦殯儀的）等雜貨店舖，但住宅則甚少。

大角咀左側為旺角及油麻地避風塘，那裡停泊著很多漁船。在山東街口，有油麻地輪船公司開辦由旺角至中環的渡海輪碼頭。後因擴建西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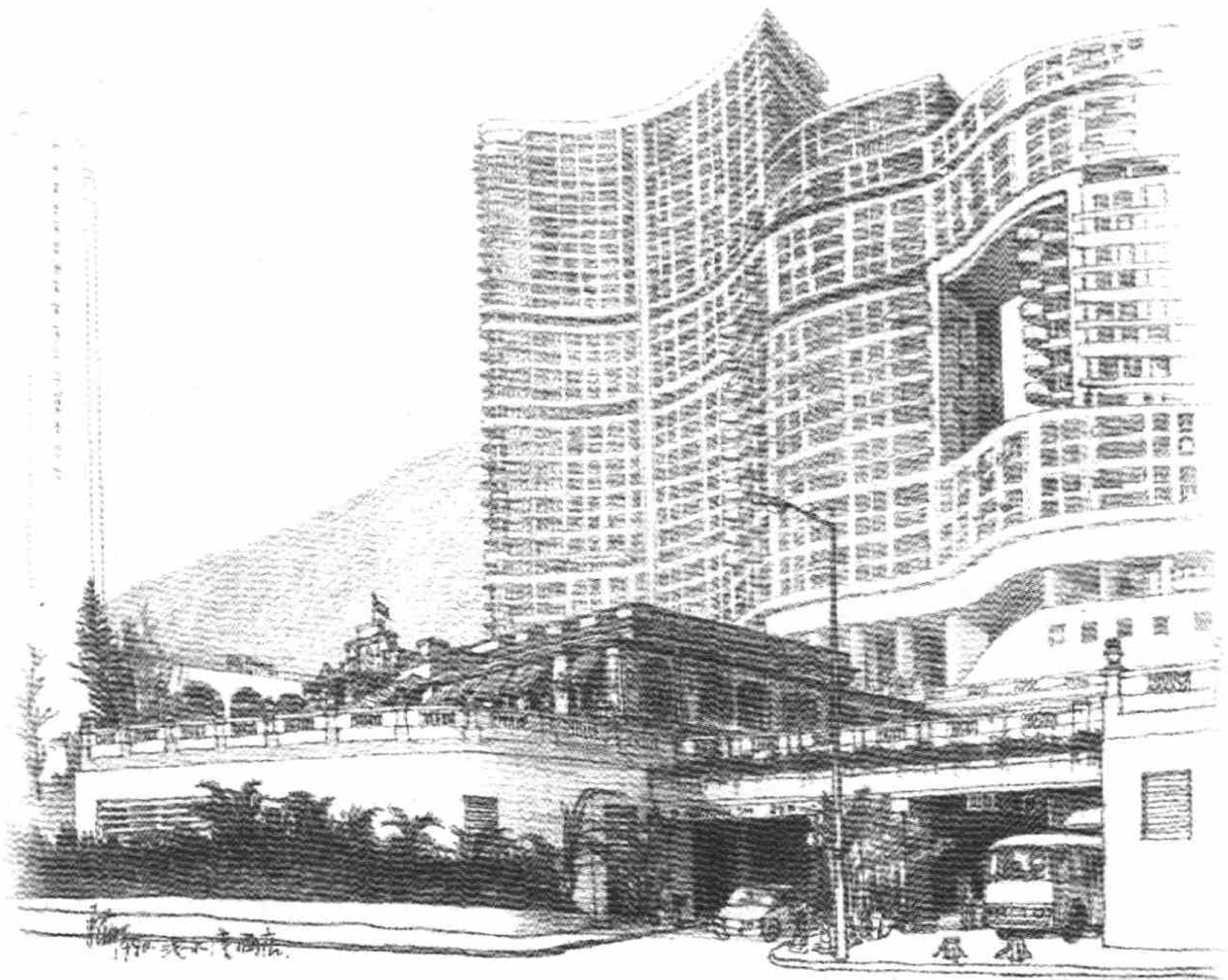


龍公路及延長渡船街的填海工程，而一度把碼頭搬至大角咀邊緣，現在已結束營運了。

我還記得早年到大角咀寫生，有一條「深圳街」和「南頭街」，真令我感到莫名其妙。現在竟還存在，但街景卻今非昔比，早已建成高樓大廈了。



大角咀塘尾道（1990）



淺水灣

淺水灣，是香港著名的地標，遊客必到的景點，夏天香港人游泳的好去處，因那兒有一個較大、擁有金黃色而且幼滑細沙的海灣沙灘。

淺水灣位於港島南部，因音韻亦有「千歲灣」之稱，而別名「掃蕩灣」則是因早年英國人曾派軍艦「掃蕩號」到此處清剿海盜而得名。在日佔時期，日人又將這裡改稱為「綠之濱」。

早年，海灘至山邊只建有淺水灣酒店和一、兩幢別墅；周圍都是茂盛的樹木，環境幽雅，富裕人家都認為到此度假為最高享受。可惜現在已面目全非，周圍增建

了很多高樓大廈，連淺水灣酒店也變成了一座高層而中間有一個大窗設計的建築物。而周邊及海灘則由香港拯溺會於一九七一年建了一系列諸天神衹及亭台樓閣，十分庸俗而難看。

中國在一九三〇年代曾出現一位東北著名女作家蕭紅，她於日佔時期病逝於香港，享年三十二歲。因戰亂其友人只草率地把她的骨灰埋葬在淺水灣酒店對開路旁的泥坡上，直至一九五七年文協才把她移葬於廣州銀河公墓。據悉西環聖士提反女校校園也埋下部分骨灰，因日治時期那裡為醫院，當時她在該處去逝。



淺水灣（1971）

新界圍村

一八九四年，清廷在中日「甲午之戰」[註]戰敗後，列強（俄、日、法、德、英）進一步瓜分中國。當時英國以法國租借廣州灣會威脅香港安全為理由，乘機強迫清廷再簽訂《中英拓展香港界址專條》，將九龍界限街以北至深圳河為界，包括各海島在內，租借予英國，稱之為新界。

在宋代（九六〇年至一二七九年），粵北及其他省份的人民曾大舉南移，定居新界，當中包括了現在的鄧（錦田）、侯（河上鄉）、彭（粉嶺）、廖（上水）、文（新田）五大家族。

當年新界盜賊橫行，故居民都把村屋建成圍村。圍村有著厚厚的城牆，城牆周邊為護



粉嶺覲龍圍（19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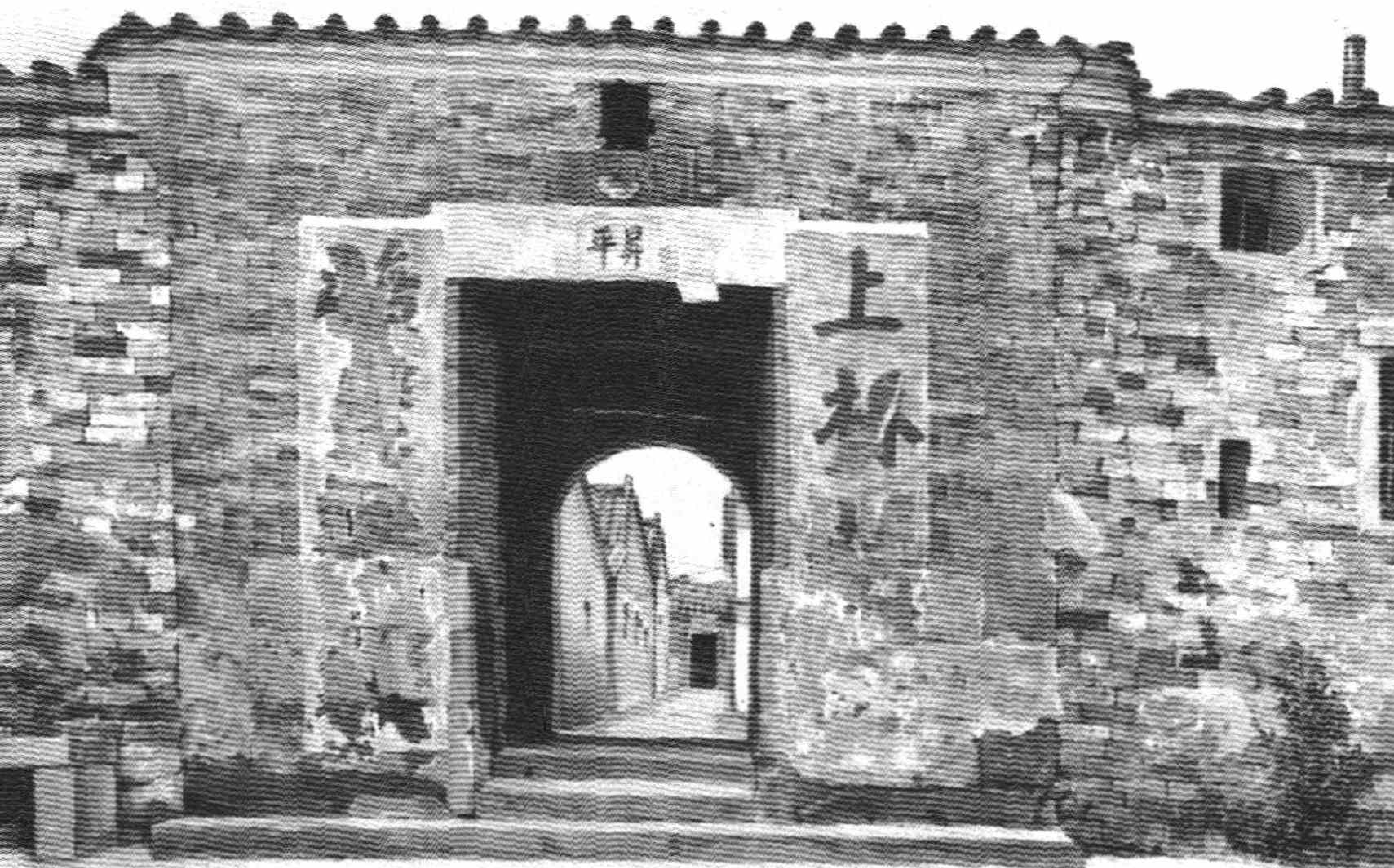
註「甲午之戰」是於一八九四年中國和日本為爭奪朝鮮半島而開展的一場戰爭。最後清政府戰敗，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

城河及砲樓。早年我到新界寫生，發覺有些圍村的牆壁內有乾坤，如遇敵人攻打時，牆腳被挖穿，牆上自然就會倒下泥石堵塞，火攻時則有水瀉下，真是巧妙至極。

而村的後山建有風水林，村前種有榕樹，代表長壽及百子千孫。

那時富裕人家興建的村屋，牆是「雙魚牆」，即在兩排磚之間留有一些空隙，這樣可令屋內冬暖夏涼，更可作隔聲之用。

自八十年代開始，新界開始建立新市鎮，日趨城市化和工業化，現在再也算不上是農村，亦已打破城市和郊區之分了。



元朗屏山上璋圍（1988）

舊日交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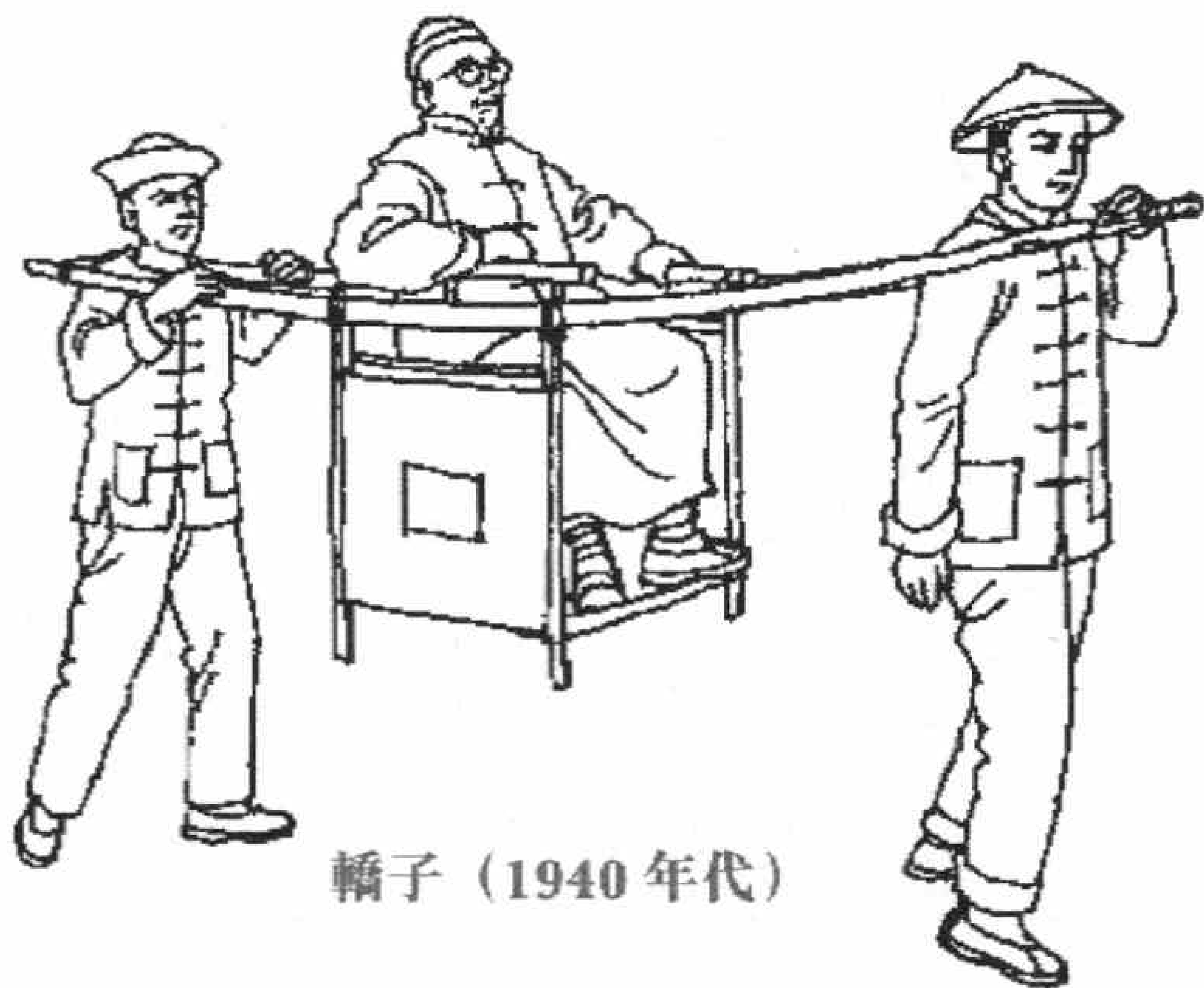


交通

一個城市首先要建設道路，才可發展交通和運輸。一個國家的經濟命脈，很大程度上也取決於交通網絡完善與否。現在我們國家在這方面大力發展，所以近年經濟也得以起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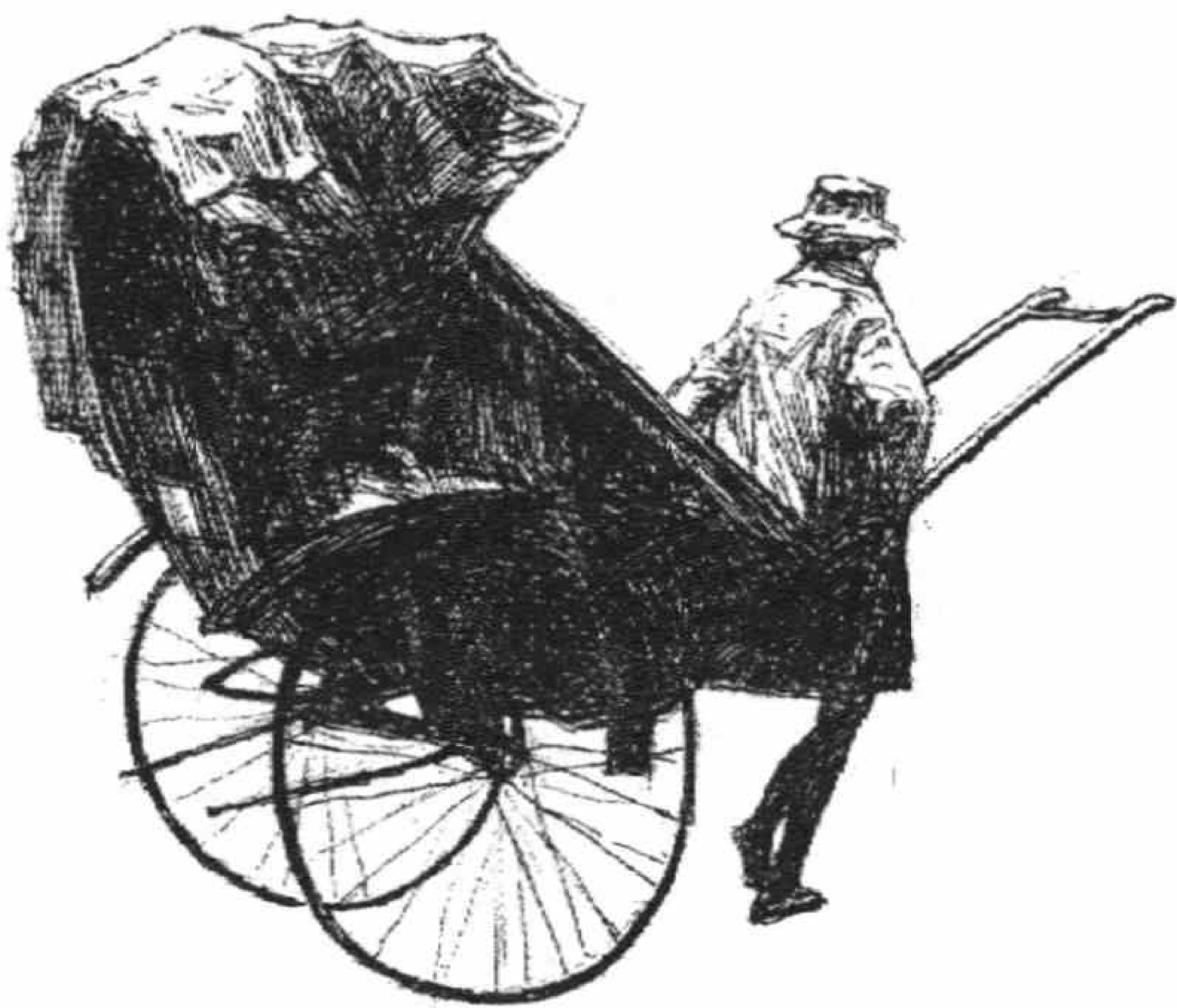
早年港島並沒有平地，所以必須靠填海來築路，即使現在情況也是一樣。早期市區內的交通工具有馬車、馬匹（故稱為馬路）、轎子、山兜和人力車，其中挑伕和車伕是要領有牌照的。一八八八年山頂纜車開始通行，最初的纜車除了外國人及其傭工外，華人是不准乘搭的，因當年半山堅道以上只准外國人居住，故纜車是為外國人而建的。而第一架汽車則在一九〇八年首現本港。

九龍方面，最早開闢的街道是彌敦道、廣東道和上海街，於一九〇六年相繼完成。環繞新界的公路，於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五年間建成。而連接起整個九龍和郊區的基本公路則到一九三五年間才大致建設完成。一九七五年地下鐵路公司成立，五年後海底隧道接通港九，現在又推行兩鐵合併，令交通時間大大縮短，方便多了。



轎子（1940 年代）

猶記得當年我家在銅鑼灣，要到九龍及新界教學，交通上佔的時間比我實際的上課時間還要多兩倍。若有時接駁的交通工具稍為延遲了，便會趕不及乘搭另一交通工具，可能又要多等十幾二十分鐘，為趕上課，就必須改乘的士，於是那堂課的薪金就沒有了，有時還要倒貼！



人力車（1950年代）

觀塘地鐵站（1989）

巴士

最早的時候，本港的巴士是沒有專利權的，由數間公司各自開辦，行走的路線及時間收費也不一樣。直至一九三三年，香港區和九龍區的巴士服務分別由中華汽車公司及九龍汽車公司營運，才統一了專利權。

由於當年香港人口不多，因此巴士是單層的，分有上落門，並設有分段收費。而營運的人員，除司機外，還有售票員和拉閘員，直至八十年代開始才刪減人手至司機一人，兼顧駕駛和負責控制車門的開關，乘客自行把車費投入錢箱內。發展至今，所有巴士上已設有八達通卡機，乘客就方便得多了。後來海底隧道興建完成，香港和九龍的巴士可以往來行駛，快捷又省時。

以前汽車的響按，是一喇叭後有一個膠球，手按膠球就發出「咘咘」聲響，故人們稱作「搭咘咘車」。

想起舊時，人們要跨區到不遠的地方去，都會靠雙腳步行的，可能因經濟問題節省車費，或生活節奏並沒有現代人那麼緊張吧，而且走路也可鍛煉身體。小時候，很多學生都是跨區上學的，我便是其中一個。現代人很多時候都乘汽車或自動電梯去代步，故城市人

的四肢相對上比以前的人早退化了。

位於荔枝角道與塘尾道交界處，有座「雷生春」樓，那是九龍巴士公司創辦人雷氏的祖屋。雷氏早年是做跌打藥酒生意的，「雷生春」便是該藥酒的名稱。雷氏後人已於二〇一〇年將該樓捐給政府作為香港浸會大學「中醫藥學院」之用。



雷生春樓（198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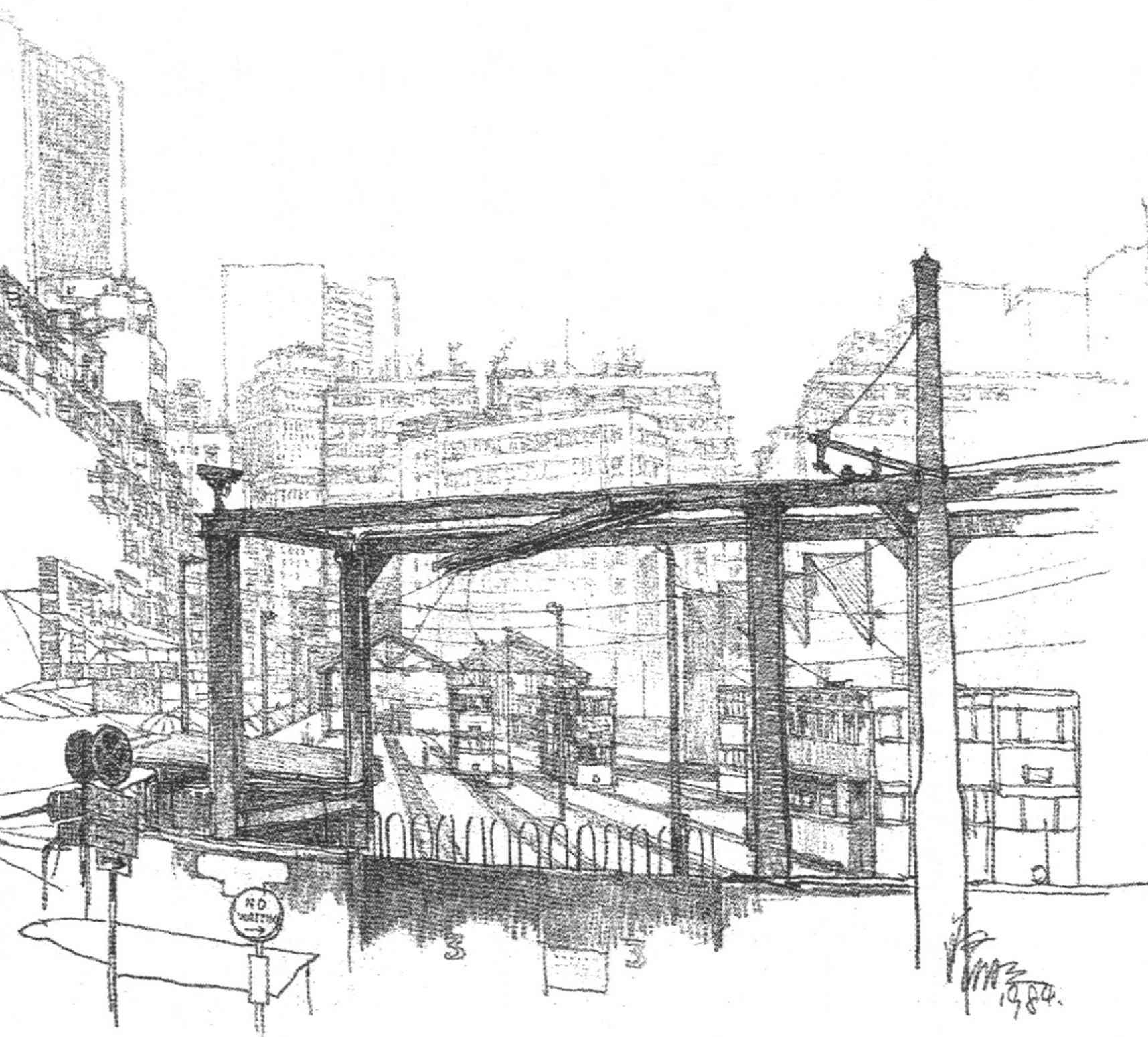
電車

電車，是香港的活古董，亦是香港旅遊的生招牌。電車公司於一九〇二年成立，初期電車分有單軌與雙軌兩段，而車身設計是單層而四邊無遮攔的。

西環最初是荒蕪之地，是香港第一個囚犯被判絞刑後行刑的地方。開埠初期，電車東行只到銅鑼灣，至一九〇四年才由筲箕灣通至堅尼地城的石塘咀，全程九英里半。當年港府為了開發石塘咀，迫令全部妓寨遷往該處，酒樓和賭場自然也隨著遷移過去，以妓女作為繁華城市的推動者，日後亦留下了不少塘西故事。

早年香港人口少，乘搭電車的人並不多，故基本上是沒有固定車站的。乘客要下車，只要高呼喊停，司機自然會給你一個方便。以前灣仔口的牆壁上繪有「二天堂中藥行」的商標大佛，人們只要喊一句：「大佛口落車」或「鵝頸橋落車」，甚至「前面街口有落」，電車便會自然停下來了。電車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就是它的響按聲「叮叮」，現在人們都會說：「去搭叮叮！」

原本位於灣仔羅素街的電車總廠，於一九九三年已改建為四十七層高的時代廣場，並成為香港的地標，現在很多節日活動都在那裡舉行。



灣仔羅素街舊電車總廠（1984）

火車

英國人早期霸佔九龍半島的目的，是由九龍接通往中國大陸的鐵路；從而方便攫奪中國物資。他們以高利貸方式借款給中國興建鐵路；而建設鐵路的一切資源全都從英國運來；同時用高價賣給中國，連建築權也由怡和洋行和滙豐銀行持有。

九廣鐵路合同草約於一八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協訂，於一九〇七年正式簽訂，至於正式通車的日子，是一九一一年八月十四日，港段則於一九一〇年的十月通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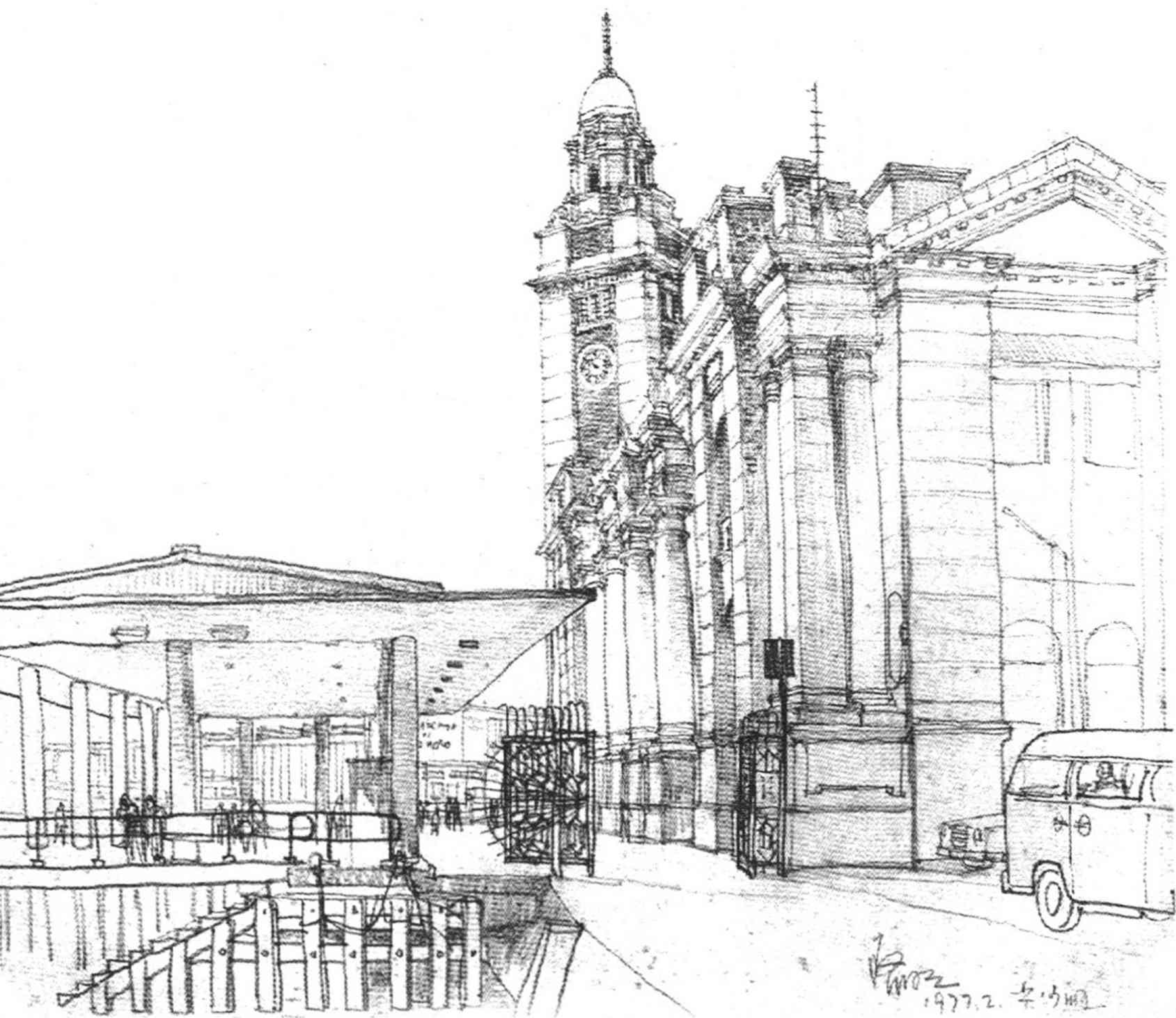
在一九四九年十月十四日前，九廣鐵路的全程是從尖沙咀九龍總站直通至廣州站的；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九年間在深圳分開，直至一九七九年才再恢復直通。

尖沙咀火車總站的鐘樓和設備，於一九一六年建成。至一九七五年十一月遷往紅磡新總站時，只保留鐘樓在原址以作為歷史紀念，而大堂的幾支圓柱現放置於尖東噴水池旁。舊火車站的售票處在大堂中央設計為圓筒放射型的，相當具特色。

一九八三年改為電氣化雙軌火車，在九龍塘站與地下鐵路設交匯點，大大縮短了新界

各站至九龍和港島市區的行車時間。二〇一〇年兩鐵合併後就更方便了。

回想在柴油及煤火車的年代，我想到新界去寫生，但自己又沒有多餘的錢，怎麼辦？當年的火車站可以說是「開放式」的，車站形同虛設：只在火車快要到站的時候，才有職員站在出入口檢查車票，其餘時間是可以自由出入的。在尖沙咀總站的守衛雖然森嚴一點，會閂上閘，但我可由貨車出入的閘口進出，一樣可搭上免費火車！坦白說，人窮就要去想辦法解決問題，那並不算「貪」吧，就當是乘搭政府的順風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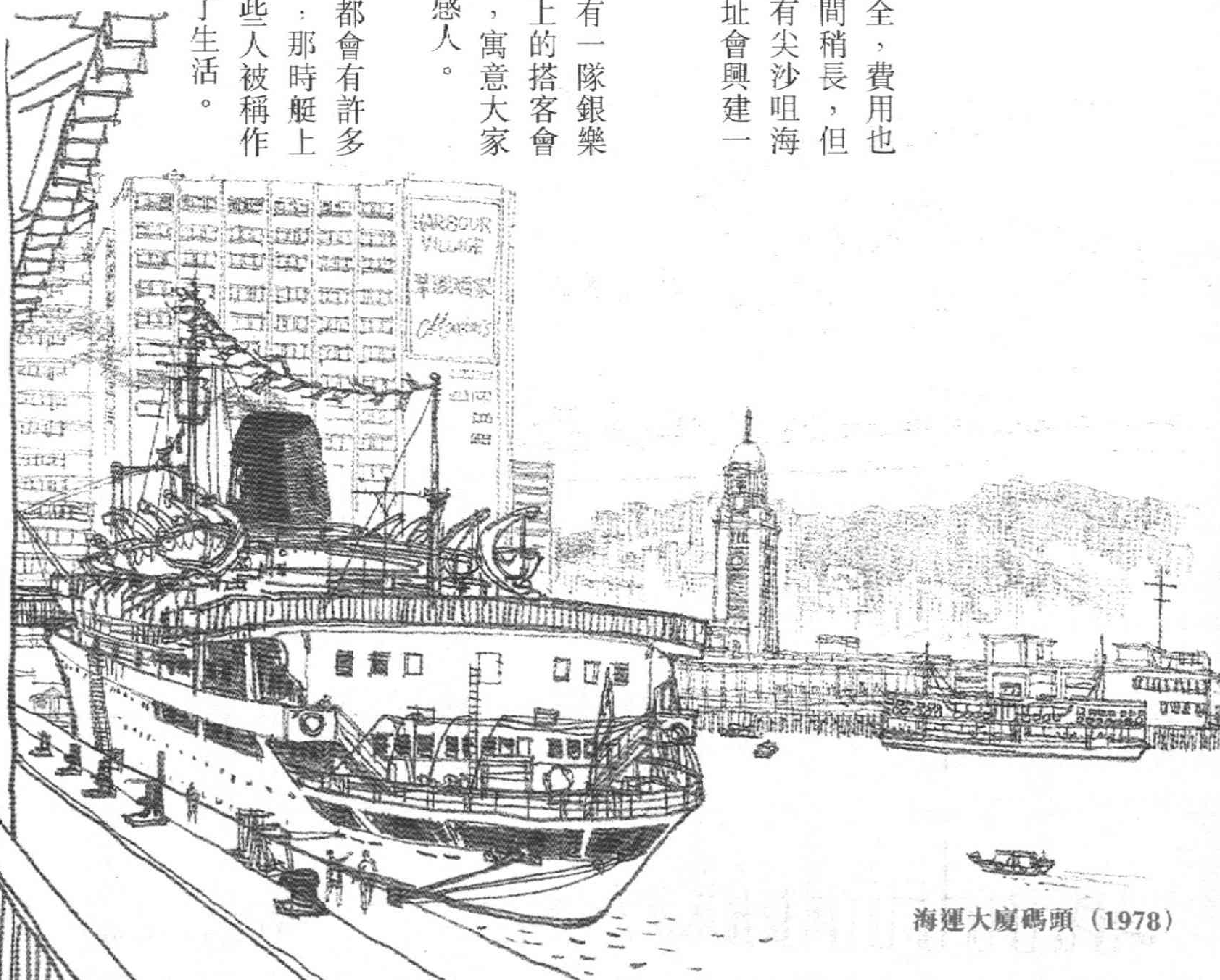


郵輪

以前很少人乘搭飛機，主要是覺得不大安全，費用也高昂，故去遠洋的人們，都乘搭郵輪，雖然時間稍長，但勝在安全且舒適。香港乘搭郵輪的地方，現只有尖沙咀海運大廈旁，但在不久的將來，在前啟德機場舊址會興建一現代化的郵輪碼頭。

記得當年的郵輪，無論駛出或停泊，都會有一隊銀樂隊站在碼頭上為乘客吹奏樂曲。在啟航時，船上的搭客會拋下一條色彩繽紛的綢紙給碼頭上送行的親友，寓意大家互相牽連著。此情此景，記憶猶新，十分壯觀感人。

另外，當年每逢大郵輪抵港或駛出之時，都會有許多小艇伴隨左右。船上的乘客會拋一些硬幣下海，那時艇上的人就會跳下去，看誰最快拾獲那些硬幣。這些人被稱作「水鬼」，表面上為娛樂乘客，實質上都是為了生活。



海運大廈碼頭（1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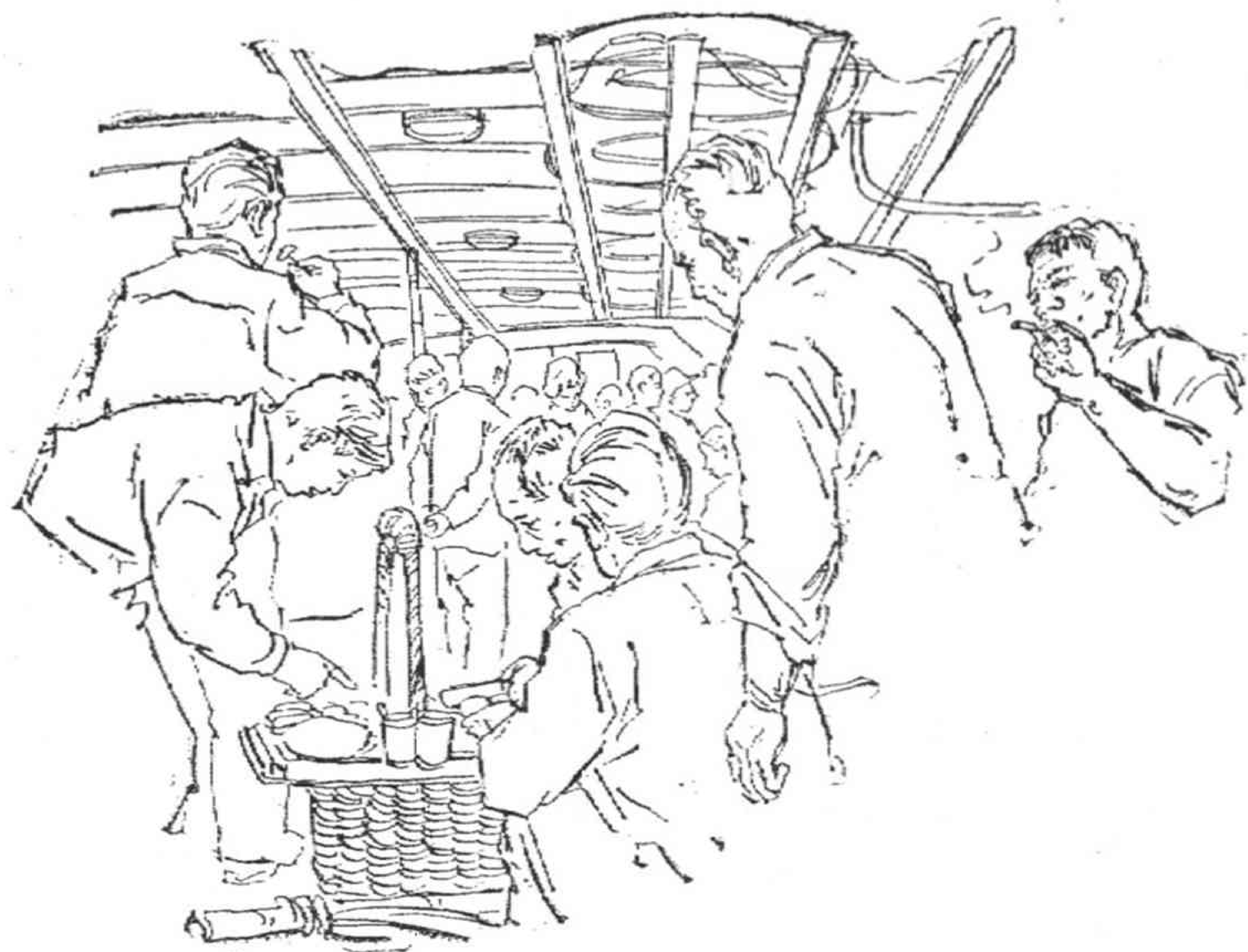
渡海輪

渡海輪服務最先是由 Abdoolally Ebrahim & Company 於一八四二年創辦，但當時只有來往尖沙咀至雪廠街、以及中環至油麻地的街渡，而且沒有定時的班次。

至一八八〇年，一位印度波斯人建立「星」字小輪，航行於港九海面。一八九八年渡輪公司易主，同時改名為今天的天星小輪公司。及後於一九二三年，油麻地輪船公司成立。汽車渡輪服務亦於一九三六年開辦。

當年人們稱渡海輪作「火船」。初期的渡海輪分有頭等及三等。當年英國人對華人存有歧視，認為華人連次等都不如，是三等人。日戰後，種族之分改為階級之分，有錢及衣冠整齊的，就可享有乘搭頭等的權利。而發展到現代，階級觀念已被打破了，大部分公共交通工具已不再有任何等級的區分。

在渡海輪的三等艙（即樓下）是沒有座位的。記得我少年時常常在油麻地渡輪的三等艙內速寫。當年家住旺角，每當遇著下班時段，三等艙內尤如大笪地般，有著流動熟食小販做生意，熱鬧非常。我有很多人物速寫都是在三等艙裡完成的。當輪船停泊碼頭時，即



渡海輪三等艙（1960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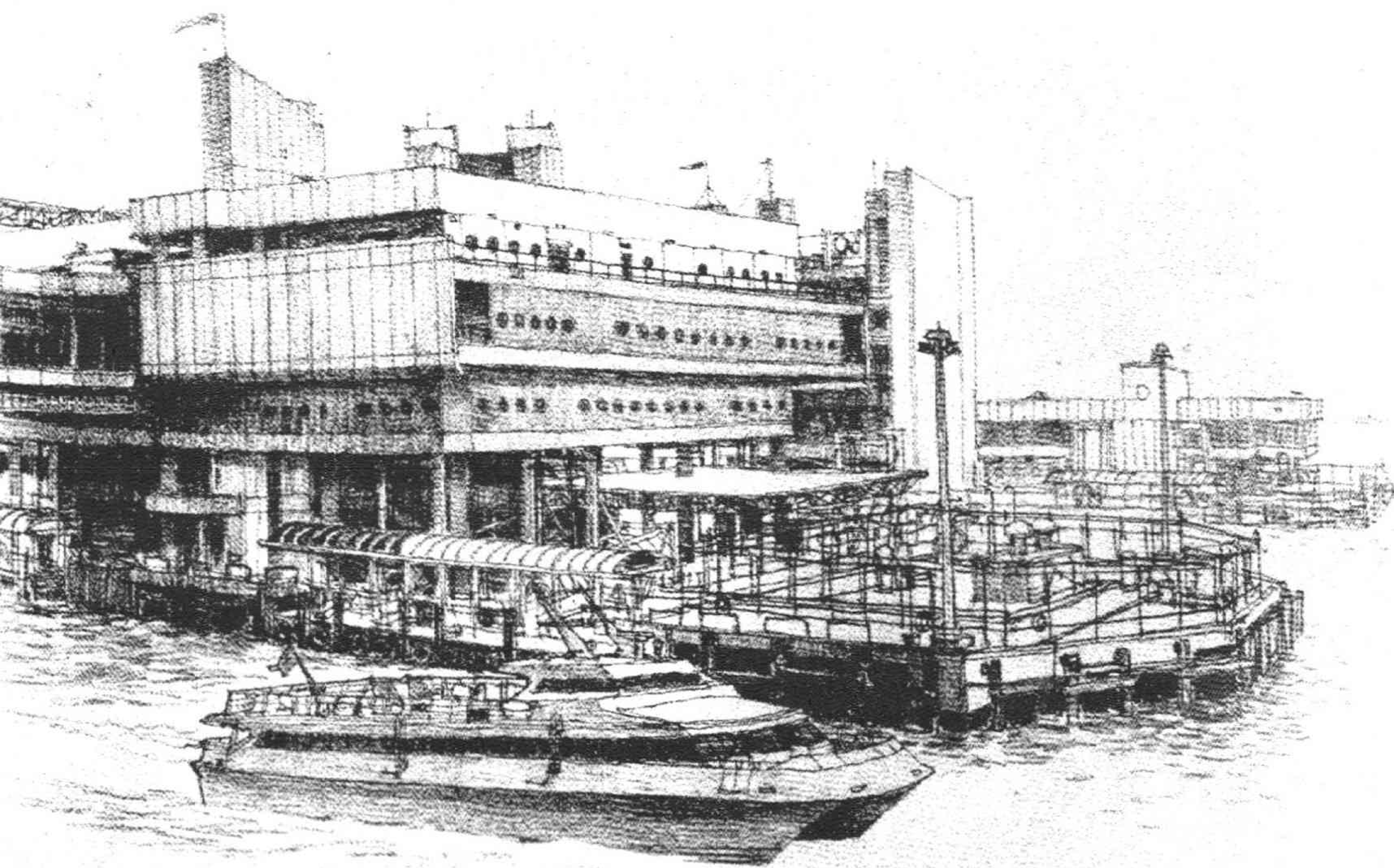
使你不上岸，水手也不會去理會的，連那些小販也一樣，我也就繼續寫下去，直至滿足為止才上岸。但有一點要注意，就是不要讓別人發覺你在寫他們，不然就遭殃，可能會遭到毆打的，因那年代一般人還不接受被別人這樣子冒犯。當時我是拿著厚厚的小說，中間夾上一些白紙來偷寫，一旦有人懷疑走過來，我就打開另一頁裝作看小說。

現在香港已建有隧道，並有地鐵及過海巴士，十分方便，交通時間大大縮短。在現代人來說，時間就是金錢，故渡海輪現已成為休閒人士及遊客過海觀光的交通工具了。而因乘客日漸減少，致使有些航線及班次減縮，甚至停航，對此我當然覺得有點可惜，但也不得不面對現實。科技進步，自然淘汰落後的，這也是必然定律，時代巨輪只會向前推進。

港澳渡輪

一直以來，省港澳三地都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關係，現在更發展為經濟合作的珠三角，三地有如兄弟手足一樣，不能欠缺其一；香港開埠最遲，就好像是三兄弟中最年幼的一個，而大哥當然就是廣州，二哥是澳門。三者各具其優點，互相影響和推動。

英國人早年已利用澳門作為侵佔香港的基地，故大部分英國商人都在澳門設有商行或辦事處，甚至駐華的商務總監也被派守在那裡。因此香港開埠的第一年，可說是港澳交通最繁忙的一年。當時雖然尚未有定期渡輪，但已有很多民間帆船和港府軍艦穿梭往來。早年香港賽馬（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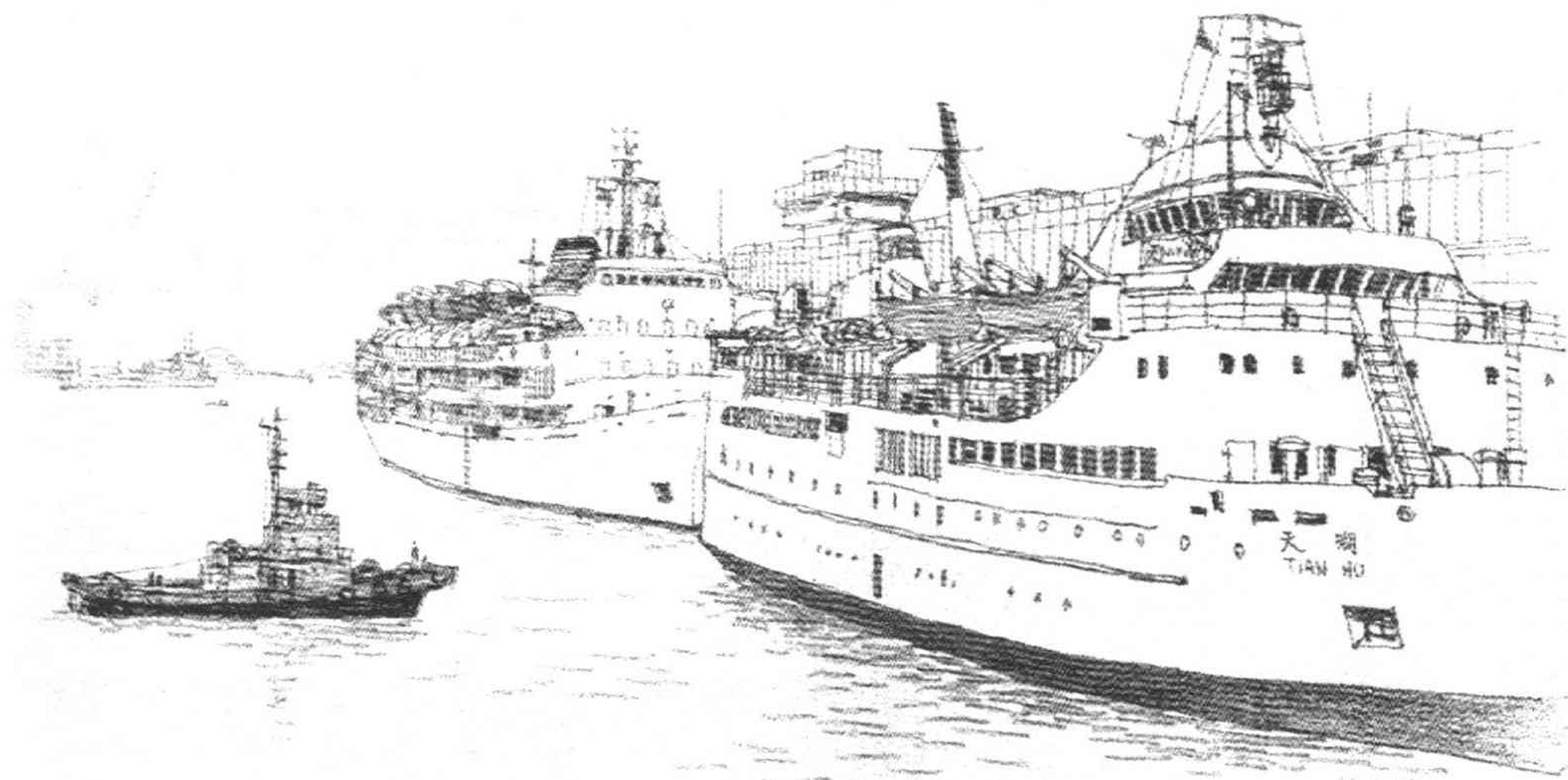


時香港還未有賽馬場）及遊艇比賽，都安排於澳門舉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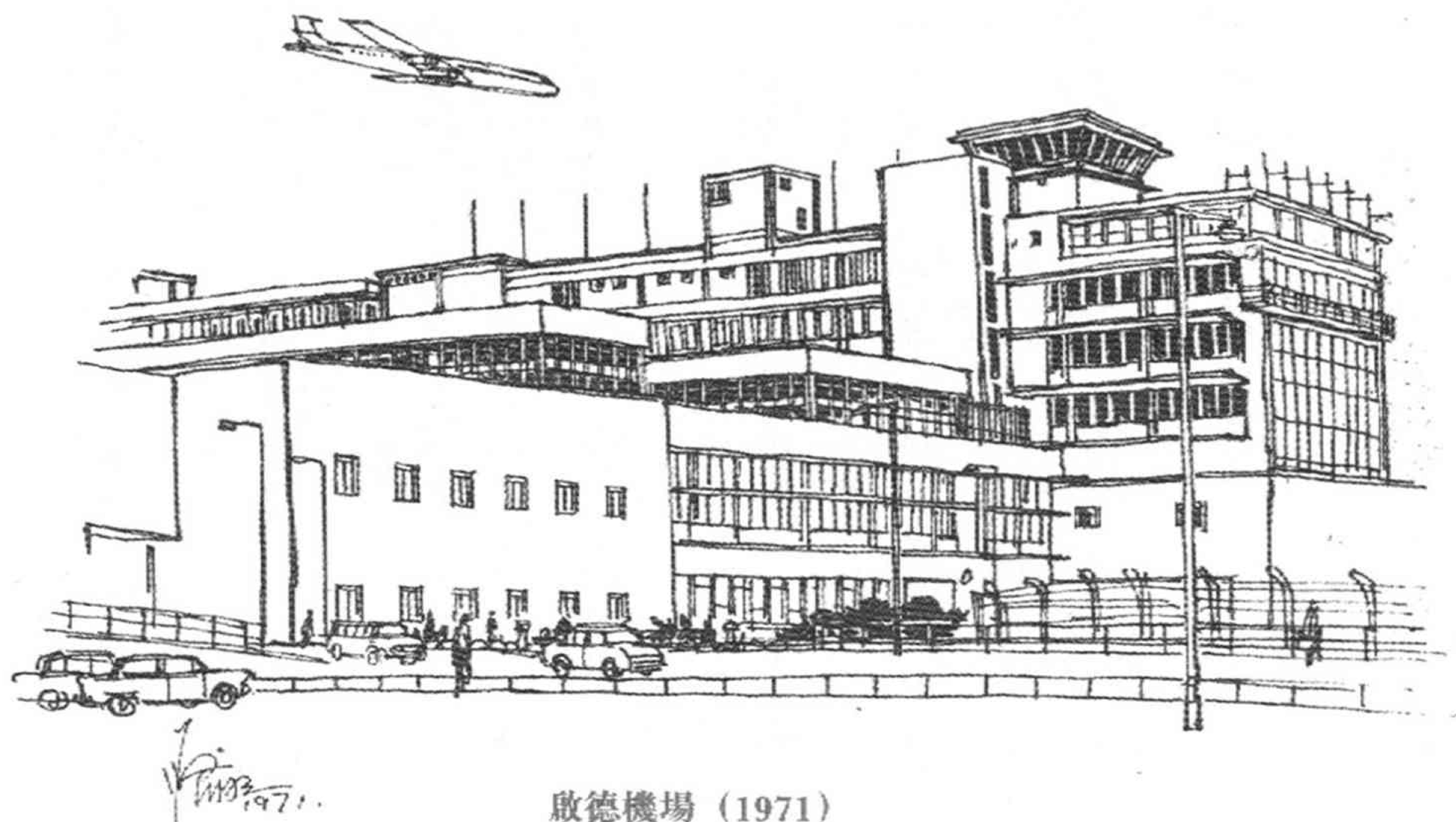
一八五二年，渣甸洋行經營的「皇后號」成為了第一艘來往港澳的渡輪。五年後，港澳渡輪第一次被海盜騎劫，有數名外國船員不幸被殺。

一九二九年，各輪船公司為爭取乘客，乘搭大艙的搭客均獲送叉燒飯一碗！當時物價是每碗五仙，而大艙的船費本為兩毫，船公司因此等於只收一毫五仙，故頗受乘客歡迎。不過此舉弄至各公司虧本，最後只好終止優惠。

現在碼頭漸趨現代化，港澳渡輪亦發展有不同的型號，包括水翼船、氣墊船和噴射船，空中還有直升機服務，故穿梭港澳兩地十分快捷方便。



尖沙咀中港碼頭（1989）



啟德機場（1971）

航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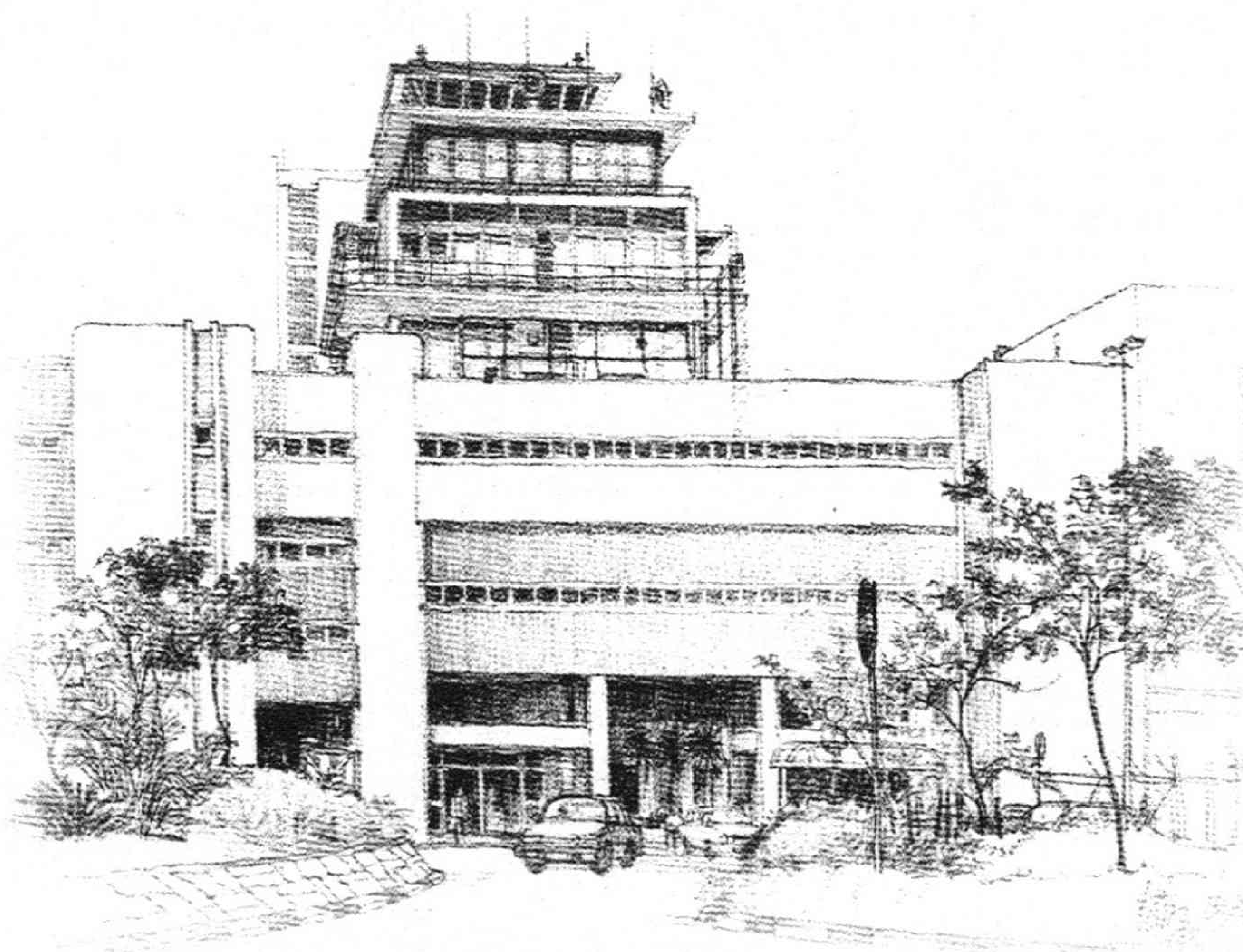
香港天空首次出現飛機，是一九一一年的三月十八日，當日遠東飛機公司來港在沙田作飛行表演，吸引了大批好奇之士去觀看。不過，那天風大雨大，被迫取消表演，之後連續三天都同樣因天氣欠佳而無法飛行。後改至二十七日，待天晴再試飛，但飛機也只升空十多呎，繞了一周就降落地面了。儘管如此，怎樣說也是本港航空史上的里程碑。

直至一九二〇年左右，大律師及醫學博士何啟及殷商區德本來計劃在九龍灣興建屋邨，雖然最後計畫擱置了，但港府為表揚他們的精神，因而把建成的

機場命名為「啟德機場」。該機場於一九二八年開始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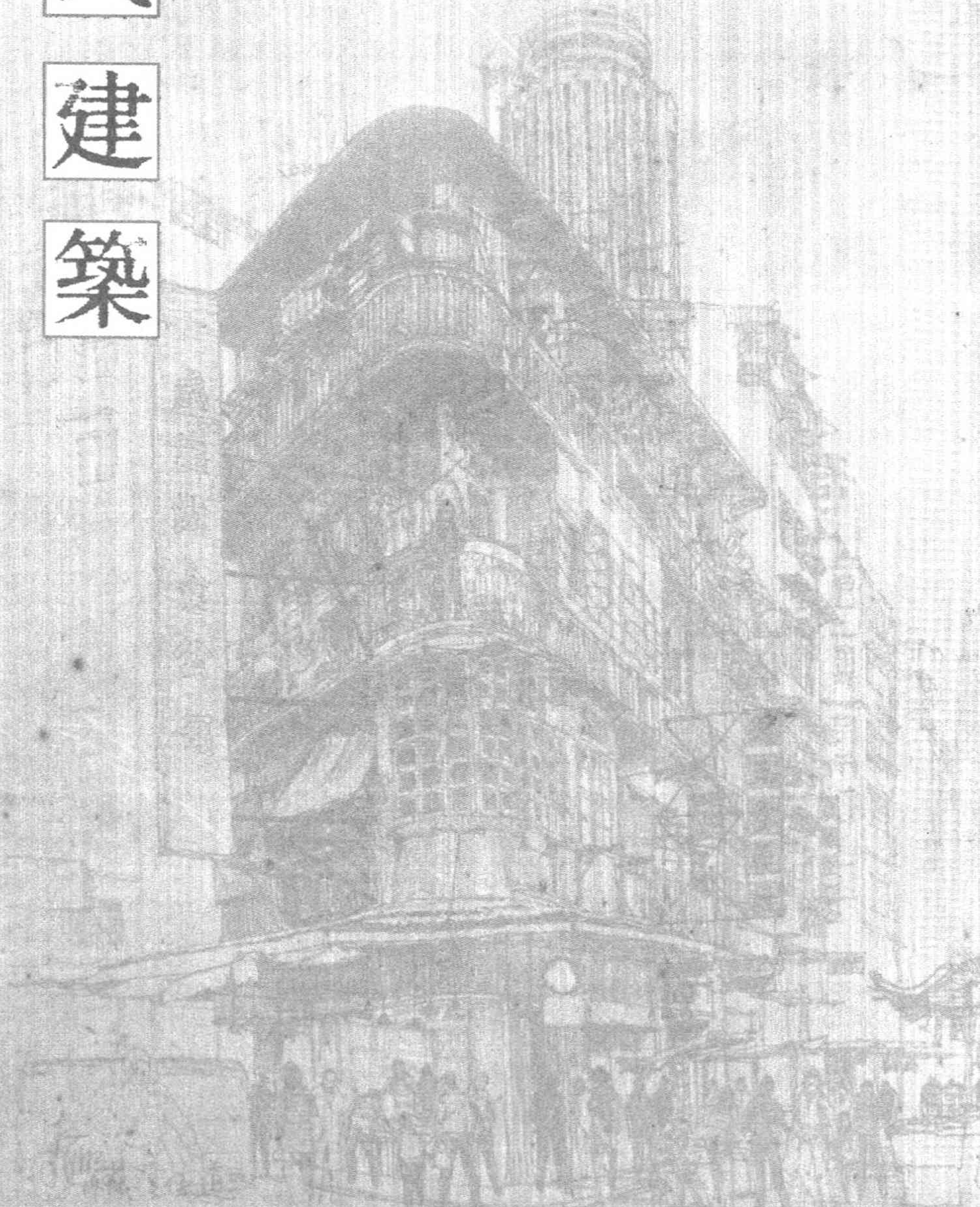
當年的機場規模不大，跑道要穿過太子道，當飛機升降時還要暫時關閉太子道這一段。直至一九四二年後，日本佔領香港期間，才把機場跑道向海伸延擴展。

之後，因為香港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知名的商業城市，同時又是進入中國必經的橋樑，啟德國際機場不敷應用，於是政府計劃於赤鱲角興建新機場，而新機場已於一九九八年正式啟用。直到現在這短短幾年時間又不敷應用，預算又要擴建了。



啟德機場（1987）

舊式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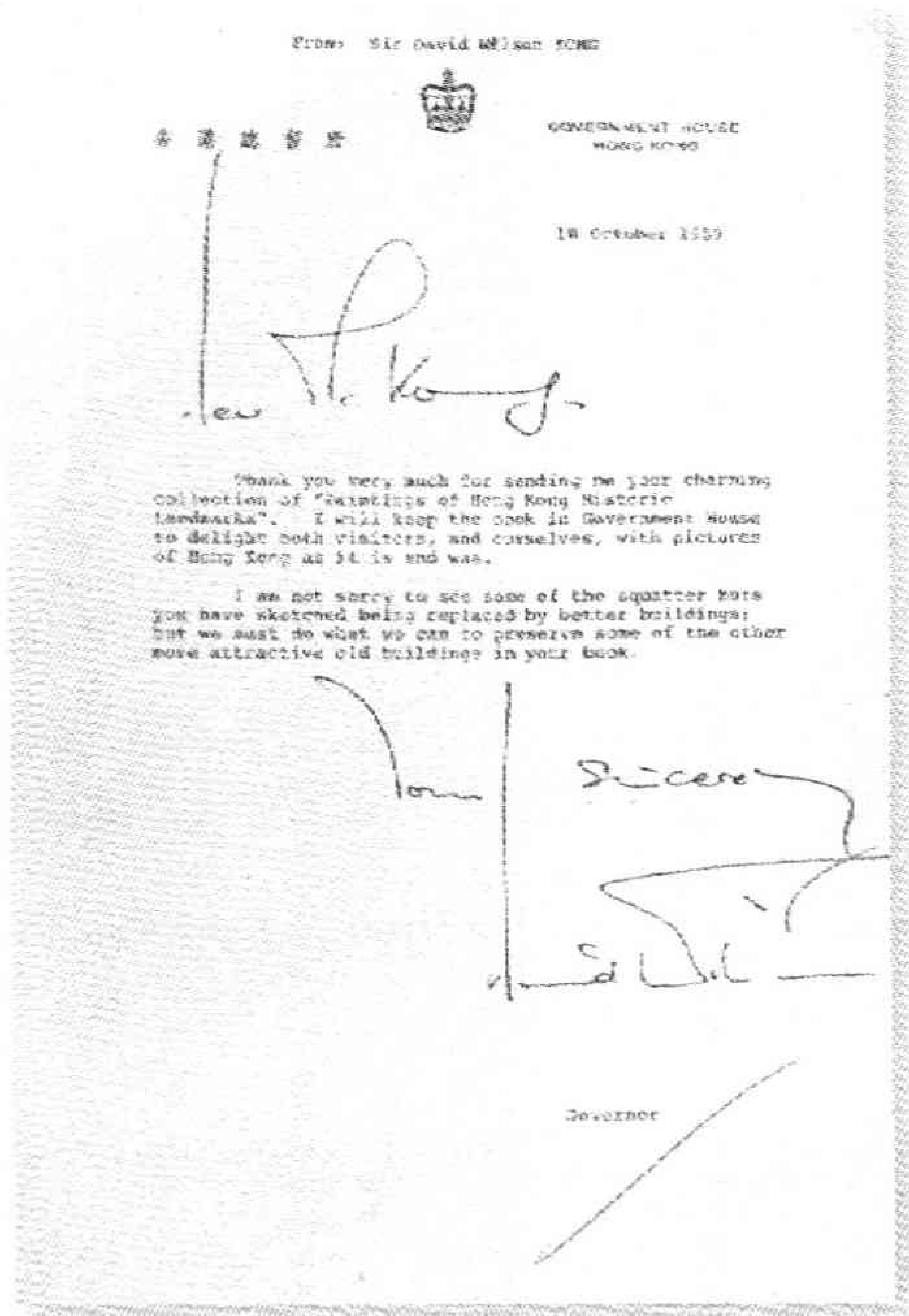


木屋區

木屋區曾經是本港一大特色，主要由於五、六十年代，大量人民從中國內陸蜂擁而至，他們多是窮苦大眾，且流離失所，連兩餐也成問題，於是人們就開始霸佔空地，自行建起棲身之所。

何文田、黃大仙獅子山下、石硤尾、鑽石山、坪石、藍田、油塘、秀茂坪、觀塘、銅鑼灣、筲箕灣、柴灣等，都曾建有大型的木屋區，真是遍及全港九！一九八九年我出版了一本《香港史畫》，衛奕信港督曾來函批評我所描繪的木屋畫幅比重太多，影響了香港的形象！

建築木屋的材料，名副其實就是用木板塊。後來香港經濟好轉，人們便改用比木材穩固而防火的石棉及鋅鐵來搭建，不過在炎熱的夏天，屋內反而會更為悶熱。木屋區是沒有水



From: Sir David Wilson KCMG

香港總督府

GOVERNMENT HOUSE
HONG KONG

18 October 1989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sending me your charming collection of "Paintings of Hong Kong Historic Landmarks". I will keep the book in Government House to delight both visitors, and ourselves, with pictures of Hong Kong as it is and was.

I am not sorry to see some of the squatter huts you have sketched being replaced by better buildings; but we must do what we can to preserve some of the other more attractive old buildings in your book.

Yours sincerely

Governor

港督衛奕信給江啟明老師的信函（1989）

和電供應的，有人就索性偷搭政府街燈的電源來用，水就去政府設置的公眾水喉取用。木屋區發展到後來被稱為「寮屋區」。

這些木屋、寮屋當然並沒有任何規劃，屋與屋之間的通道狹窄，出入很不方便；故黃、賭、毒便活躍起來，弄致烏煙瘴氣，連警察也難保障區內治安，而某些黑社會勢力便趁機強霸土地，建造寮屋出售，乘機發財。

後來，政府開始登記住戶人口，並且興建廉租屋及公屋。聞說有些人就是為了可以盡快安排上樓而蓄意放火；以求獲得政府早日安置；故木屋區曾發生過多次大火。



唐樓與洋樓

現今一般香港人，包括建築署官員、記者等，都經常把唐樓與洋樓混淆了。他們認為沒有電梯（升降機）設備的就是唐樓，有電梯的就是洋樓，其實這是個謬誤！

早年香港的華人大都居住在唐樓，最高只有三層左右，很多地基都沒有基柱，四邊牆用磚砌，樓面及樓梯是用木建成的，屋頂為瓦通片。

至於洋樓，建築時需要打樁，早年用的是木樁，而整幢樓宇都是採用英泥石屎鋼筋建築，設有露台及天台。洋樓其實也沒有電梯設備，主因當時人口不多，最多也只有五層左右。可能因建築設計採用外國模式及材料，故人們稱之為「洋樓」，亦有稱作「鬼樓」。洋樓的價錢及租金一般較唐樓貴一點，當年人們就認為居住其中的人身分家境都比較優越，故流行一句話，就是「住洋樓，養番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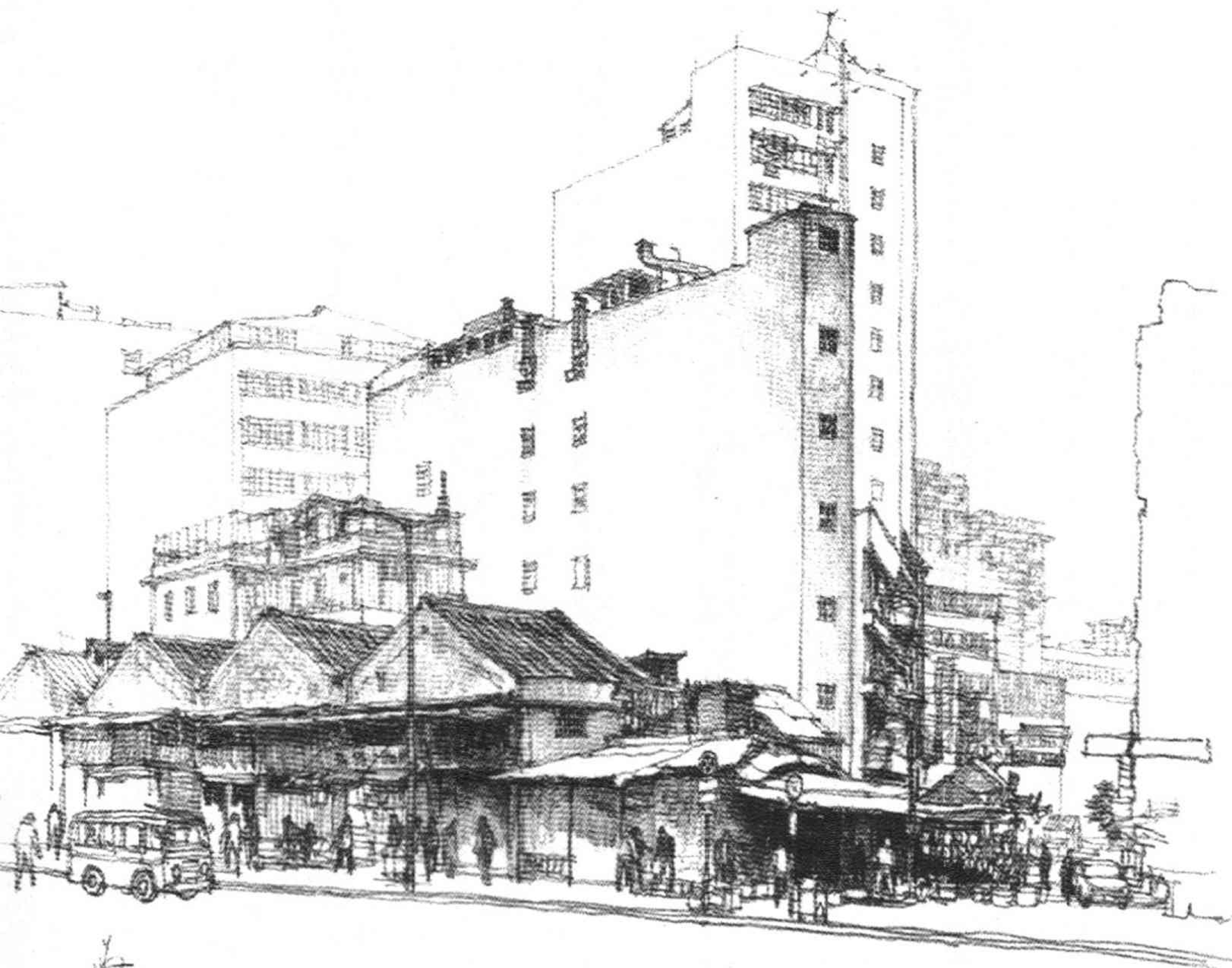
富裕的人會加建走廊以便通往後邊的廚房及工人房，並築有走火梯（多在屋前的騎樓，設有伸縮的鐵梯打通各層並直達街上），或在屋後搭建後樓梯。但在戰前時期，無論是唐樓或洋樓均沒有沖廁及浴室配套的。

還有一件鮮為人知的事情，就是洋樓的廚房門口地下都會放上一塊麻石，方便住客用來劈柴，因當年仍然是採用柴作煮食燃料的。

騎樓是建築物伸出公眾行人路之上的位置，屬於政府之地。當年一般人沒有電風扇，冷氣機又尚未發明，騎樓就可作為夏天隔熱的屏風，亦可供街上的行人遮蔭擋雨。騎樓是不准住客佔用作居住的，故買樓時樓契列明不會把騎樓計算在內，自然也就不用納稅了。

戰前樓宇的騎樓都建有柱子延伸到地面作支撐，而戰後初期的樓宇雖然還建有騎樓，但已沒有柱子直撐到街上了，這是「力學」的進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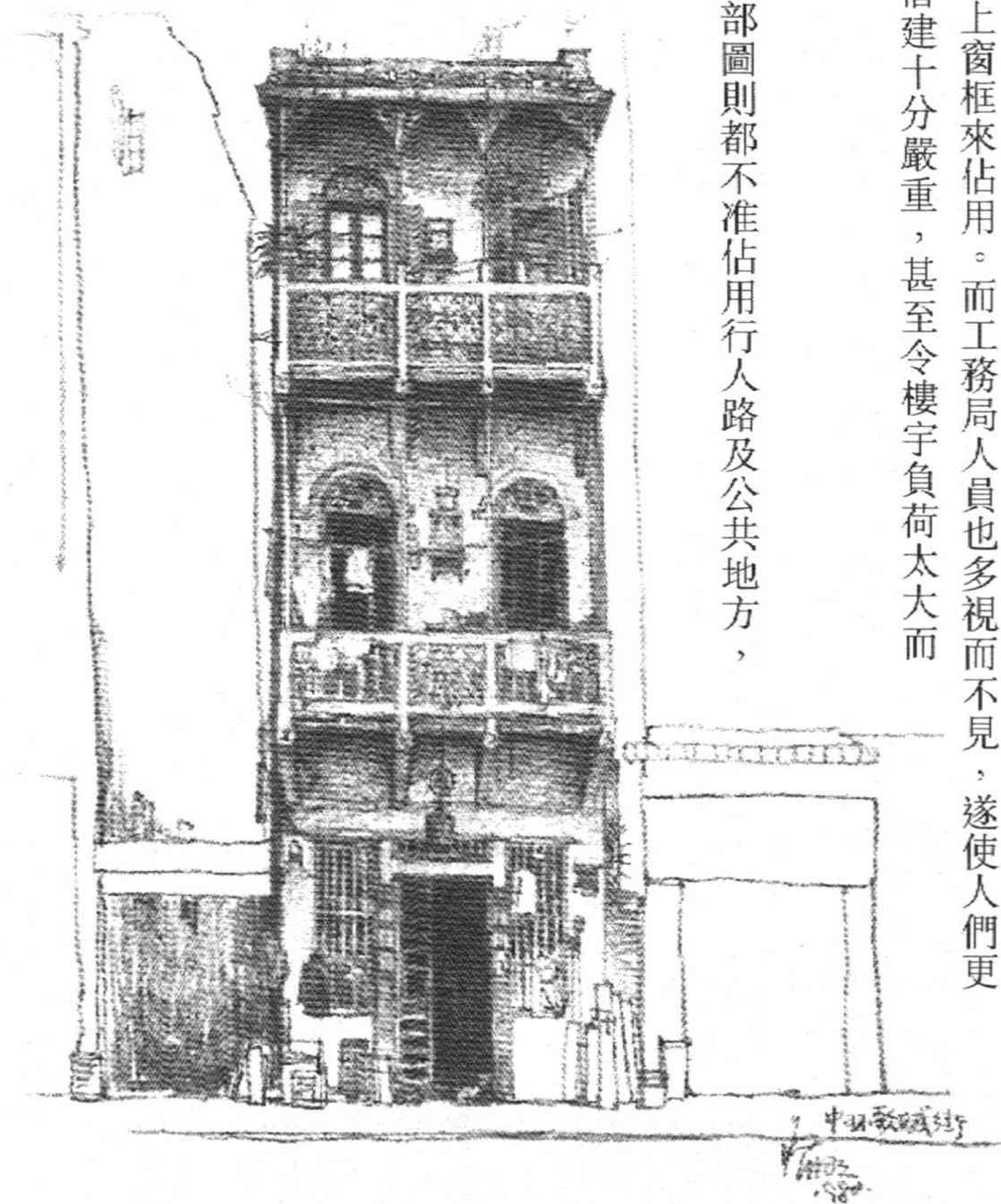
以前的業主，一定要買下橫街與另一



橫街之間的整塊地皮來建築及出售，那可不是普通人負擔得起的。直至七十年代，霍英東先生提出把樓宇每層分拆開來出售，樓市才興旺起來。

戰後那年代，人口開始增加，樓面也愈建愈小，故當樓宇落成，工務局人員審查批准入伙後，很多住戶就會把騎樓加上窗框來佔用。而工務局人員也多視而不見，遂使人們更加猖狂，再加上鐵籠或花槽，僭建十分嚴重，甚至令樓宇負荷太大而發生意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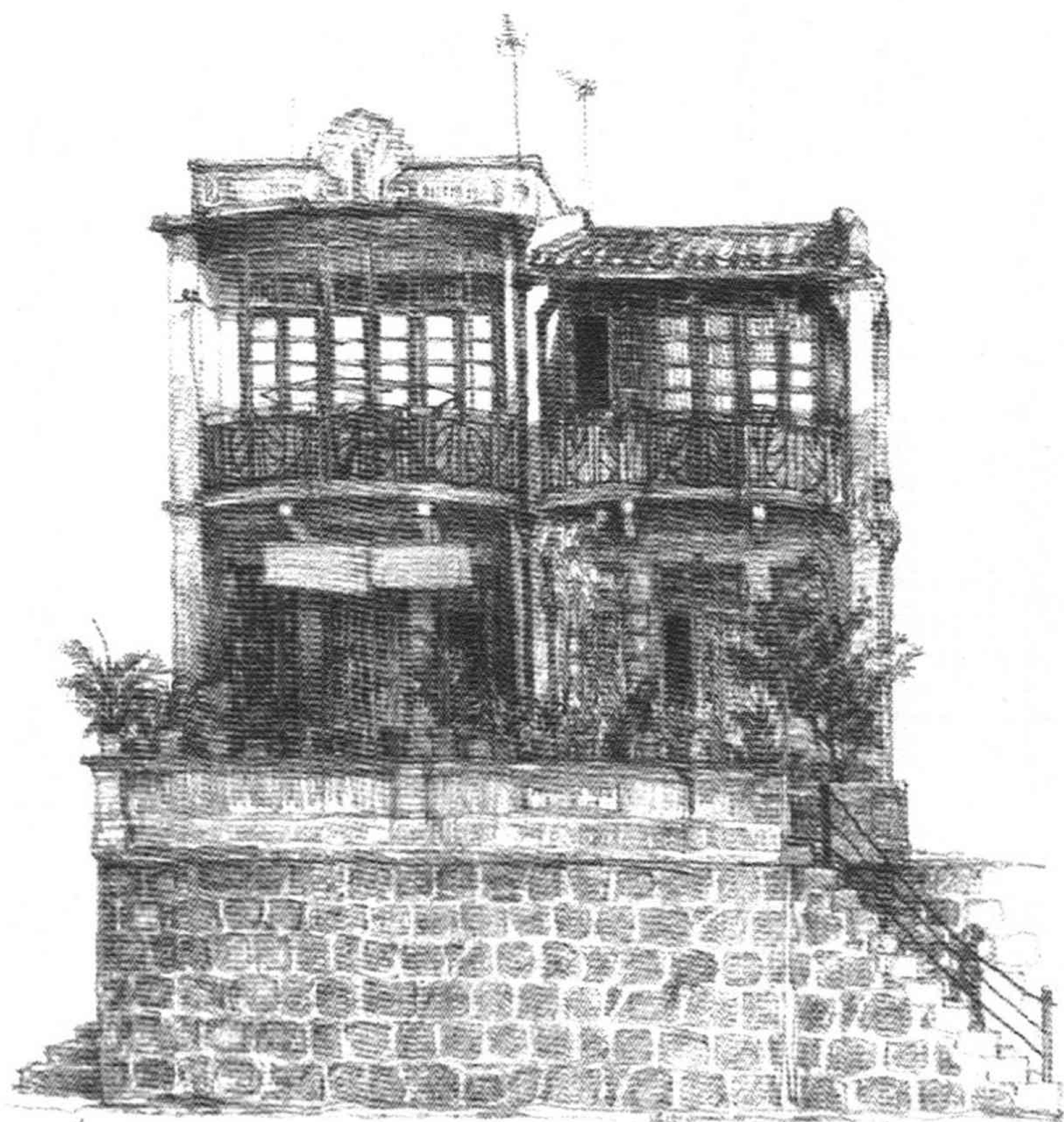
近十年內興建的建築物，全部圖則都不准佔用行人路及公共地方，還要騰出空間規劃休憩公園，連廉租屋或居屋都有嚴格的建築設施規定，居住環境比以前舒適得多了。惟樓價不斷上升，令很多人都買不起樓。



平台

港島很多斜坡，把斜坡削平，就成為平台。早年香港的富裕人家，會買下一塊平台來建屋。平台前後，均為山坡；左右兩邊則建有門樓。為防盜賊打劫，他們還會聘用持槍的守衛及飼養惡犬看門。

這些平台住宅主要集中在西環及灣仔一帶，有些還保存至今。不過很多的平台上，現已改建為高樓大廈，情景與昔日相比，已面目全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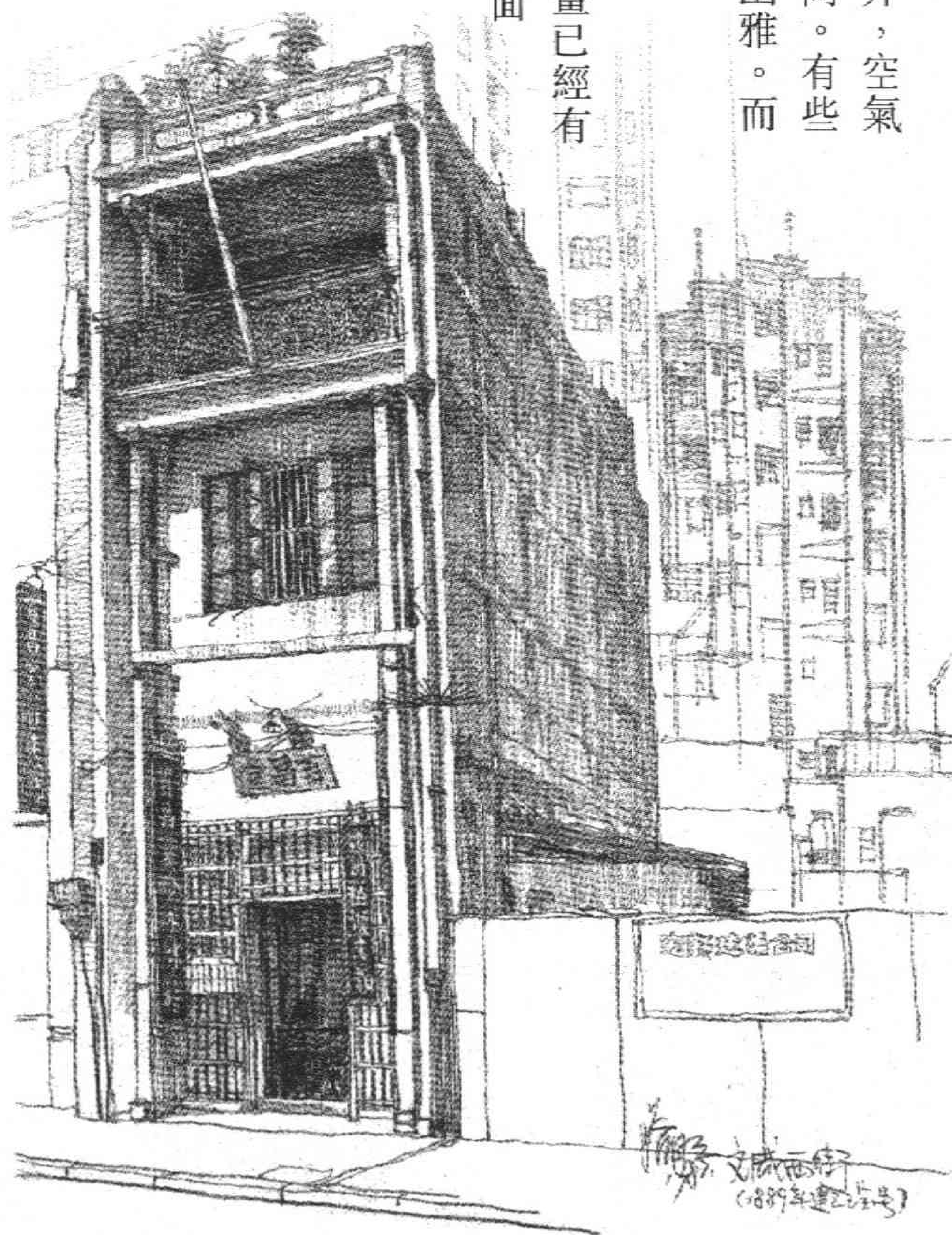


天井

位於中環的新匯豐銀行，建成時曾被傳媒大讚其設計環保，中間有天窗，日間有自然光照明，可減省能源，其實中國人早就有這種環保的設計了。

中國民間的建築，大部分都設有天井，空氣流通之餘，亦能夠讓陽光照射到四邊房間。有些人還會在天井種植花卉樹木，使環境更幽雅。而有些大戶人家還會開有水井。

我曾於八十年代在上環文咸西街繪畫已經有過百年歷史的「百昌堂」。這座建築物面積雖然不大，但內裡就設有天井，使屋內光線充足，大概因早年還沒有電燈照明，為符合那年代所需而設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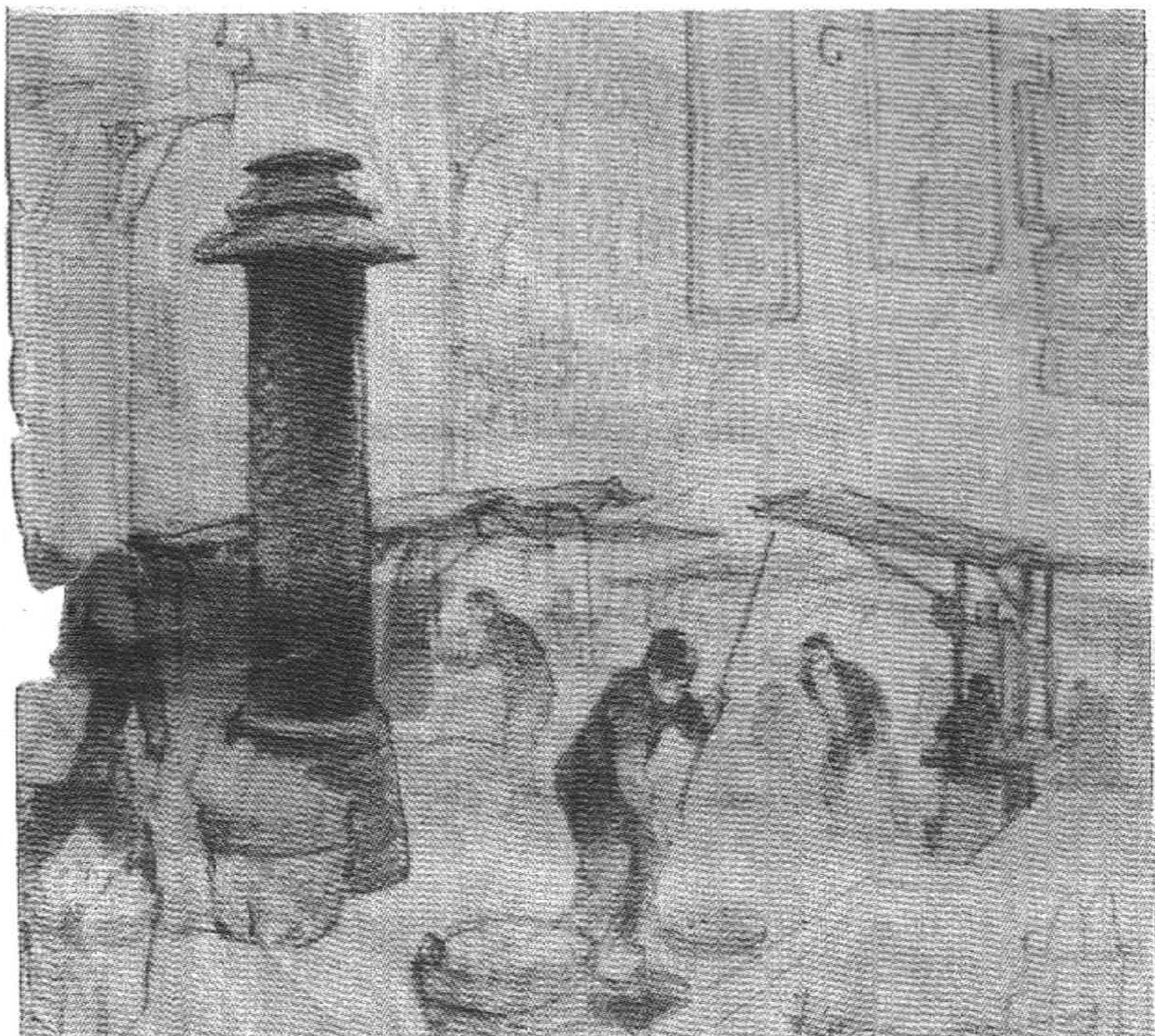
公廁

早年香港社會很少女性出外工作，故以前街上的公廁是沒有女界的，只有男廁。

在我的記憶之中，現今香港皇后大道中何東樓側和尖沙咀柯士甸路聖瑪利書院校門對開，仍遺留以前建成的男公廁，但已修葺翻新。而中環匯豐銀行總行後面，皇后大道中的拱北行公廁，就已經完全改建了，現設有男女界現代化的洗手間。

以前的公廁大都設在馬路旁的地下，使用者要上落樓梯，對老人家來說很不方便。內裡的設計是開放式的長坑，全部都是踎廁，地下經常濕滑，燈光又微弱，滿地屎蟲及蒼蠅，十分骯髒！地下公廁設有一個圓囪透上地面通風，不過裡面還是臭氣薰天的，不宜久留。以前的公廁並沒有提供廁紙，完事後人們多採用報紙清理，於是容易使屎坑閉塞。

記得我於八十年代帶學生到西營盤街頭寫生，人有三急，找到一所公廁，雖然那已不是設在地庫裡了，但衞生也不見有甚麼改善，且見滿牆被人寫上不文字句及召妓的電話號碼，也難怪的，這一帶是低層市民聚居的地方。



中環德己笠街一個地下廁所的透氣囱（1960）

二〇〇八年，梁定邦議員極力提出改革公廁，令公廁設有坐廁及供應廁紙，於是有市民給他冠以「廁所博士」榮銜。其實廁所的面貌十分重要，因可反映該城市的人文素質及經濟能力。

我曾周遊世界各地，見到很多國家的公廁是要收費的，可能作為管理及維修之用吧，也反映出該地區的經濟程度。有一次在東歐某國家邊境，我們的旅遊車停下來辦過境手續，讓遊客下車小

息。我們見有廁所，而且大門打開，以為不用收費，於是大部分人都進去了，怎知用畢出來時，大門被關上，原來要付錢才准出去呢！我們頓時成為甕中之鱉，真狼狽！

另外，記得在法國旅遊，大街上設有公廁，是圓圈式設計，門向四周街上，使用者要在門洞上投入硬幣，最有趣的是如廁是有時間限制的，過時門就會自動打開！如廁者，一旦超時，便會十分尷尬而狼狽，尤其是不知情的遊客。



僭建

大概由六十年代起，香港的建築開始出現僭建物。自從中國大陸解放後，幾次的政治運動及自然災害令難民不斷逃來香港。人口增加了，地方自然就不夠住，於是本來不可住人的騎樓（露台）、天井及天台等，都搭起了房間、房屋，甚至有業主為了多賺些錢，不顧他人安危，在外牆加建鐵籠來供住。直到這些地方都住滿了人，居民便索性拉上布篷住在樓梯底、街邊、後巷，後來更發展到在山坡建木屋來居住。

戰前興建的樓宇，在窗口上都建有小簷篷，以遮擋下雨時在外牆流下來的雨水。以前的窗框都是木造的，直至七、八十年代才開始改為鐵窗，不再加上簷篷，可能建築商為了省錢吧。不過日子久了，鐵窗變形，容易滲水，於是有居民自行加上石棉簷篷，但尺寸大小不一，有礙觀瞻。其他僭建物還有花槽、曬衫架、冷氣機、天線等，當年均不受規管，一旦不穩固就會墜落街上，引致意外。

最近有新聞報道指出新界原居民的丁屋大都建有僭建物，不過看來那些僭建物與當年市區的大不相同，主要都是自用，如涼亭或雜物房等。雖然如此，但與原來建築的圖則不符，就是僭建。



旺角山東街小型工廠外拉上布篷居住（1960 年代）

露天坑渠

以堪輿學來說，九龍半島本是嶺南山脈的尖端，是龍脈的龍頭所在，到尖沙咀潛入水去，而港島就是龍頭昂起吐珠，故香港一直被視為福蔭之地。

龍脊由新界延伸至九龍，而兩邊凸起的山坡，就是龍爪。山坡的兩旁，自然形成水坑，故早年的九龍市區，橫亙的大街都有水坑（渠）存在。它們原是天然的坑溝，如當年的欽州街、南昌街、亞皆老街、窩打老道等都有水坑。後來因衛生問題及車輛增加要擴闊道路，本來的明渠被改建成暗渠。

以前的明渠，人們把甚麼不要的東西都拋下去，大型垃圾、動物屍體，我甚至親眼見過有嬰兒屍體！因此明渠通常長期臭氣薰天，夏天更為惡劣。

直至今天，全香港應該就只剩下新蒲崗及深水埗南昌街的兩條明渠了。





漁棚

為了令生活更加安穩和便於照顧家人，漁民除了居住在漁船上，大都選擇在岸邊建漁棚為家。到目前為止，漁棚面貌還算保留得完整的，應該就是大澳漁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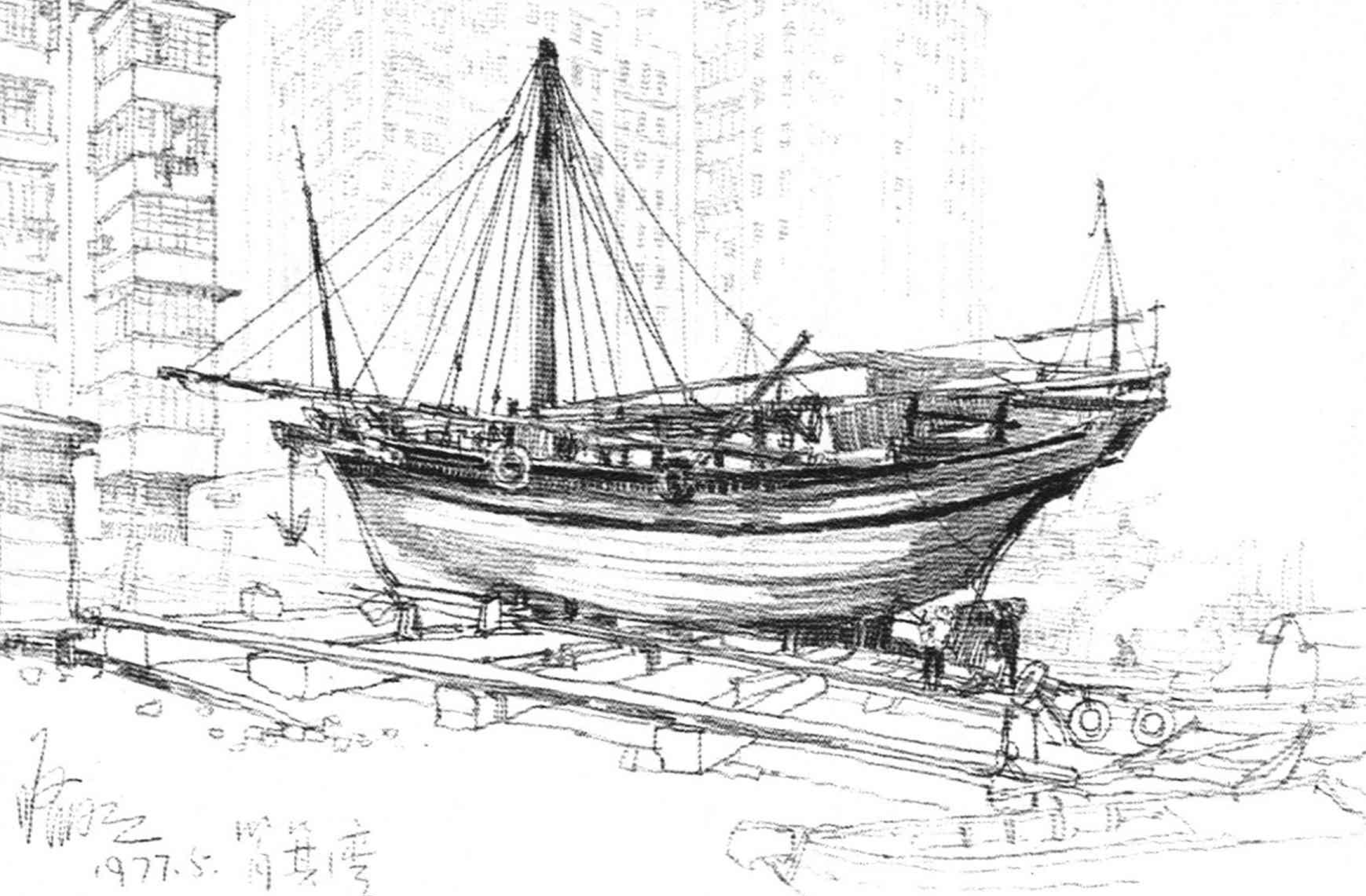
漁棚一般都用高腳柱建在海岸邊，方便居民以小舢舨作交通工具。從漁船到家居的棚屋，一邊搭有木梯可直接上落，另一邊則搭有涼台，除可供居民夏天乘涼外，也可把魚獲擺放或醃曬。

有些漁民會在漁棚內，甚至在出海的大漁船上養飼雞隻，讓自己可隨時宰食，因以前的漁船靠風帆出海，一般都要兩三個月才能回來。而俗語中取笑別人本來可到手的財最終化成泡影，就形容為「蛋家雞」，意思就是見到的水卻喝不到。

另外，有些破爛的艇或船不能出海，漁民就索性拉上岸邊，作為居住的房屋，甚至當作旅館出租。



筲箕灣陸上舟（19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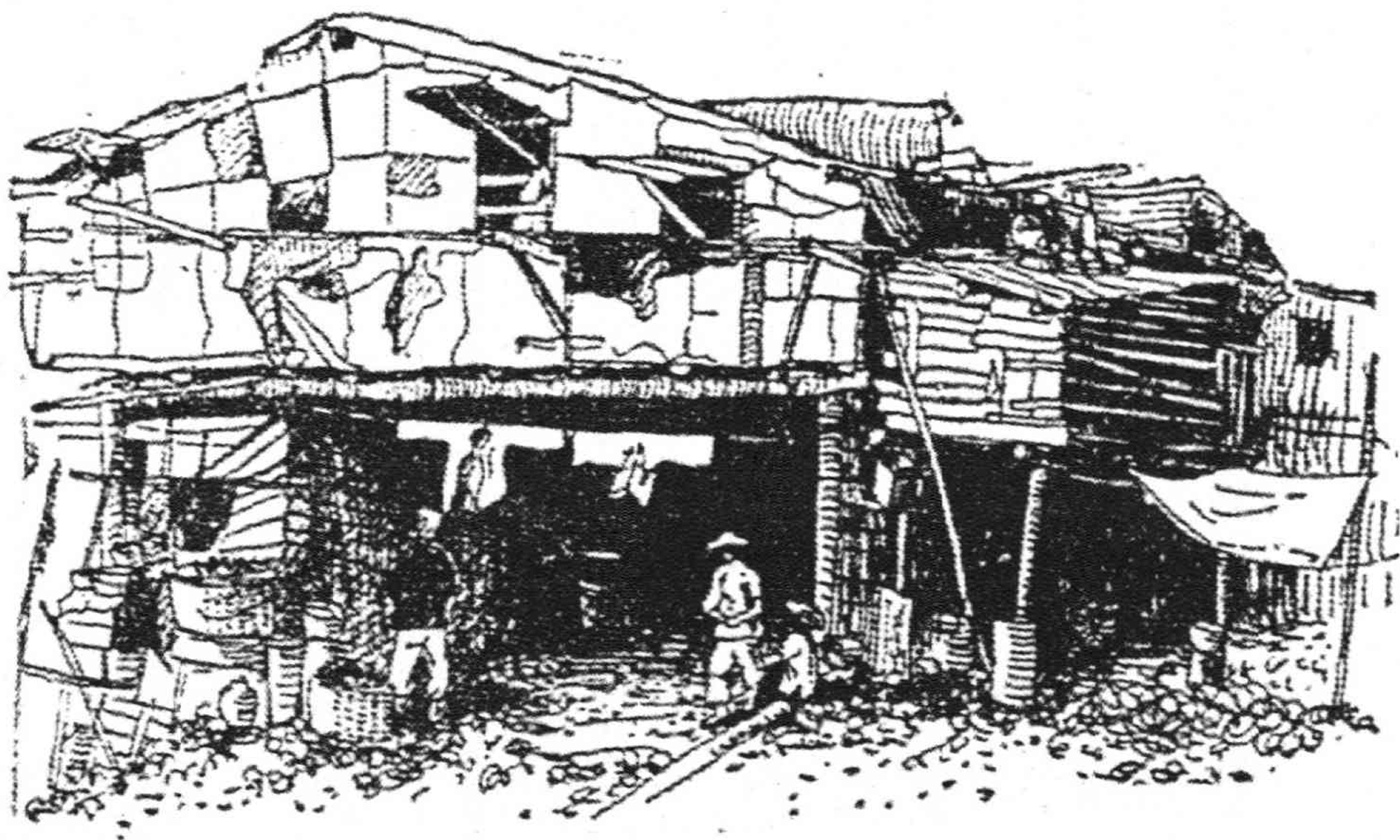
船廠

香港本是一個漁港，自然有很多漁船，而除了打魚作活的漁船外，還有用作貿易運輸的貨船；種類有木船，也有大型遠洋輪船。由於本港與中國大陸及東南亞有著各種生活必需品的生意往來，在航空業還未完善的年代，海運十分重要。而有船，就需要有船廠，用於造船及維修。

八十年代初，本港的造船廠和修船廠約有二百多間，工人約有一萬一千多人，每年生產的大小船艇，總數約二百餘艘。在港島所有海岸邊，都可以見到船廠的蹤跡。而市區內的最後一間船廠，相信便是九十年代仍然存在的銅鑼灣船廠了。

而談到大洋船船廠，便要提及於一八五七年由英國人約翰·林蒙在石排灣開辦的造船廠。一八六三年，航商組成香港黃埔船塢有限公司，後於一九七七年與和記企業合併。太古船塢則興建於一九〇一年，是專為修理大洋船而設的，一直運作到六十年代因為生意大減而結束。

在一九八九年，招商局曾擁有超過五十艘船隊，其屬下的友聯船廠則擁有全港最大的十五萬噸級浮塢，全年共修船一百二十多艘。



香港仔船廠（1952）

監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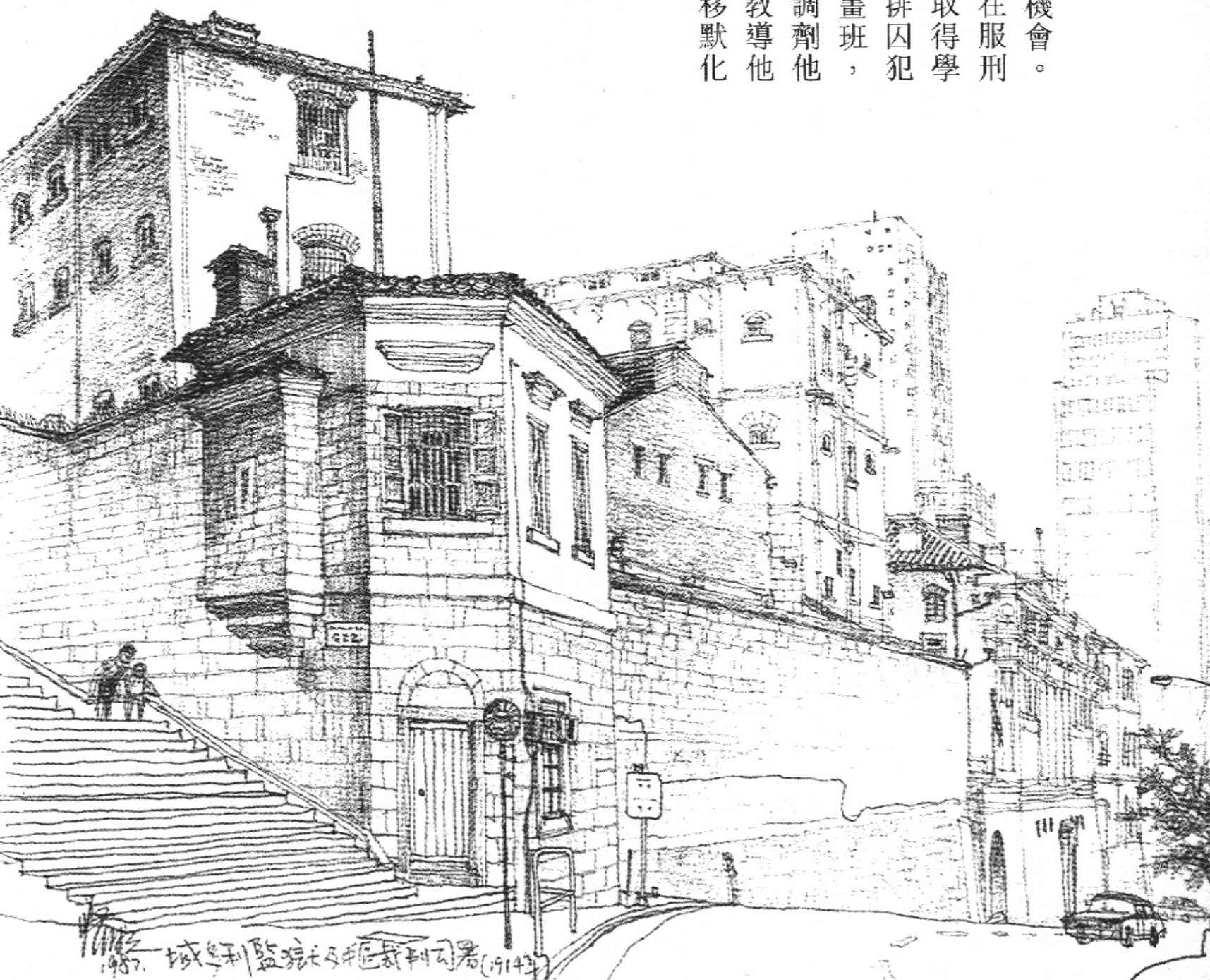
香港開埠初期，首先興建了兩座堅固的建築物，其一是於一八六四年在中區荷李活道建成的中央警署，俗稱「大館」或「一號差館」。為了方便押解犯人，於是在警署旁建有域多利監獄及裁判司署，現在雖已停用，但仍然保留著部分建築讓香港人作「集體回憶」。

一八六二年因犯人過多，政府曾一度把一艘停泊在昂船洲海面的廢船改作監獄。第二所監獄是荔枝角女子監獄，於一九三二年建立。而第一所不設防監獄於一九五六年在大嶼山芝麻灣設立。一九八四年大嶼山石壁監獄建成，為一座本港較為現代化而高度設防的監獄。一九八二年監獄署改名為懲教署。

本港第一宗死刑是在一八四五年七月三日執行，為一名英國水兵和華人陳阿寬的殺人犯。直至一九六六年香港才廢除死刑，最高刑罰為終身監禁。

一九八六年，我曾進入赤柱及石壁監獄去教導重犯繪畫。石壁監獄監管甚嚴，每隔三十分鐘就要檢視全個監獄的犯人，看他們有沒有違規，即使逃獄也走不遠。被判入石壁監禁的都是重犯，故他們全被囚於獨立監倉，每房都設有獨立水廁。

犯人在監獄裡其實也有進修的機會。一九八八年，一名陳姓男犯人，就在服刑期間考取到大學學位，成為了首位取得學士學位的囚犯。另外，當局也有安排囚犯上另類的興趣班，例如我教導的繪畫班，還有黃秋生教導的戲劇課程等，以調劑他們的生活及修為。老實說，我不單教導他們繪畫技巧，也希望藉著課程，潛移默化地去引導他們做個好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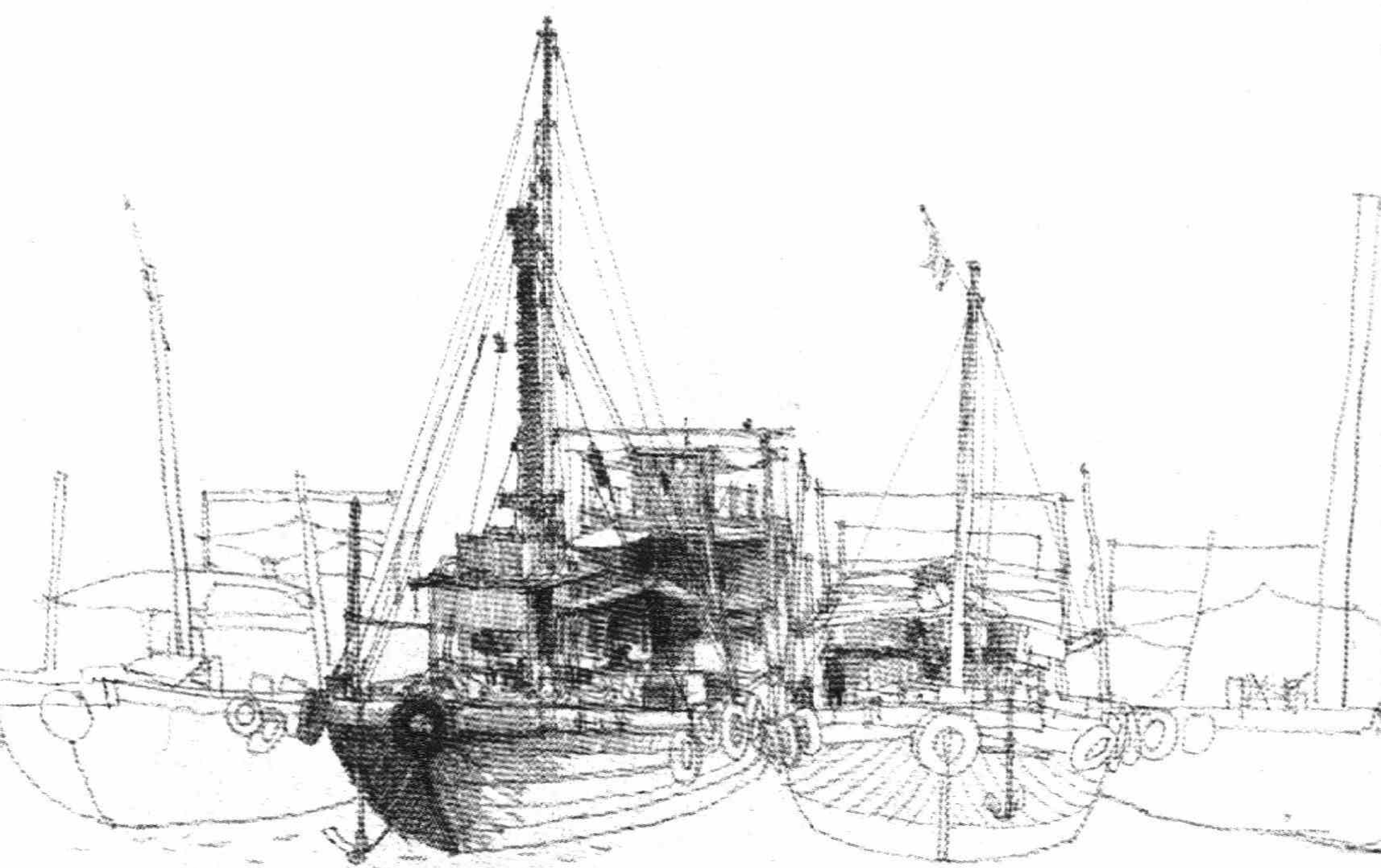
避風塘

香港本是漁民聚居的地方，港島以香港仔為主要集中地。當年陸上有二十多個村落，人口只有約五千多人。漁民分有蜑家及福佬（福建籍），而福佬多聚居於新界大埔一帶。因港島海灣甚多，如遇上颱風，可作避風之用，而當中又以香港仔、筲箕灣及油麻地為最，故漁民也多集中於此。其次是離島如長洲、坪洲和大澳等。

香港開埠後，政府為了照顧漁民的安危，在市區的一些地方建設防波堤，成為漁民的避風塘；最大的位於銅鑼灣及油麻地。平時漁船都停泊在海灣內，漸漸形成了社區，甚至是市民夜間消遣的好去處。

避風塘上的漁船全都排列有序，中間有通道，並定有街名，通常都是把岸上原有的街名套入；如上海街、彌敦道及廣東道等。

此外，漁民還自行開辦船上學校，主要方便自己的子女可受教育；他們還經營水上商店、診所、流動市場等，應有盡有；讓大家即使不上岸也可以解決生活需要。



避風塘（1982）

夜間的避風塘更為熱鬧，特別是仲夏夜。市民下船去消夜，吃艇仔粥和海鮮，又有唱戲及其他表演娛樂。當然，還有些不可見光的地下活動，如召妓陪夜及吸毒等。

隨著社會轉型，現在漁民的生活也不得不轉變，很多年青一輩都上岸謀生去了，避風塘時代也因而消失。

虎豹別墅

外來遊客常以為虎豹別墅就是有老虎和豹居住的別墅，其實那是由胡文虎和胡文豹兩兄弟所建造的私人別墅，並沒有真虎真豹。

本來胡氏繼承父業，因成了「萬金油大王」而致富，後還開辦報業《星島日報》，故也被稱為「報業大王」。後來，家業由胡文虎女兒胡仙接手，可惜後繼不逮，最後連別墅也賣掉了。

虎豹別墅位於銅鑼灣大坑道，依山而建，是一座東方園林景式設計的建築，佔地八畝，於一九三五年入伙，建築期共長達五年之久。

外形突出的白色虎塔，又稱「白塔」，是別墅的標誌，塔高一百四十五呎，是香港島唯一的中國塔。以前從九龍也可遙望這綠林中的白塔，十分雄偉壯觀，可惜現在已被石屎森林遮蔽住了。

別墅花園內的雕塑有些是關於中國民間流傳的警世故事，如地獄十殿等，使人毛骨悚

然。孩子們看見會有點害怕，成人便可能會覺得俗套。

在別墅建成的年代，銅鑼灣及大坑一帶還是荒蕪之地。當年虎豹別墅是開放任人參觀的，而其時香港可遊覽的景點並不多，故每逢假日銅鑼灣就頓時變得人山人海，人龍由大坑道口一直排到別墅門前，熱鬧非常。

可惜後來別墅賣給財團重建，聽說會保留白塔及部分建築。但最近政府因要財團作永久古蹟文物保育，財團就索性將之捐給政府一了百了，免除後患，高招！



新舊建築

香港的建築隨著時代而不斷變遷，站在畫家的立場而言，建築結構、力學等專業範疇，我真的一竅不通，亦沒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但從繪畫專業的審美角度來看，我認為香港建築的外形，愈是古老的就愈入畫。

原因一：外觀造型線條多、有變化，且融匯中西文化和設計；二：樓宇佔用的空間有限，使人不致有侷促之感，除了能看見藍天外，還能望到周圍的綠色植物，增加對比及色素；三：人情味濃，雖然街坊對繪畫沒有深入瞭解，但他們見你畫得有模有樣，也為你感到開心。而他們開心，態度自然就友善起來，拿凳仔給你坐、開傘



給你遮蔭，甚至以茶水招呼，有時老一輩還會向你講述當地的歷史及有趣故事。但有一件事情是要避忌的，就是不要繪畫他們的樣貌，因當年一般人是不能接受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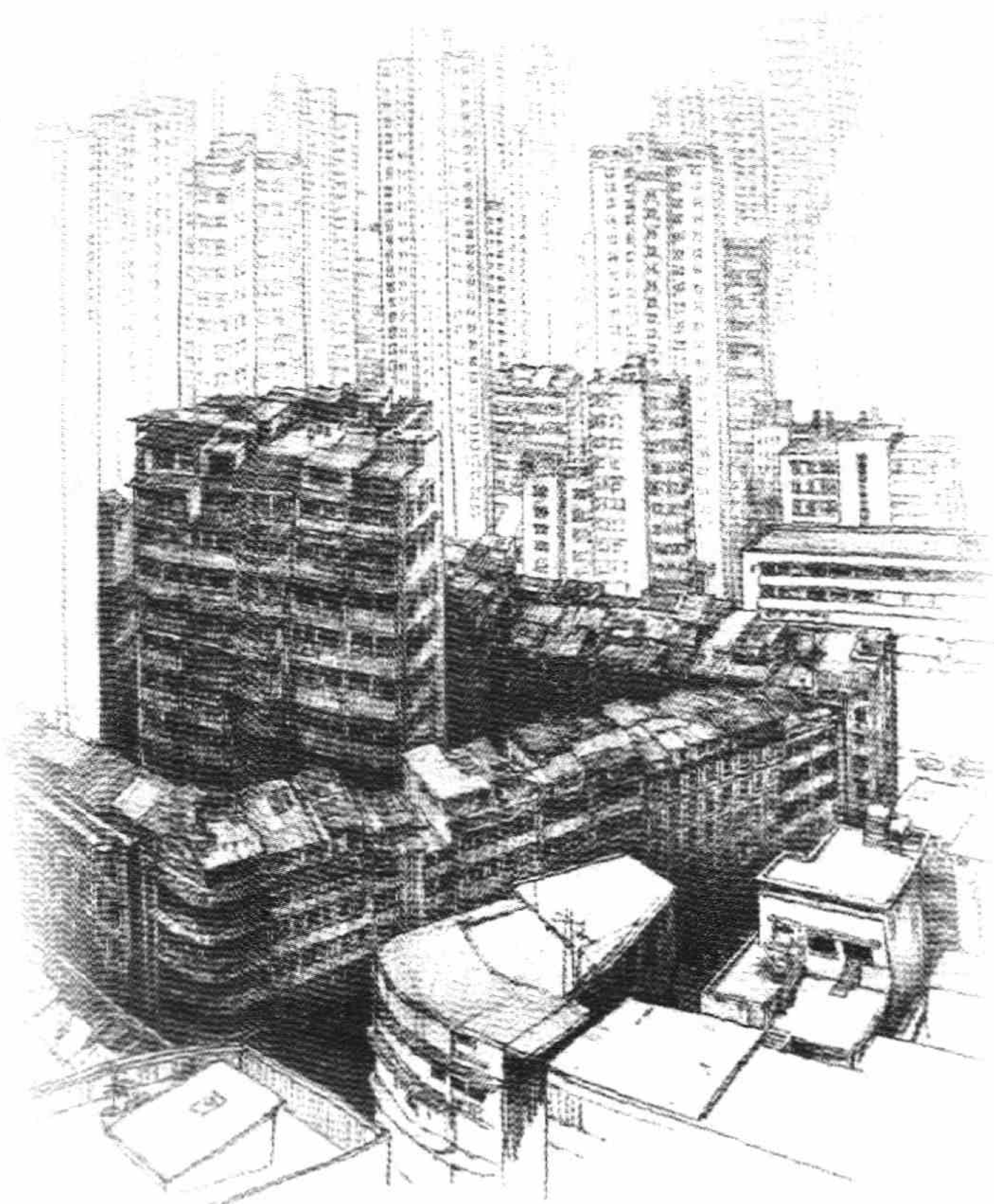
以前的樓宇，除大街道樓下是店舖外，一般橫街樓下大都是家居。日戰後，人口增多，地價水漲船高，故樓宇開始盡佔空間，不只外牆很少有裝飾設計；樓宇還成為了火柴盒式建築，有的連窗口都掛滿衣服雜物，並僭建鐵籠，十分難看，毫無美感。在大街上看，就是一排排積木，連透風空間也沒有。

九十年代後，雖然單位被規定要有獨立空間使空氣流通，但可能是建築力學進步了，或發展商要多賺一點，故樓宇愈建愈高，街道也相繼收窄起來，視野狹隘使繪畫的透視難度也增加了，不是一般初學者可把握得到的技巧。此外，樓層改建成幾何式；再加上冷冰冰的鋼窗、石屎及玻璃外牆，整體頓時變得枯燥無味，繪起來自然就不會有勁。

記得我出身的時候，市區內還有村屋，例如尖沙咀加連威老道、深水埗李鄭屋村、跑馬地、大坑、上環、西環、香港仔等。可惜當年我初入行，技巧不足，不然定會留下更多有價值的寫生畫回憶。而現在尚存的還有薄扶林村、柴灣客家圍的羅屋（現作為民俗文物館）、黃竹坑新圍村、九龍城衙前圍村、茶果嶺村等。

當年的中環蘭桂坊，和現在的地形一樣是曲尺形，不過那時候前後都建有石牌門坊，內裡是一個屋村，有廟宇及大牌檔。蘭桂坊對面的榮華里以前也是村屋，也一樣建有門樓牌坊。於六十年代，一次祝融把蘭桂坊全村燒掉了，舊建築蕩然無存，現改建成充滿歐陸色彩的飲食街，打造成外國遊客喜歡的地標。每逢外國節日、新年及三月蘭桂坊節，那處人們均會熱鬧狂歡。

時代變了，本來人應該隨之改變，可是我還未跟得上。近十多年前我已經把城市街景的寫生擱置下來，以後就讓有心人繼續描繪下去吧！



新舊交替－西環（1992）

舊時行業



警察

大概沒有一個國家或地區是沒有警察的，亦相信一般市民對警察或多或少都有點戒心及保持距離。

警察的工作就是要維持國家及社會的治安和穩定，保護市民的生命和財產。當執行任務時，總有機會引起部分市民的不滿和衝突。而近代人強調人權、民主、自由，不時引發示威活動，甚至發生流血暴動，故有防暴警察之成立。

香港開埠初期，治安十分惡劣，只靠英軍來維持法紀；後來港府才委任陸軍軍官威廉堅為維多利亞裁判司，即警察局長兼審判官。有鑑於盜賊猖獗，威廉堅於一八四四年開始組織警察部隊，當時隊員只有二十八名，並只在日間出勤。

一八六二年，警隊招募了二十五名印度人當夜班警察，直至中央警署建成後，警隊規模逐漸擴大，不過大都是退休英兵和印度人，還是沒有華人任職。當年兒童都取笑印度警察：「ABCD，大頭綠衣，捉賊唔到吹咇咇！」



尖沙咀水警總部（1970年代）

早年警隊裡，除了英軍就是印度人，他們說的是英語，對華人經常說：「Charge你！」華人就譯作「差你」，於是自然就稱印度警察為「嚤囉差」，因他們的包頭像菠蘿，從此警察也被稱為「差人」。

後來開始有華人加入警隊，但中國人有句話：「好仔唔當差！」做父母的，都不願自己的兒子當警察，認為沒有出息。而事實上，當年的警察質素參差，且時與黑社會勾結。直至一九七四年廉政公署成立，社會才開始廉潔起來。另外警隊現也規定入伍者需有高中程度，令警察的品質紀律得以提升。

警察的生活一向都是處於高度警覺性之中，所以他們的神經很難鬆弛下來。某一天，劉啟法和尹漢興兩位督察突然來找

我，邀請我為他們籌備成立的警察書畫學會（早稱「中西畫會」）任西畫導師，目的是藉此減輕及紓緩警察的工作壓力。據他們所說，當同袍退休後，很多都在一兩年後就去世了；而成立書畫會的目的，除了教授他們繪畫知識及技巧外，更能讓其生活有所抒發及寄託，以盡量減少不愉快的事情發生。結果我答應了，書畫會於一九八六年成立，我擔任了他們的第一位導師。書畫會直至現時還存在，有部分警察更成為了專業的書畫家，並不時到境外交流切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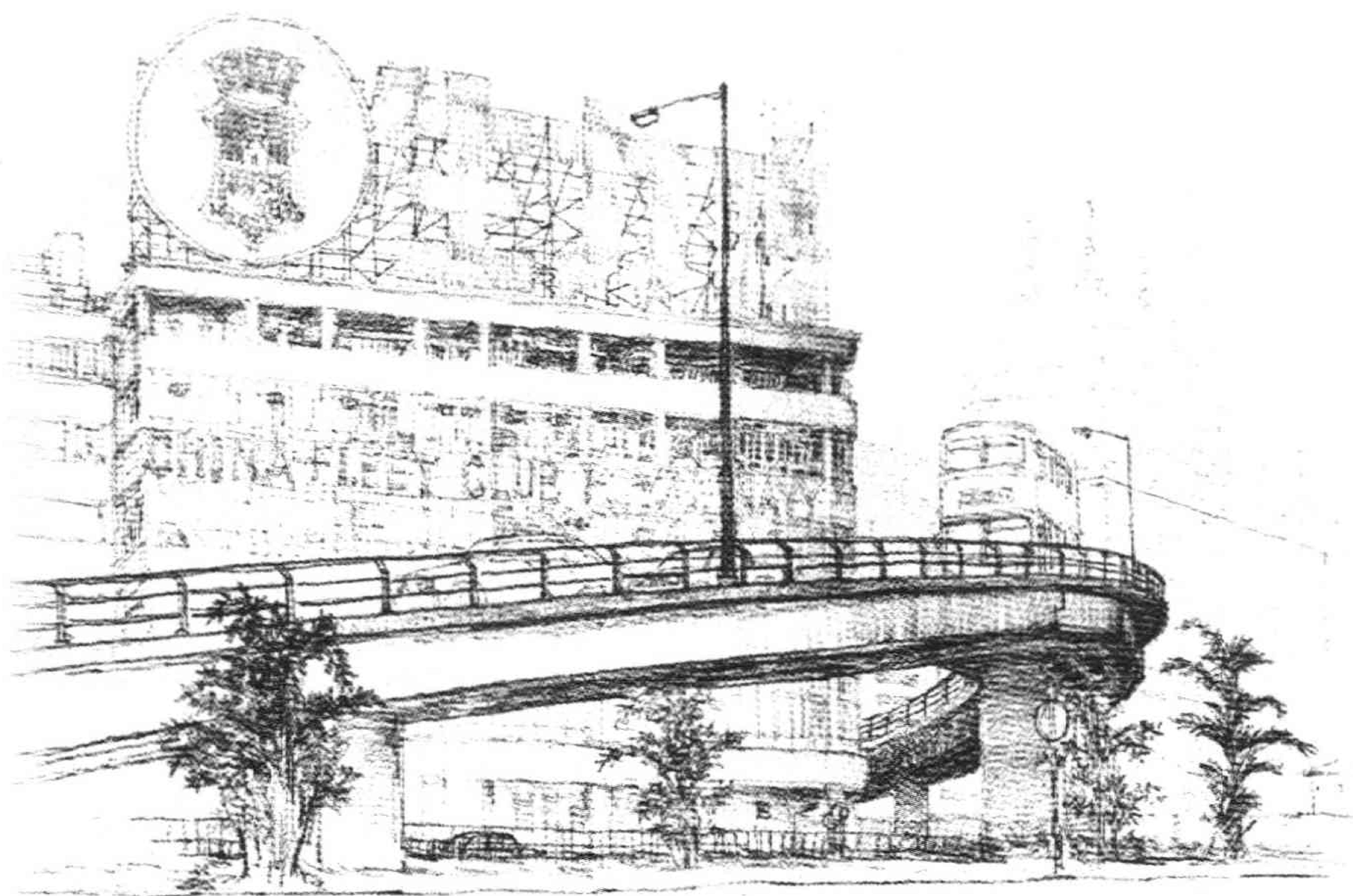
海員

香港是一個海港，由於以前是英國殖民地，故有皇家海軍駐守，並以中環添馬艦為基地。

此外，香港又是一個商埠。早年航空業較為落後，重擔就落在海運之上，海運自然十分繁盛，海員人數相對眾多，因此最大的工會就是海員工會。

在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五年，海員就曾因發起大罷工而扼窒本港經濟。一九二二年一月十二日，香港海員工會向僱主提出加薪及改善待遇等要求，遭到拒絕後，海員發起罷工，工會則向罷工海員每人每日資助四毫五仙至一元的生活費，短短一星期，已有六千五百人參加，致使香港海運幾乎癱瘓。至一月底，連運輸工人也加入行列，人數增至三萬多，後更因港府逮捕罷工領袖，使人數激增至十萬以上。罷工群眾甚至離開香港，令這裡成為死城。

罷工共持續了五十六天，港府最後只得低頭讓步及道歉，並答應將先前除下的海員工會牌匾重新掛上，事件才宣告平息。行動結束當日，到處人山人海，像過節一樣，海員群



眾放炮竹，並舞龍舞獅助慶。以前海員工會可算是香港工會的龍頭，現在則由工聯會取而代之。

另外，因為本港經常有外國商船和軍艦來往及訪問，因此在灣仔海旁設有接駁碼頭，軍器廠街則建有海軍俱樂部，軒尼詩道建有海軍及海員大廈，俗稱「水手館」，以提供娛樂及住宿。這兩座建築都已先後被拆卸重建。而早年灣仔一帶也因應招待海員而使酒吧及舞廳林立。

殯儀

香港地少人多，甚至淪落到「死無葬身之地」的地步了！現在墳地已沒有永久性，近年甚至連骨灰龕位都趕不上死亡數字，有人要越境去埋葬，故政府多鼓勵市民採用火葬或海葬儀式。

紅磡建有三座殯儀館，其中一座是由政府資助建立的：本來是希望免費照顧一些貧窮人家，怎料開辦了一段時期，甚少人去光顧，主因是中國人「死都要面」，後人為前人做的最後一件事，一定要做得大方體面，不能讓親戚朋友說不孝，於是這座政府殯儀館曾一度關閉。其實很多人都不懂得珍惜與家人朋友之間的關係，當父母去世時才想起：「樹欲靜而風不息，子欲養而親不在。」

香港大概於七十年代才有殯儀館這門生意，以前白事一般都在家裡進行。老人家臨終一刻，都希望在自己家裡度過，認為有兒孫在旁，是三世修來的福氣；對下一代來說，這也是一種孝道，很少人願意在醫院裡過身的。

從前遺體是不宜從正門移出的，此舉被視為對後人不吉利。因此當年的樓宇如有騎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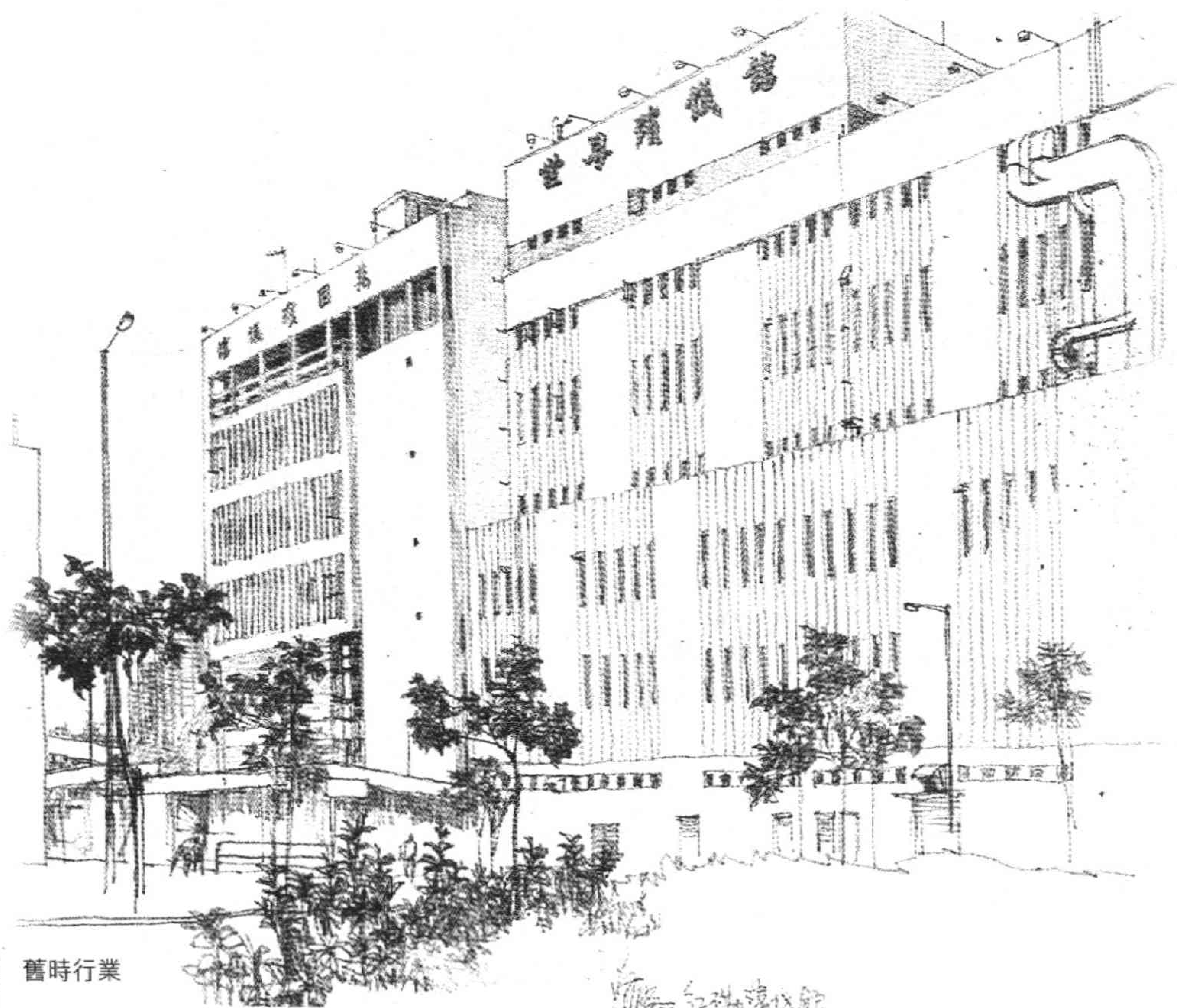
殯儀仗隊（1950年代）

或露台的，會在街上搭建起竹梯（俗稱「天梯」）直達所住樓層，築上平台來安放棺柩；遺體亦會放在平台上，到大殮出殯時才被移走。如果家裡沒有騎樓露台，就會把窗框拆下，以便移送遺體。

政府也設有厝亭，以便經濟不好的家庭可舉行簡單的送終儀式。現尖沙咀漆咸道理工大學側本設有公眾厝亭，以方便接收從新界以火車運來的遺體。當年遺體就停放在火車卡內作最後的儀容化妝，而這行業規定要由女性擔當，因曾有男士姦屍！

七十年代之前，由於當時車輛不多，政府是容許出殯行列在街道上行走的；還會派出交通警察為出殯隊伍開路。有錢人家會藉此機會向街坊炫耀，安排中西儀仗樂隊浩浩蕩蕩為死者致敬。送行樂隊亦有由親戚朋友聘請來作為對死者的獻禮，樂隊愈多，愈顯示死者生前朋友遍天下，地位崇高；再加上子孫多，哭喊聲愈大，就代表後

人對先人愈難捨難離，盡顯孝心，當年有錢人還會僱用別人代哭。送殯者有步行的，也有坐人力車或房車的，送殯行列陣容愈鼎盛，就愈顯現家族威風，場面十分熱鬧，相信死者也會安息，含笑下黃泉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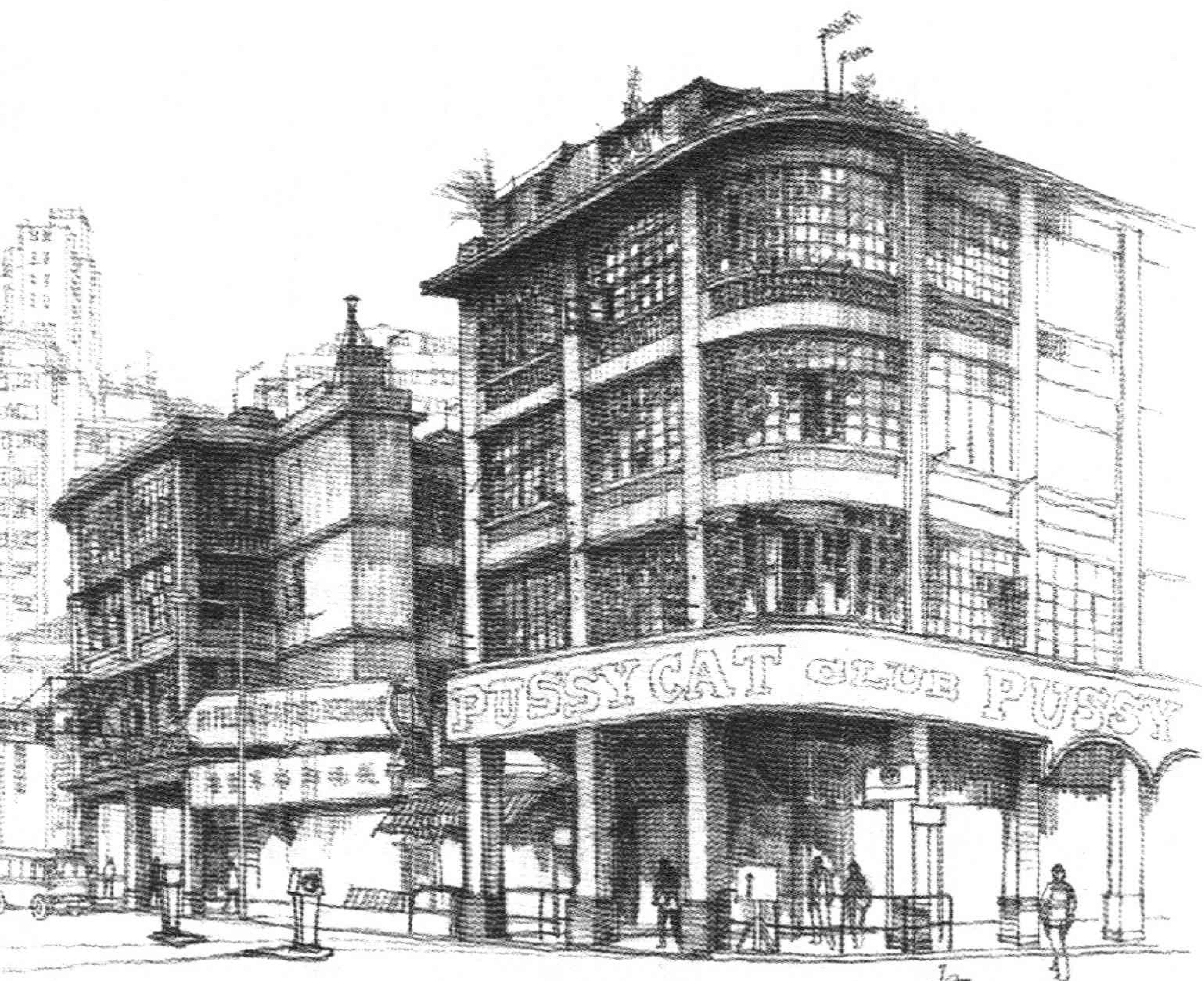
娼妓

香港開埠初期已經有妓寨。早在一八四五年，港府便建立了性病醫院，原因是英軍及海員很多都染上性病，而建院的經費竟是由抽取「妓捐」來負擔的！

某些行業內會設有中間人的角色，所謂「經理人」、「代理商」、「中介公司」等；而在這個行業內，中間人則被稱作「鴇母」、「龜婆」或「扯皮條」。當年要找妓女，一定要通過酒樓內的「伙記」買一張某妓院的「籌」（又名「花紙」或「花箋」）；這張籌索價一元，故後來人們稱之為「一蚊雞」，因為廣東人也稱妓女為「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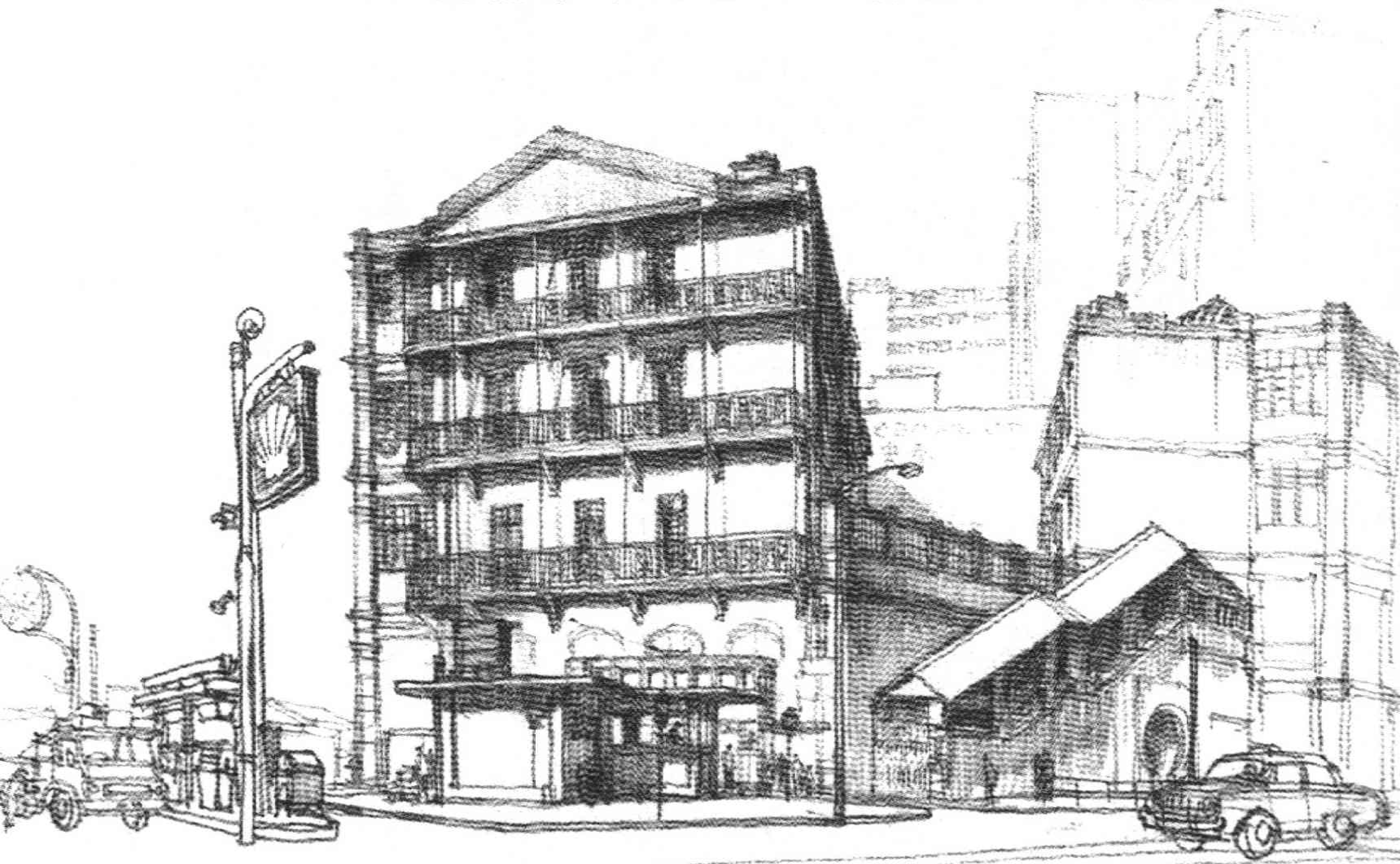
一八七九年，港府為了方便徵收妓寨及妓女的營業牌税，決定娼妓合法化。當時妓寨集中在上環水坑口及灣仔天樂里一帶。直至一九〇三年西區填海工程完畢，同時電車又可通達，於是翌年港府就迫令妓寨妓女全部遷往石塘咀，作為地區的開發先鋒。後來文人墨客及電影話劇編導撰寫出不少靈與肉的塘西故事，使香港這段荒唐放曠的歲月廣傳下來。

一九三二年，港府開始禁娼，最初是洋娼和東洋娼，到一九三五年連中國娼妓都禁止了。不過需求仍在，自然禁制不住，只是從「檯面」轉為「地下」交易，公娼變為私


PUSSY CAT CLUB PUSSY

娼，這變相令「導遊社」、「三谷池」、「電召」等架步崛起。一九三九年就有一份《香港導遊專刊》出版，內容是介紹「導遊小姐」。一九七〇年代，香港又出現了「健康中心」、「蒸氣浴」、「伴遊女郎」等。直至回歸前，又有所謂的「俱樂部」、「魚蛋妹」、「徵友女郎」、「一樓一鳳」等相繼出現。現在則發展至所謂的「性工作者」及「援交」等等。

香港舞廳的生意則是名正言順的，屬於有牌經營，始於一九三〇年。不過舞女與客人出鐘在外幹任何事，均與老闆無關。一九三一年舞廳還出版《后影》及《香港花場》等刊物來宣傳舞女；其中石塘咀的稱為「石花」，九龍油麻地的則稱為「麻花」。舞廳至今已發展成夜總會了。



媽姐

以前的順德女性，有些離鄉別井去到城市打工，並因為不願受到男人的束縛而沒有結婚，很多都寧願為別人打住家工過活。在鄉間，常有「梳起」不嫁的婦女住在一起，互相照應，並靠自己的勞力謀生（例如養蠶、織絲綢）。她們的住屋被統稱為「姑婆屋」或「媽姐屋」。傳說北角的七姊妹區，就是因為早年有七位結拜金蘭姊妹一起跳海自殺而得其名的。

這些不嫁的順德女，都留有長長的辮子，故有稱為「自梳女」。來到香港後，她們打起住家工，不收工錢，只要僱主提供食宿便可以了。當年很多有錢人家都願意收留她們，因為她們擅長烹飪，又幫忙做家務，真是求之不得。大多數媽姐都能夠很快成為僱主家庭的一份子，被當為自家親人一樣，當中亦有不少會做一輩子。而她們又會把小主人視為己出，十分愛護。

如今媽姐已經不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現代的菲律賓及印尼傭工，但性質已完全不同。以前我家大廈還住有一位媽姐，她留有一條銀白色長長的辮子，十分搶眼。可是早前聽管理處職員說她已經過身。媽姐是一個時代的記號，留下了人與人之間相處的溫馨美好回憶！



群眾聚集的中環皇后像廣場（1971）

咕哩

「咕哩」是早年香港的特色。因這裡是一個商港，有著許多大小貨運碼頭，尤其是西環，海旁可以說全都是貨倉。無論是從中國大陸或台灣，又或是從外國進口運來的貨物，用於內銷或是轉口也好，都要先貯存在貨倉裡。此外，遠洋大船不能直接泊碼頭，要通過躉船作轉運。這一上一落搬運貨物的工作都需要人手，而那些搬運工人，就被稱為「咕哩」，這可能是由「苦力」的音韻轉過來。

當時，屬於同鄉的「咕哩」會成立所謂的「堂口幫會」。為了生計和利益，常與另一幫爭地盤，甚至互相斷殺。而當碼頭的「咕哩」年紀大了，幫會就不再續聘，於是他們就只好個別站在街頭接些散工。以前沒有小型貨車用作搬運，當有貨物需要工人搬運或者有人家搬屋，就會聘用這些街頭「咕哩」。



等待工作的苦力 (1959)

在香港開埠初期，大部分中環大洋行都有私人小碼頭。當貨物運送上岸，便可直接搬進地下貨倉，而樓上就是寫字樓辦公室。

現今香港已發展了現代化的貨櫃碼頭，運貨已由機械取替人手，所以「咕哩」時代早已畫上歷史句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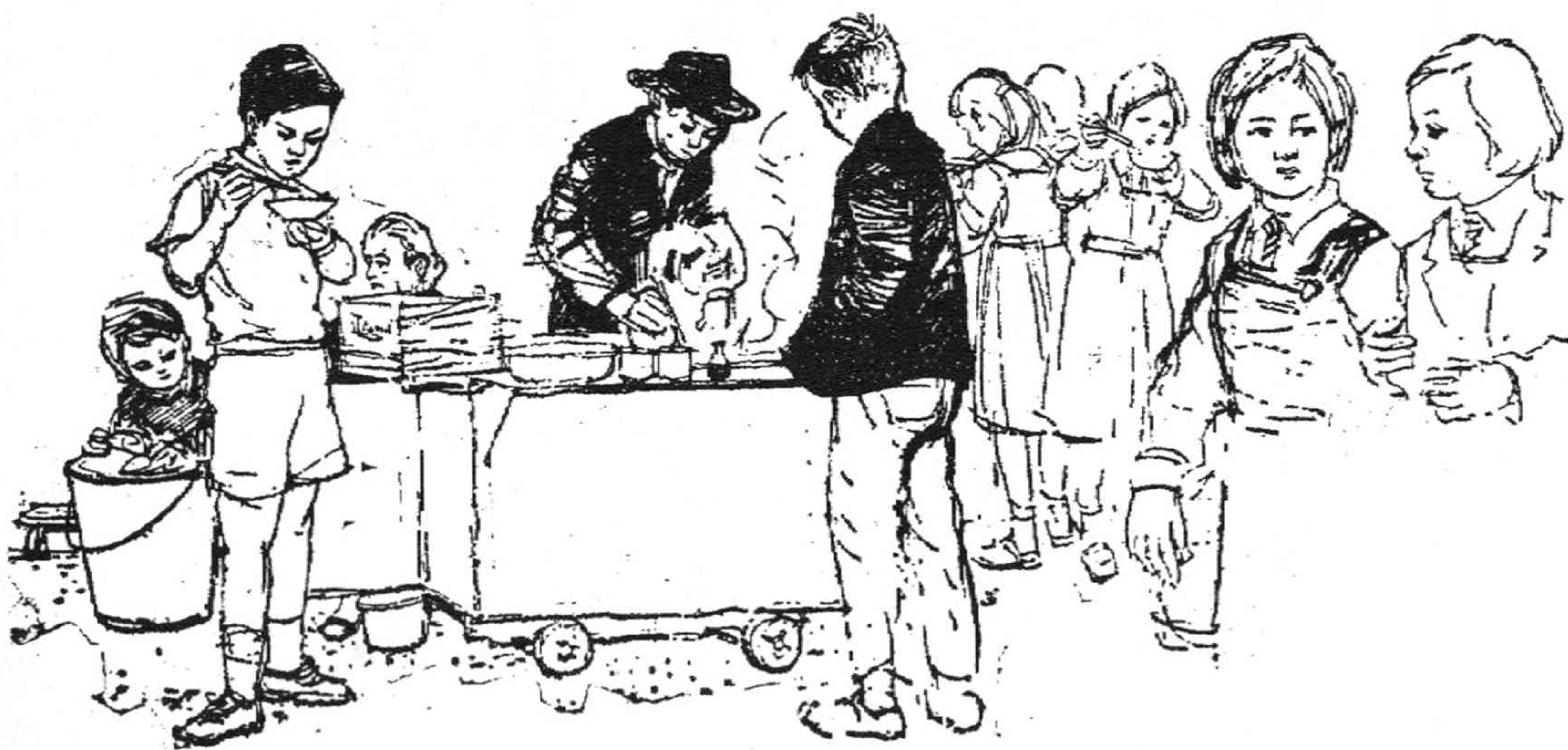
苦力（1951）

街市小販

人離不開「食」，故任何有人聚居的地方，就一定有「街市」。早年街市除了有牌合法的小販做生意外，周邊也有不少無牌小販檔。

當年無牌小販在街道旁搭起簡單的帳篷檔口擺賣，政府也管束不了，因為只要他們肯派黑錢的話，警察是會坐視不理的。倒霉的就是那些派不起黑錢的小本小販，警察的對待是十分兇狠的，我就曾親眼目睹警察扯著女小販的頭髮上「豬籠車」，連貨物也充公，真悽慘！

現在香港及九龍雖然都有類似女人街的小販檔街，但街邊的流動無牌小販還是一樣存在，而在經營上他們更為警覺，會派人在街頭街尾「睇水」，隨時「走鬼」。另外，現在已不是由警察去執勤了，改由小販管理隊去監管。一般會先作警告，如不聽從才採取行動，貨物也不會全數充公，只拿部分作為呈堂證物。



麵食小販檔（1960 年代）

理髮

記得小時候，可能由於經濟問題的關係，很多小孩都是由自己的父母修剪頭髮的，甚至大人都會自行修剪。而去理髮店剪髮的男孩，大都把頭髮剪得短短的，修成所謂的「陸軍裝」。以前的女孩一般紮孖辮，婦女就多數梳髻，會用由鋸木舖拾回來的刨花（木片）浸水成漿來自梳。

光顧理髮店，當然收費要比設在後巷的檔口貴（現今這種在巷內的理髮小檔子還存在）。當年人們在理髮後，大多會回家自行清洗，可慳得慳！另外還有流動上門或臨時在街邊擺檔的理髮師，費用當然更為便宜。

早年上環水坑口的大笪地有很多理髮店、命相館，中間則是平民飯店。那裡所有的理髮店都是不收費的，因為是用來培訓一些理髮學徒。那年代只要你不計較剪出來的效果，不妨去試試，一來可慳錢，二來也為人家提供實習機會。

後來，上海人來港經營理髮店，令理髮開始成為人們生活面子的一部分，並且是一種享受。上海理髮師很講究，店舖的設備也較先進，除了替人家理髮外，還有修面、修甲、

通耳垢及按摩等服務，有些還有茶水招呼。店內又設有吊電風扇（而廣東理髮店盡其量只會請小童為顧客拉動布幕取風），環境舒適，價錢自然較貴，但是物有所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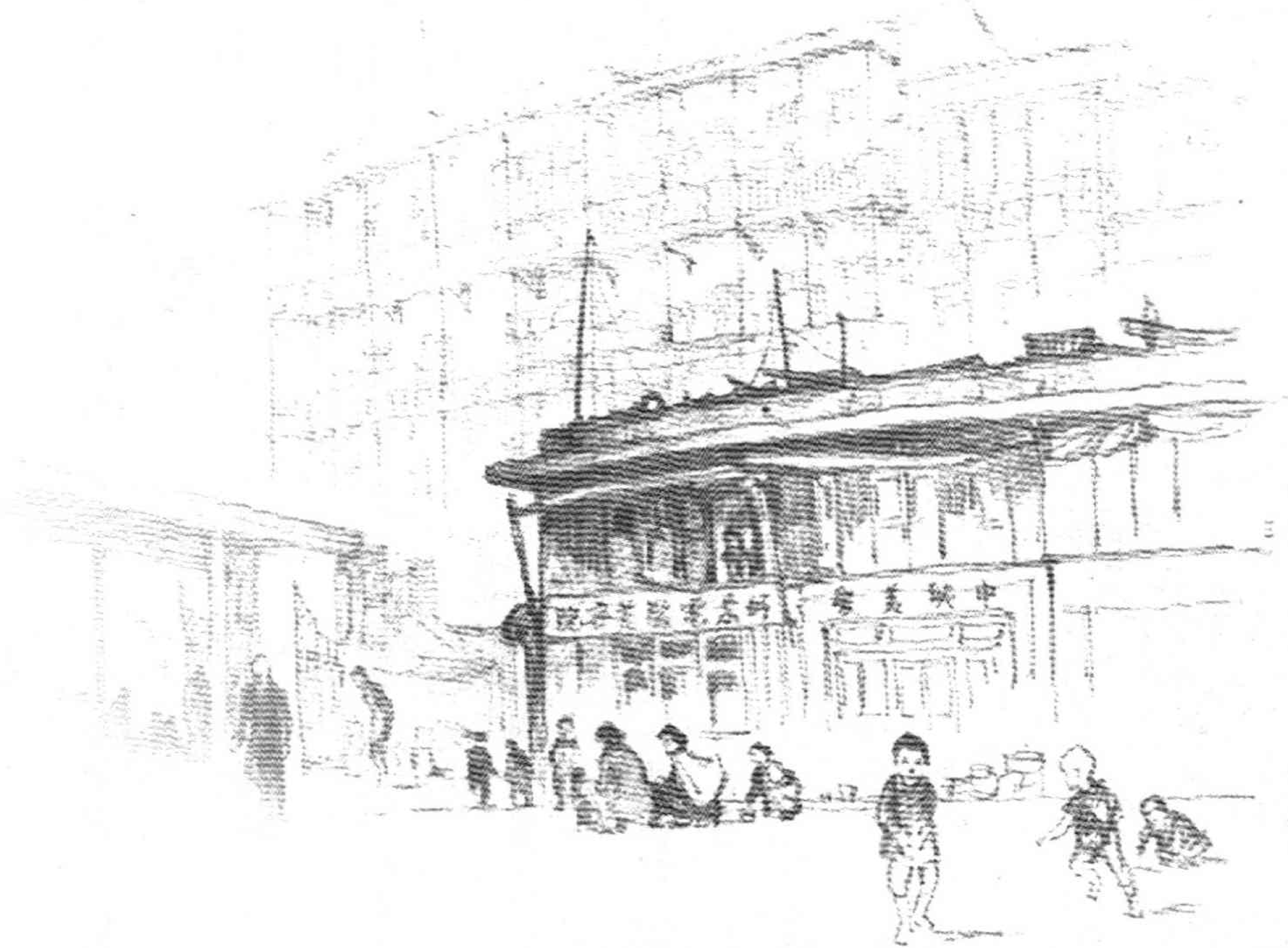
自從「披頭四」訪港後，香港的年輕人就開始留長頭髮，以示自己追上國際潮流、反傳統思想。現在的人更變本加厲，男的留長髮，甚至紮辮，相反女的就剪短髮，也許會弄致別人以為有人入錯廁所！亦有人把頭髮作為造型藝術來加以打扮設計，如雞冠型、蘑菇型、波浪型、爆炸型等等，真



理髮（1960 年代）

的把頭髮玩弄得千變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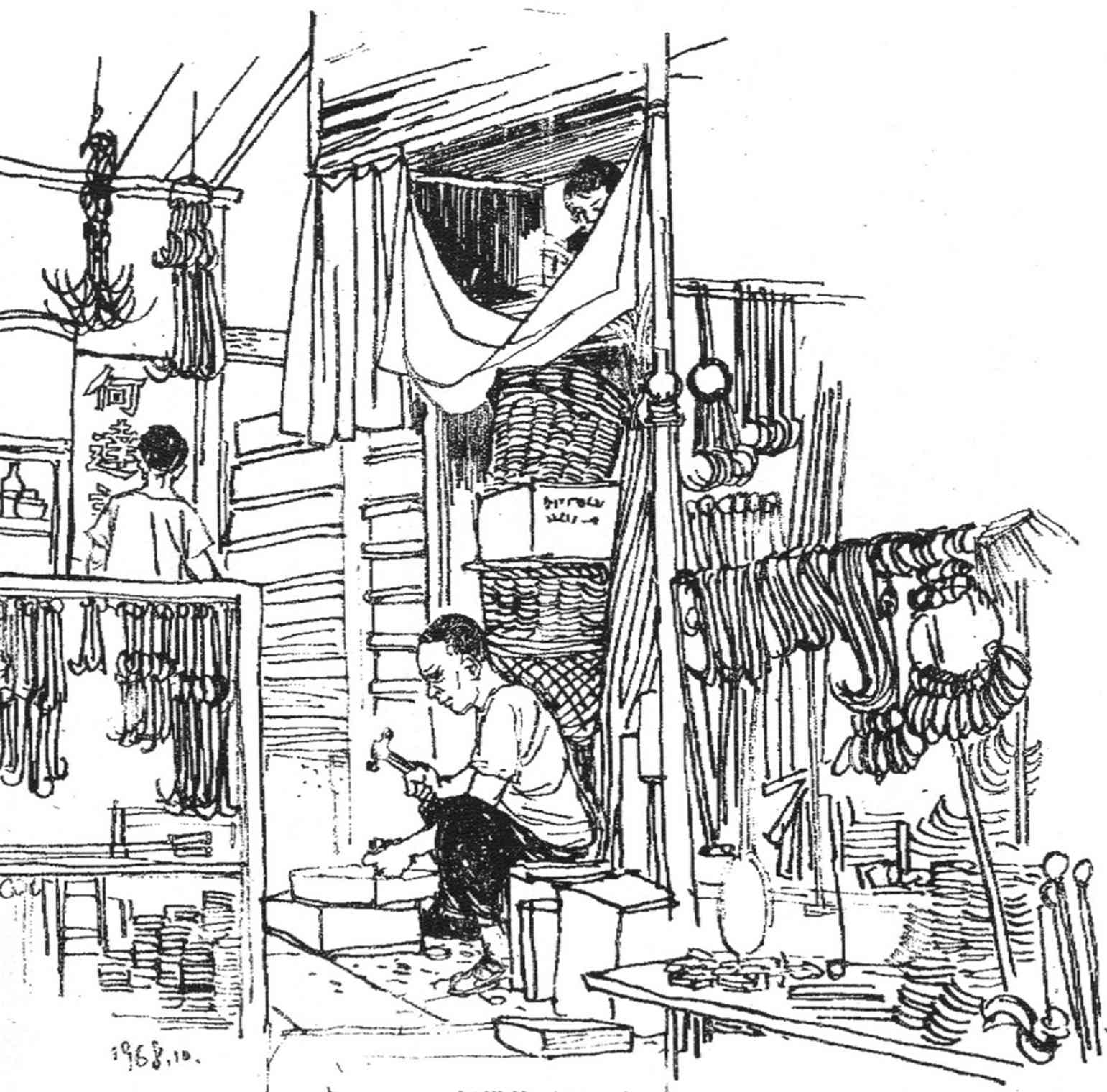
近年頭髮又興染色，有局部的，也有七彩的。有一次我在街上走在一位女士的身後，見她整頭白髮，不過她的打扮及行路姿勢卻不像是個老人，後來看到她的正面，原來是一位少女，真是未老先衰！理髮業也隨著時代及年青人的喜好而改變，亦可說人們的心態與前人已大有分別，人生價值觀都截然不同了。



打鐵舖

以前人們生活上的必需用品，除了木製外，很多就是由鐵或鋅製造的。當年科技落後，自然就要靠人手搥打出來。而打鐵店舖大都設在一般小市民居住樓宇的地舖位置，很不幸我家對面就有一檔！

打鐵匠一早就開工，由大清早做到傍晚，而且不止一人開工，真是嘈吵得很！可恨是當年政府還沒有成立投訴的機制，街坊只有啞忍。如果你能夠把打鐵聲當作一種原始敲擊音樂來聽，心情也許會好過一



打鐵鈎（1968）

些！其實打鐵也有一定的節奏感和輕重，要是任意亂搥的話，相信這個打鐵匠的工藝也不會好到哪裡去，因力度不平均。

後來塑膠製品開始興起，打鐵舖便逐漸式微，甚至遭到淘汰了。

想當年還有製木屐、天秤、算盤、彈棉花等手工藝街舖；現在已一一成為集體回憶了，不過亦只有老一輩有回憶，因為年青一輩根本就見所未見，不知道是甚麼。



打鐵工人（1965）

大眾秘書

早年來到香港謀生的人，大都是目不識丁的農民。如果他們要向大陸鄉下的親人報平安或問候，便要託別人為他寫信。當年香港的郵政局旁會有「寫信佬」為人代筆，他們也被稱為「大眾秘書」。

「大眾秘書」的工作並不簡單，除了代人寫家書外，有些略懂英文的，還會代人填寫政府各部門的申請表格和求職信，有時還會承接寫大字招牌、標語和揮春等案子。這些秘書的中國書法通常也有一手，因此他們也被稱為「萬能秘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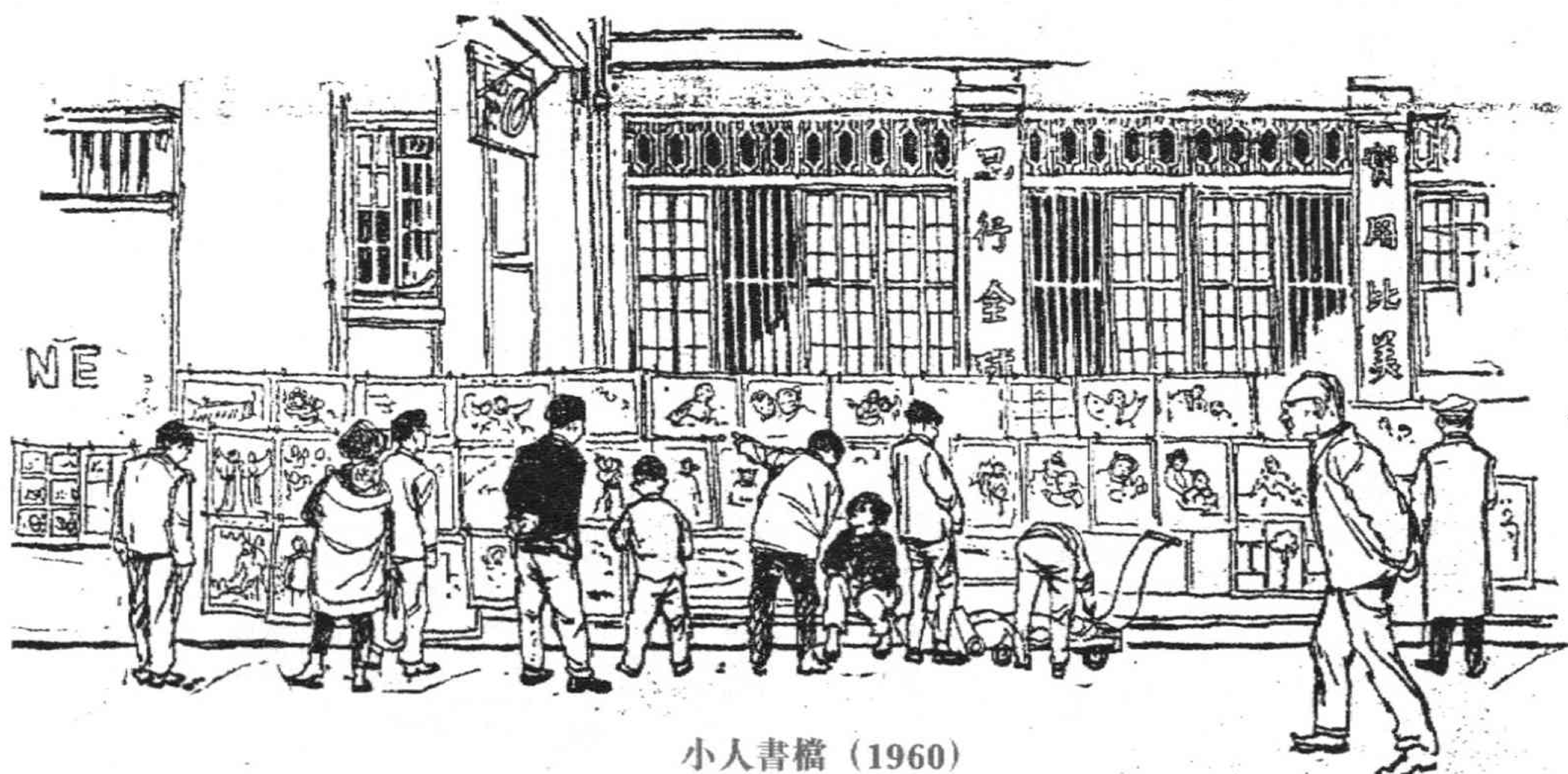
寫招牌（1975）

小人書檔

以前香港沒有公立圖書館，只有個別學校內自設供該校學生閱讀的小型圖書室。孩子們想看課外書不是容易的事（其實很多兒童連讀書的機會也沒有），書店也很少，而適合兒童看的書更是少之又少。

還好當年街邊有些「小人書檔」可以租書，那是專供兒童閱讀、以連環圖形式印製的小書本，以圖為主，文字簡單，多是由上海印製出版的，黑白印刷，內容多是關於中國古代歷史及英雄的故事，如《七俠五義》、《三國誌》、《白蛇傳》、《聊齋》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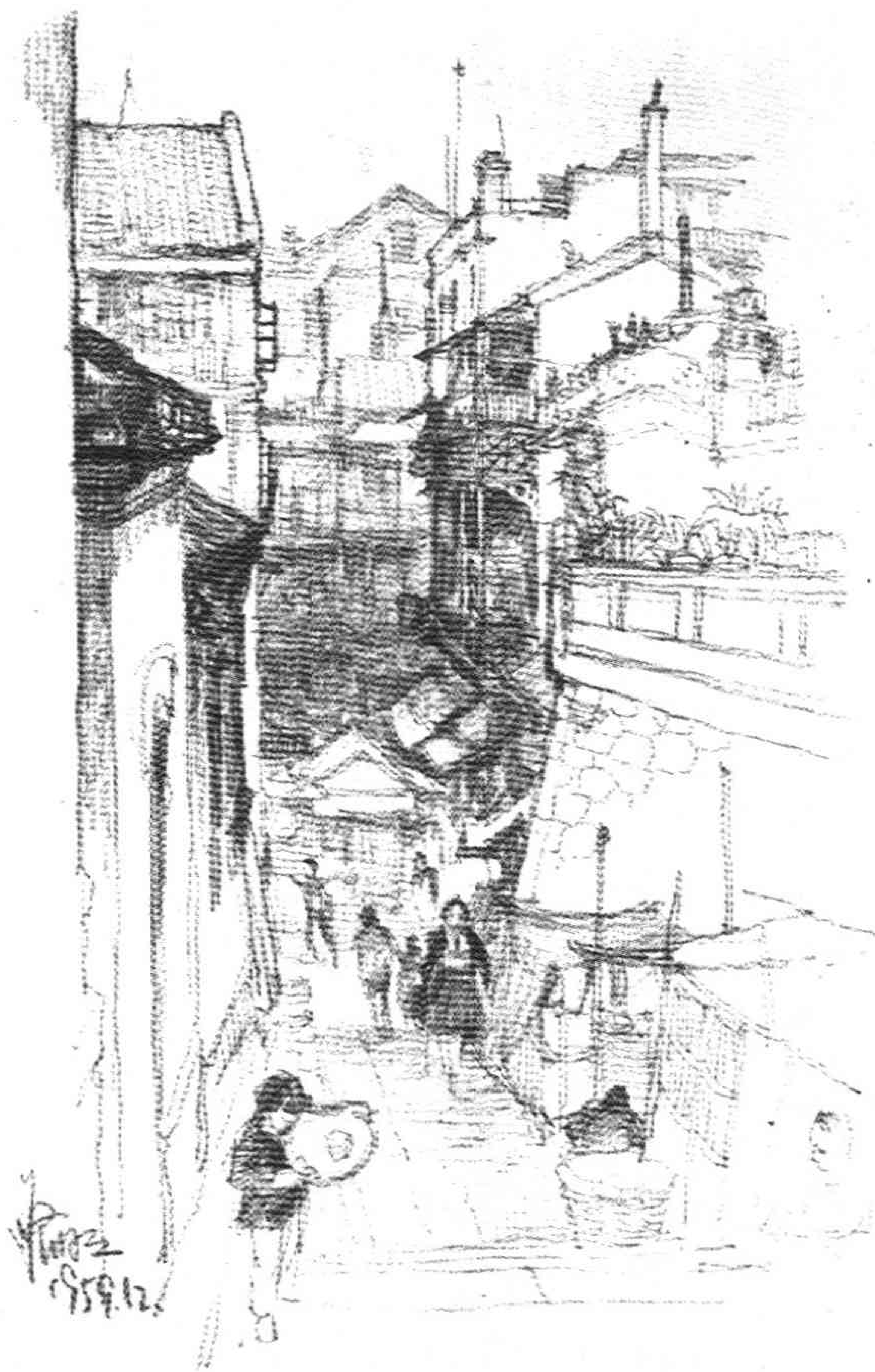
這些小人書檔多設在巷口或圍牆邊，檔主將書的封面貼掛在壁布上，方便小讀者選取在



小人書檔（1960）

現場租閱，一本五仙左右。牆下會放置一排排小凳，讓孩子們坐著閱讀。有時幾個孩子租了一本書圍著一起看，檔主也奈何不了他們的。另外也可以外租回家看，而外租的很多都是成年人或婦人，大概是不好意思跟小朋友一起坐在街上看吧。不過外租是要先交保證金的，恐防有去無回，或書被損壞。

我們不要小覷這些小人書檔，其實當年這樣子培養了不少兒童閱讀的興趣，並增加了他們不少知識，對社會多少也有正面的貢獻。



當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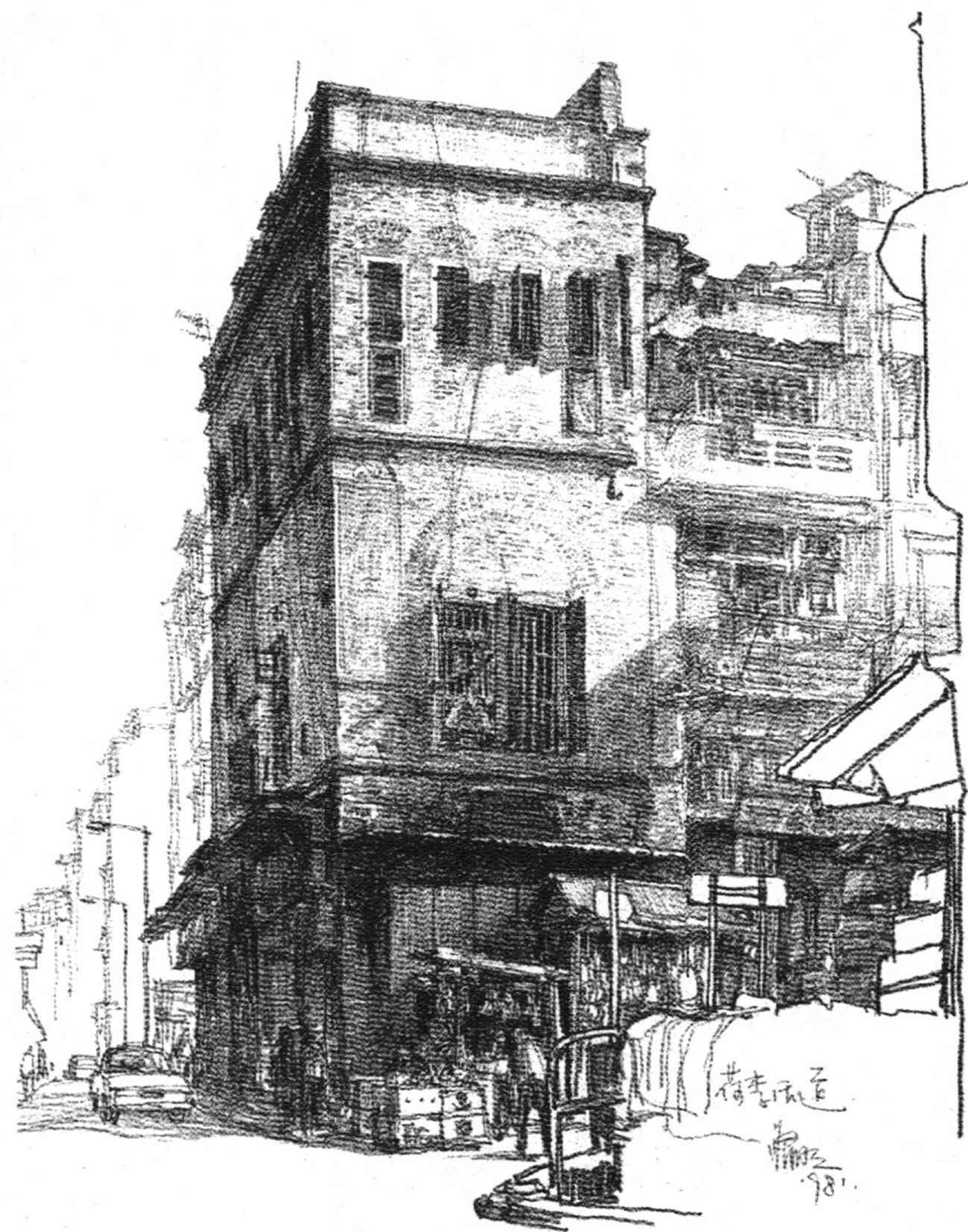
典當業在中國唐朝已開始出現，到宋朝時就更為普遍。香港很早期就有典當這行業存在，且十分蓬勃，原因早年大多數居民都不富有，隨時需要現金周轉，便會把身邊稍為貴重的東西拿到典當舖去抵押，以暫換來一點錢去應急，甚至是開飯。有人夏天就把棉衣棉被拿去當押，待冬天有錢時才去贖回。

典當的形式有兩種：一種是暫時性的，有日子規限，待有錢時便可以贖回，而過期就斷當了；另一種是直接當斷的，以後都不能贖回，押的價錢就會高一點。至於鑑定典當物品的人則被俗稱為「二叔公」。

記得有一年，我和一班同學在紅磡寫生，有一頑皮的同學偷偷把我的一幅寫生畫拿到附近的典當舖去舉，竟然當到十元八塊回來！可能二叔公同情他吧，真搞笑！最終那點錢都給同學吃喝花去了。

典當舖最正統的建築設計，是碉堡獨立型的，四邊窗口設有鐵枝，而窗門均用上堅固的鋼鐵製造，因恐防有賊人圍攻。典當這行業，隨著銀號、銀行的興起而逐漸式微，現今

香港已所餘無幾了。現存在元朗舊墟的「普源押」，可說是真正舊式的傳統鄉間當舖，應好好保留。



荷李活道舊典當舖，是市區內最後一間當舖，現已拆卸了。(1981)

接生

早年中國婦女都不太接受由西醫接生，通常她們都是請接生婆回到家裡幫忙，窮苦人家甚至會自己動手。以前人們認為在家生產，可帶旺家宅。我家數兄弟姊妹，都是在家裡出生的。

當年的接生婆，一般被稱為「某某三姑」或「某某六婆」，雖然也有部分是合格註冊、較為專業的，但至八十年代後都漸被淘汰了，是不是政府立例取締了？這就不得而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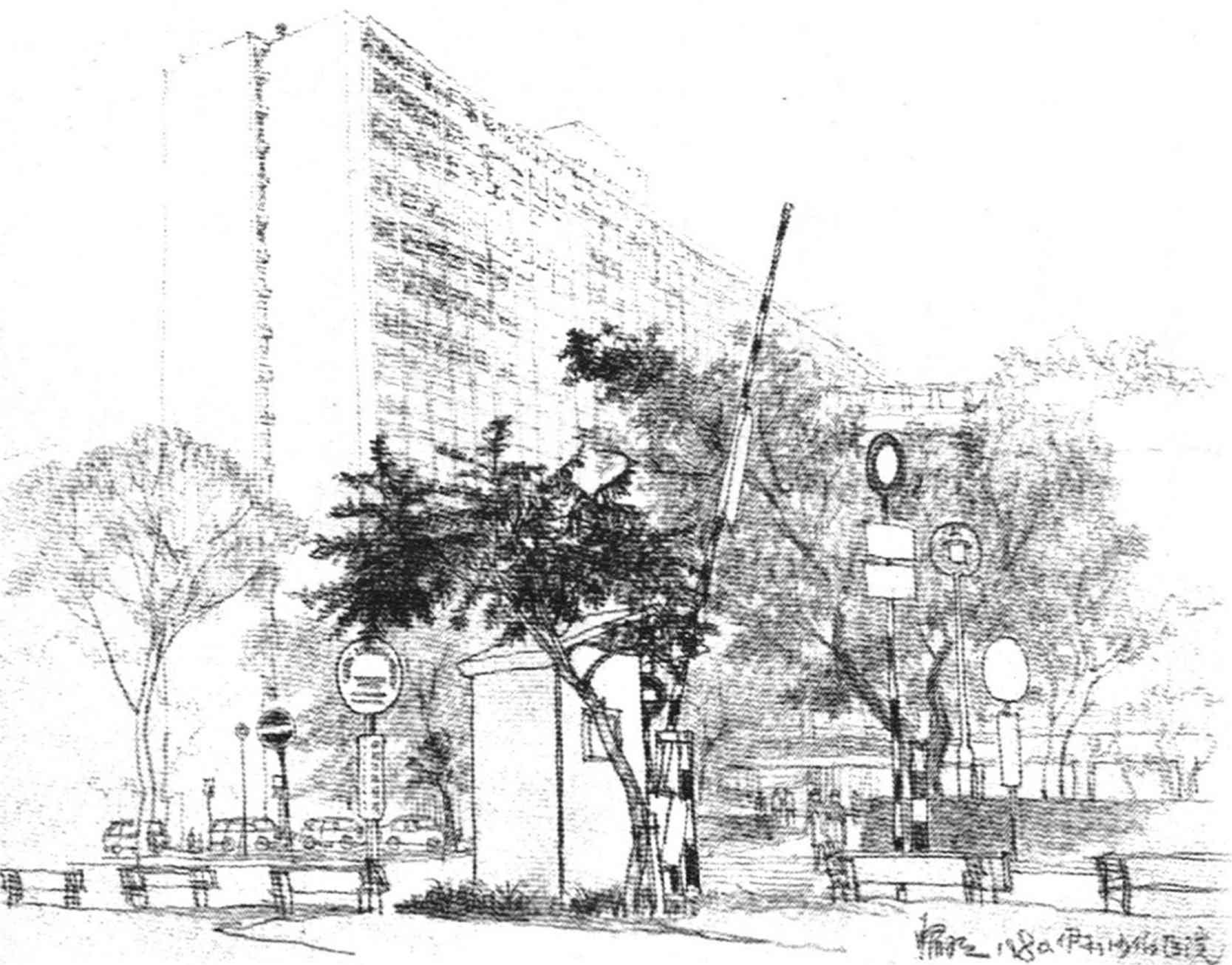
當年專做接生的醫院，有贊育醫院。可是產婦生產是要自備棉花及草紙的，以前的年代，就只有粗糙的草紙（玉扣紙）呢！

嬰兒出生後，父母要帶同嬰兒到生死註冊處登記，領取出生證明書，所謂「出世紙」。日戰前，有些中國人不願作英國奴隸，於是不去登記，我父親便是其中之一，故我是沒有出世紙的。在那個年代，你去申請出世紙，就會自動成為英國屬土公民，成年後就有義務為英國當兵。當年英國還是帝國殖民主義時代，故凡是在殖民地出生的人，多被派往前線。我父親認為堂堂中國人的兒女，為甚麼要為外國犧牲？故沒有必要去申請出世紙。不過，

一旦不幸遇上刑事案，就要被遞解出境，嚴重的還要在額上烙上印記，永不能回來。

一九四九年，中國大陸遭逢巨變，香港人才有身份證明書。那是大概有十寸乘五寸大、對摺的藍色紙卡，而證件改頭換面了多次，才成為了現今的小型智能身份證。

今時今日，無論任何人，只要在香港出生，就可自動入籍成為本地公民，可享有本地公民的一切權利和福利。於是，大陸孕婦就蜂擁而至，弄致近年醫院婦產科爆棚，直接影響本地孕婦應有的醫療服務，使本地人怨聲載道。



二手攤與故衣店

以前香港人生活艱苦，經濟比較困難，很多人沒能力買新的日用品就會去買二手貨。二手貨一般都很便宜，即使是壞了的東西拿去修理就可再用。

當年的二手攤檔大部分都是以地攤形式擺賣，在那年代可以說是任何平民住的區域都會有這些地攤，而主要的集中點有中環嚤囉街、油麻地廟街、深水埗汝州街等，貨源大都是從收買佬那裡收購回來的，有些人則會趁人家拆樓時去拾東西，運氣好時或可發現一些無價寶。

我有一個畫友，他本來也是擺地攤賣二手東西的一份子，一次他收購了一批古字畫和書籍，原來是非常有價值的，他因而發達了，從此搬入舖位，而到了今天他在加拿大也有生意。我自己也曾經在偶然的機會下買了一幅荷蘭畫家林布蘭的複製人像畫，印刷很精美，幾可亂真，最初看到還以為自己執到寶呢！

猶記得早年有些店舖專賣故衣，即是故人留下來的舊衣裳。我媽媽在日治時期就曾買下這些故衣，然後到另一個較落後的城市去賣。



油麻地故衣店（1960 年代）

現今香港也開設了不少二手衣服用品店，生意都很好，因貨源大都來自一些有錢人家或明星藝員，而貨物很多都是他們用過穿過一兩次便不要的名牌，二手價錢只賣兩三折，所以吸引很多人去購買。

每個時代都有著每個時代的產品，就算是同一樣的東西，在不同的年月裡都有著不同的意義。

各行各業

社會上有些行業是因應人們的生活而衍生出來的，亦有一些行業會隨著時代的變遷而消失，這是自然定律，毋須可惜，亦毋須強留。

香港早年有著許多街邊小行業，現已被時代淘汰，甚至遺忘了，如織補、染舊衣裳、洗熨、賣不求人和棉花棒、修面梳髻、磨鉸剪劏刀；還有賣麥芽糖、叮叮糖、飛機欖，及打鐵舖、造秤舖、木屐店，甚至到會酒席、巡遊樂隊、梳起洗嫲（家傭）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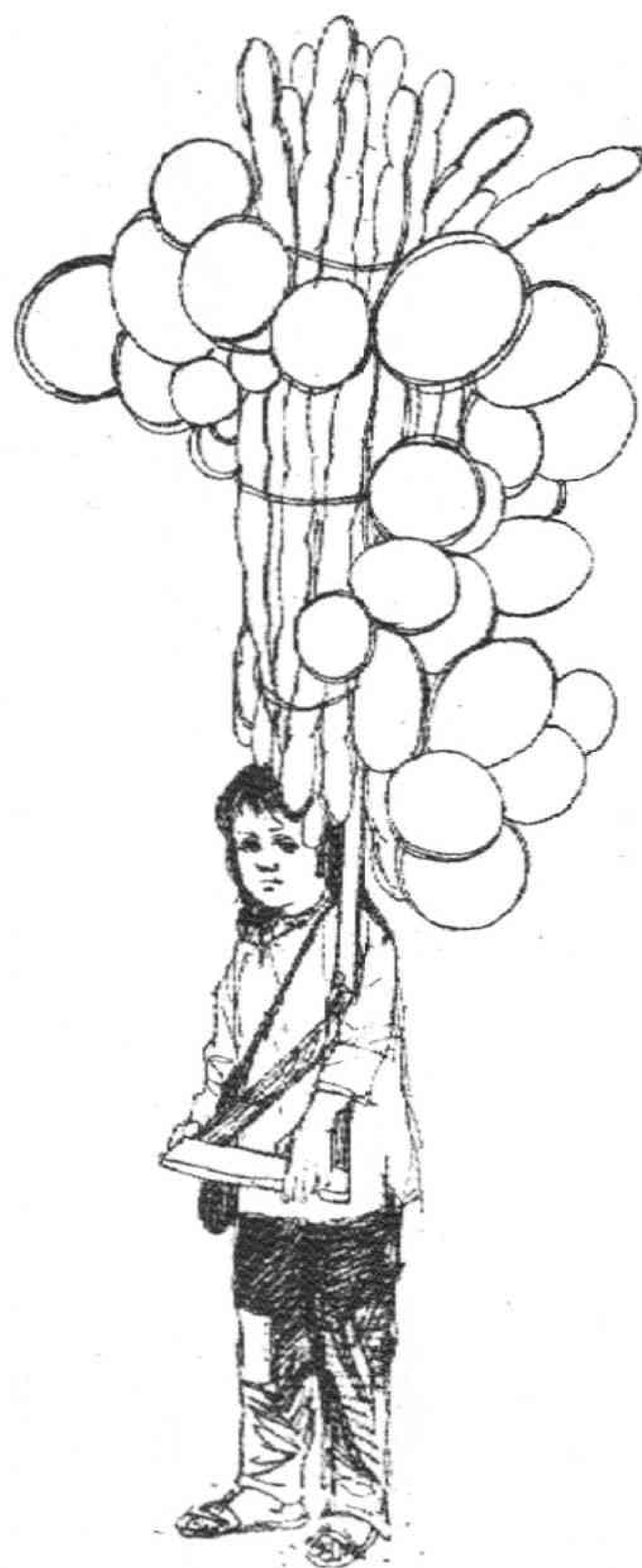
以前旺角火車站前，晨早時間是金魚批發市場，現搬至花園街一帶。而花墟就是早年人們在那裡批發花卉而得名，現在位於花墟道及園藝街一帶，成為了固定市場。另雀仔街也一樣。



賣不求人和棉花棒
（1960 年代）



賣零食（1960 年代）



賣汽球（1960 年代）



擦鞋（1968）



劈柴（1950 年代）



補網（1960 年代）

舊城民生



宗教與民生

最早登陸香港的外來者，其實並不是英軍，而是於一八四〇年已進駐香港的羅馬天主教。香港最早而規模最大的外國宗教，就是天主教會及英國國教聖公會。位於下亞厘畢道的聖公會主教府，建於一八四五年；在花園道的聖約翰教堂，於一八四九年落成；而位於半山堅道的天主教總堂，則建於一八八三年。

其他較為冷門的外國宗教，有猶太教、回教及白頭教（拜火教）等。至於本地的佛教、道教及儒教，一般都是民間性的，早年並沒有甚麼組織。其他如天后、觀音、洪聖、濟公、侯王、黃大仙等廟宇，都不是一種宗教，而是民間對某人生前作為的一種敬佩尊崇，在死後為他建上廟宇，以作供奉紀念。

猶記得我小時候，天主教和基督教教會經常會派發一些禮物給街坊，如白米、油鹽、糖果等，目的是希望人們信教。當年一般市民的生活較貧苦，自然需要物質上的援助。

位於西環堅尼地城的聖公會聖路加福群會，最初為一間小教堂，用作傳道之用。而會所對開為海旁貨運碼頭，有著很多搬運工人。這一帶很荒蕪，如要找食肆，要跑到老遠的

石塘咀，教會於是把教堂改建為食堂，一來可為貧苦的工友解決伙食問題，二來以這樣的方式來傳道人們也較為受落。

後來，該區漸漸發展起來，海旁和山上建有很多木屋，有著更多貧病交迫的居民急需醫療照顧，故食堂又被改為診所。

再後來，有其他機構也在附近設立診所，聖路加福群會又因為見附近有很多新屋邨的青少年居民，於是又決定把診所改為書報閱覽室和自修室。而發展至今則成為了一所老人中心。

這小小的教堂，因教會懂得靈活變通地為社群提供服務，同時傳道，令該堂歷久不衰，存在至今。

六十年代以前，教會經常會在夜間的橫街（當年橫街很少車輛行駛）拉起白布幕播放一些宗教電影。當年一般市民很少有多餘的金錢去戲院，所以若街坊知道當晚有電影播放，孩子和老人家就會早早攜著凳仔去霸位。



人們加入教會可有不少好處，如孩子較容易入讀宗教學校，若是成績優良的，還可獲得津貼，甚至免費就讀；而申請政府牌照或在私人公司企業工作的話，牧師或神父亦可為你作擔保人；另外，教友申請移民外國的成功機會亦較高；就是連死後的山地也不用擔憂，故當年宗教事實上是可以給貧窮家庭帶來一些希望和機會。



民間信仰

每個國家民族都有宗教信仰，有些更定為國教。任何宗教的本意均是導人向善，傳達做人要有良知的訊息。宗教信仰是物質世界以外的事，是人類追求心靈上平和、來世託福的渠道。宗教藉著廣傳福音或佛道精神，傳揚關懷牧養與修行的訊息，倡展教育，也提供社會服務；對政府、地區及社群的幫助很大，故很多國家都給予人民信仰的自由。話雖如此，但亦有國家及政客利用宗教作為自己屠殺別人的侵略藉口，可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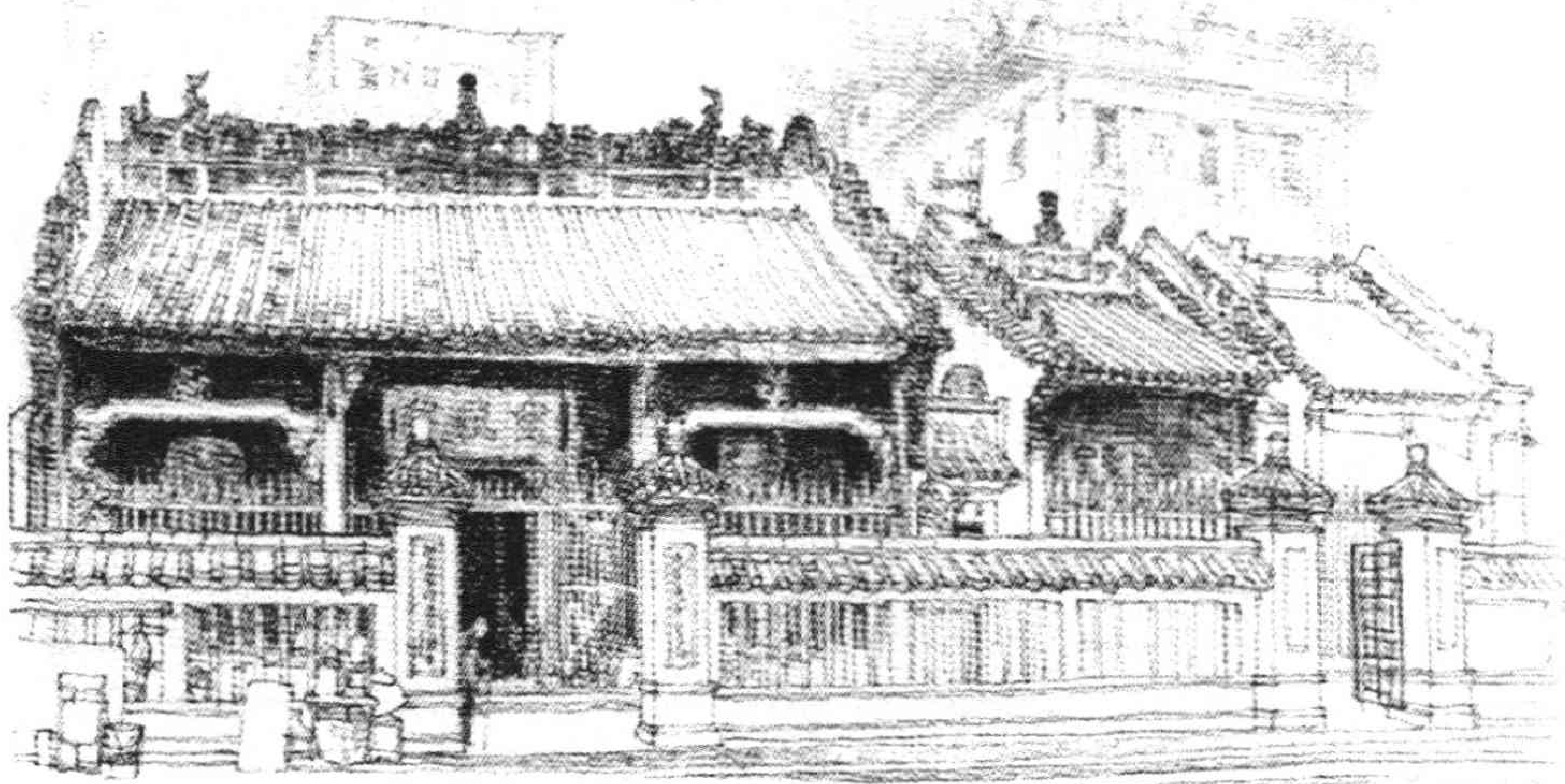


羅使臣道猶太廟（1988）

香港有著很多教會、聖堂和廟宇。近年來附屬宗教機構的社工和義工，也不遺餘力地為本地有需要的市民；尤其是老人、傷殘及弱智人士，提供不同類型的服務。這種務求在身、心、靈各方面能給予人適當的關注，冀望他人能夠得到幸福快樂和充滿希望的精神，是很值得人欽佩的。

本港有很多廟宇，大都是民間對某人生前的所作所為敬佩尊崇，死後為他們建上廟宇以作供奉和紀念。可是有部分發展到迷信的地步；甚至有些機心重的人更藉此霸佔政府地皮建立小廟來棲身。

據說，前港英政府以尊重民間信仰為名而保留各大小廟宇；即使妨礙發展也容許，有人則陰謀論推說這實質是想華人迷信的手段呢！



荷李活道文武廟（1977）

荷李活道文武廟

港九有不少奉祀文昌與關聖的文武廟；其中知名度最高的，莫過於荷李活道的文武廟了。

荷李活道的文武廟，相傳建於一八四二年，又於一八五〇年擴建。我早於一九五七已曾在這裡寫生，當時還未建有圍牆。

荷李活道一帶，開埠初期是華人聚居及活動的地區。由於英國人初來埗到，對華人的社會難以理解和管治，故很多時華人發生罪行，都是由華人自己去審理的。況且最初在清朝與港府的約章上，規定法庭上的訴訟與審判；都不能違背華人的風俗和習慣，因此律師也須同時備有《大英法典》、《大清律例》和《中華律法全書》。

當年，如有華人犯法，大多會被押解到文武廟前，疑犯要先在神壇前「斬雞頭、燒黃紙」誓願，猶如西方疑犯在法庭上手按《聖經》宣誓的程序一樣，然後由德高望重的華人父老來監審。而犯人一經定罪，就要遊街示眾，被凌辱一番後，才交由政府收監服刑。

在日戰前，當香港警察捉到華籍犯人，就算只是小偷，很多時候也要被帶到中環中央街市電車路的附近，被脫下褲子，綁在街柱上，當街鞭笞。假如是重犯，更要在額角烙上火印，然後逮解出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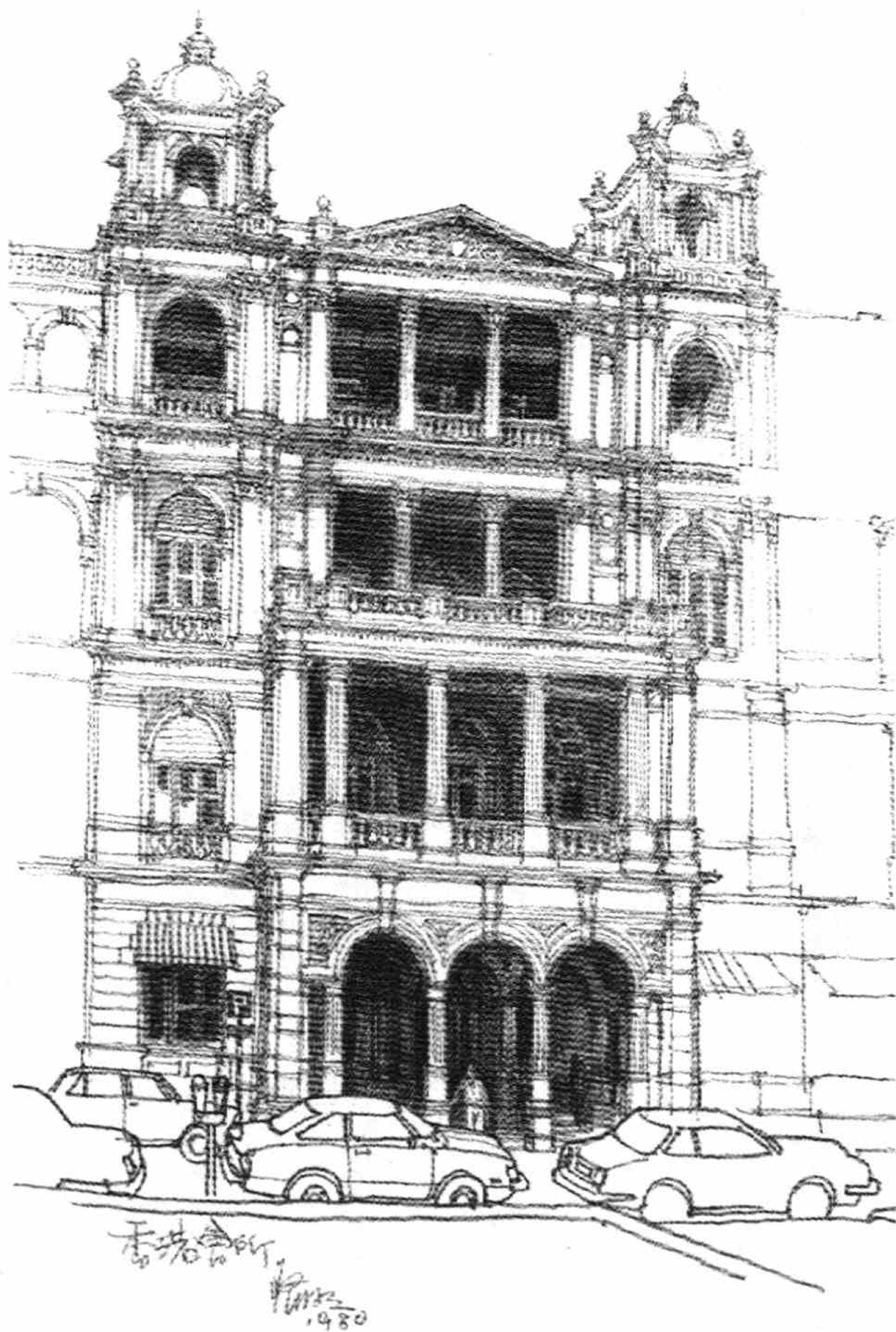


舊城女性

女性在以前的社會沒有任何地位可言，包括中西婦女，都一樣受到封建思想的約束。一八四六年興建的香港會所，是外國商人聚腳的地方，也只准許白人男士進入，婦女不得內進。當年甚至連公廁也沒有女界。

以前女人只能留在家裡做家務。所謂「男主外，女主內」，如果一個家庭要靠女性去維持生計，無論經濟上是貧或富，都會給別人瞧不起的。

後來女性權益受到關注，發起了世界女權革命運動。直至一九四八年八月聯合國頒布《女權憲章》後，婦女的地位才得以提升。



當年外國婦女同樣很少機會外出及交際，又沒有現在的通訊設備，故每逢星期天當全家都可以出外，去到花園道的聖約翰禮拜堂守禮拜時，就是她們最開心的時刻了。在那個年代，外國人居住的地方都在半山上，一家人從半山的家去到聖堂，而外國婦女在未進入聖堂之前，會聚在側邊的一條小徑，跟友人傾訴過去一星期所發生的事，如家裡的母狗誕下了多少隻小狗、某家人鬧婚變等等，因此那裡早年被稱作「是非徑」。

中環當年開有一間「安樂園」餐廳，設有卡座，而卡座前都裝上珠簾，為的是方便女性進餐及作「相睇」之用，以避免外人看見而評頭品足。



婚姻嫁娶

香港是一個華洋文化混集的地方，連婚姻儀式也是又中又西的。現代新人辦婚禮的時候，多採用西方儀式，穿上婚紗禮服行禮，不過在晚宴時，新娘又會穿上中式裙褂，向長輩跪地敬茶。

雖然現今的婚禮儀式被簡化了不少，但很多傳統的家庭仍然會保留過大禮、派餅（現在流行派西式餅卡）、派燒肉、新人向尊長叩頭奉茶等禮節。至於以前一般都會僱用媒人婆（大襟姐）的傳統習俗，現在很多人都沒有依從了。

近年來受西方風氣影響，有些年青人索性旅行結婚。而現代人離婚率每年都在上升，不結婚和同居的現象也愈來愈流行了。



結婚儀仗隊（1950 年代）

有關香港的婚嫁歷史：一八五二年香港制訂了婚姻註冊手續，主要是為英國人合法註冊婚姻而訂下的，一八七五年設定了《婚姻法》，一八九三年作修正，到一九七一年制訂了「一夫一妻」的婚姻法例。

關於香港早年的結婚趣聞，在這裡提及兩則——

一八七七年六月七日，第一對華人陳紹祺和淩七妹到註冊處登記結婚，當天新娘穿著手繡裙褂，鳳冠霞珮，坐上花轎，由鼓吹手開路，抬到註冊處門前；而穿上滿服、簪花掛紅的新郎，在踢開轎門後，就接新娘進入註冊處內登記。

一九三六年，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倡辦本港首次集體結婚，為低下層市民減少鋪張和開支，當時十分哄動。發起人為香港大學文學系教授許地山，證婚人是社會名流周壽臣，新人共十一對，採用西式婚禮儀式，可謂破舊立新。



看電影

香港電影製作產業，傲稱為世界第一，電影的質量也雄霸東南亞，演員導演都具世界一流水平，包括電視製作也曾獲得多次國際及地區獎項。當中功夫片更譽為香港特產及發源地，以李小龍為首蜚聲國際。

最初人們稱電影院為「影畫院」，播放的是默片。而大部分戲院都印有所謂的「戲橋」派發給觀眾，即影片的內容大綱。

電影於一八九六年傳入香港，至一九三一年，香港電影業始創人黎民偉和美國人建立華美影片公司，由黎氏反串演出第一部港產片《莊子試妻》。現北角銀幕街就是紀念他當年建立第一間製片廠的地方。黎氏也被稱為「中國電影之父」。

一九二四年至二五年，可以說是香港電影業的萌芽年代，後因海員大罷工及日佔時期才停頓下來。一九五〇年代，大坑東的永華電影製片廠在香港出產國語片。二十年後，由上海遷移至本港的邵氏兄弟公司崛起，除擁有自己的製片廠外，還建立了百多間戲院的電影業網絡，業務遠至南洋各地，差不多壟斷了整個東南亞市場，連電影廣告也由本港包辦。

七十年代中開始，本港的中小企業開始蓬勃，工廠林立，很多市民以看電影為唯一娛樂，因而導致粵語片「七日鮮」的誕生。「七日鮮」即粗製濫造於七日內就拍成的電影；以迎合當年大都是要求不高的「工廠妹」及家庭主婦觀眾的喜好。

到了一九八〇年代，有活躍於國際市場的嘉禾、新藝城，跟長城、鳳凰、新聯等左聯公司抗衡，有競爭就有進步，令本港電影質素推上更高峰。

本港第一間上演粵劇的重慶戲院，建於一八九九年；位於中環普慶坊。

而銅鑼灣的利舞台；則建於一九二五年。那舞台是可以旋轉的，也可放映電影，亦是本港第一間有冷氣設備的戲院，可惜已於一九九一年拆卸。

另一件關於電影卻鮮少人憶起的往事，是在六十年代之前，當電影劇終時，銀幕上會出現英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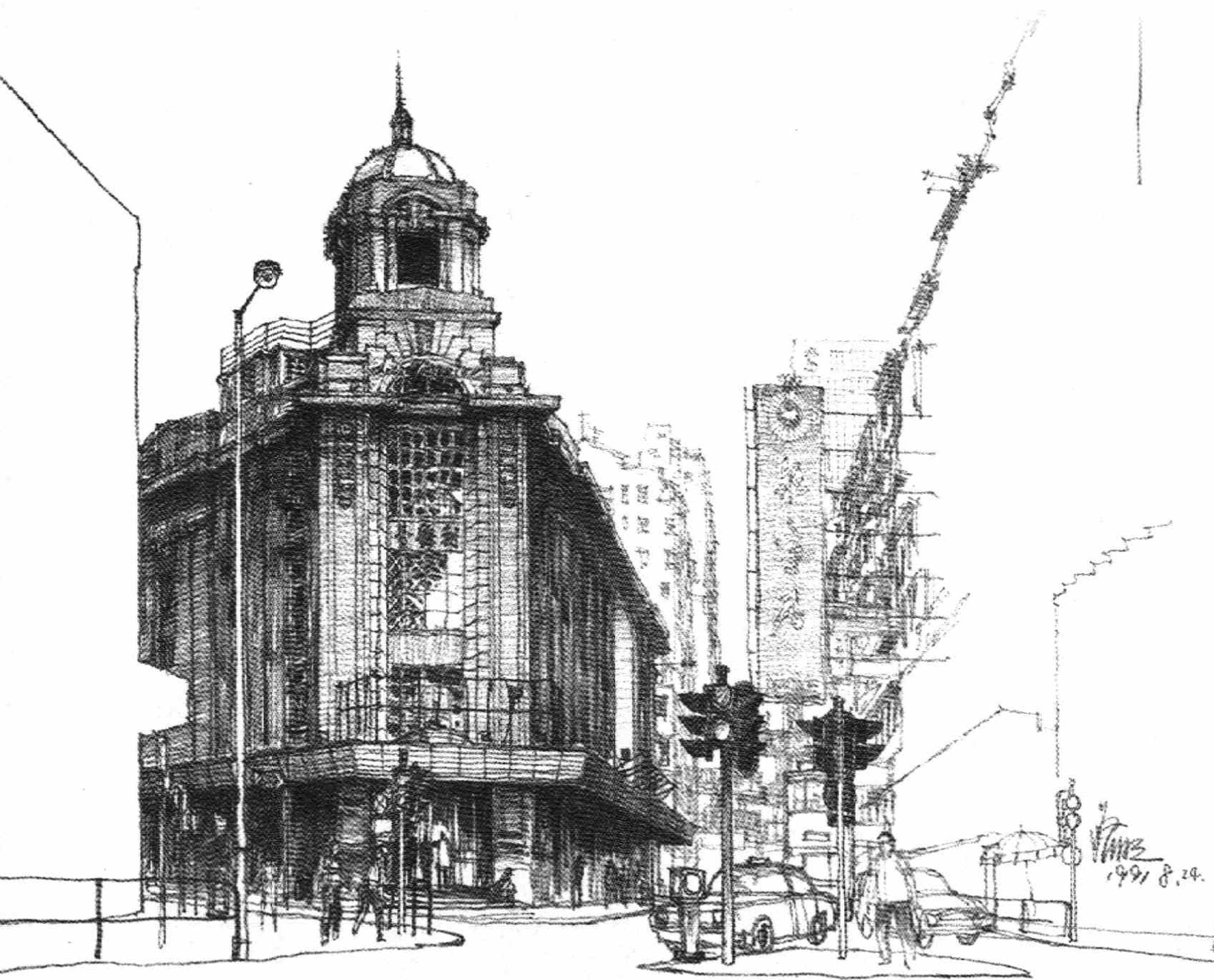
皇像，觀眾都要起立合唱英國國歌，唱完才准離場。

另外，記得小時候，父親沒有零用錢給我們看電影，不過我們總有辦法！

話說當年看戲，大人是可以攜帶一個小孩入場的，或兩個小孩可買一張票入場。那時，很多小孩子就趁觀眾魚貫入場的時候，看看哪個大人沒有孩子跟隨，就一個箭步上前輕輕摸著大人的衫邊，那就可大搖大擺進去了。

而我家三兄弟，通常都會把父親每月給我們理髮的錢留著，為了省錢不上正式的店舖，而跑到後巷去理髮，慳下來的錢便可以買一張讓兩個小孩入場的戲票了。

我們會讓其中一人拉衫尾跟隨某個大人先進去，然後兩個人才買票進去；有時不幸找不到獨自入場的大人而又快要開場，怎辦？那就用最後一招——就是吩咐餘下的一個人在戲院的第幾個側門外等，兩個人進去後，其中一人把票尾從門隙推出，門外的一個就可以拿著這票尾，再回到正門，施施然進入戲院，還可以對撕票員理直氣壯地說：「剛才出去買東西！」那就可以神仙過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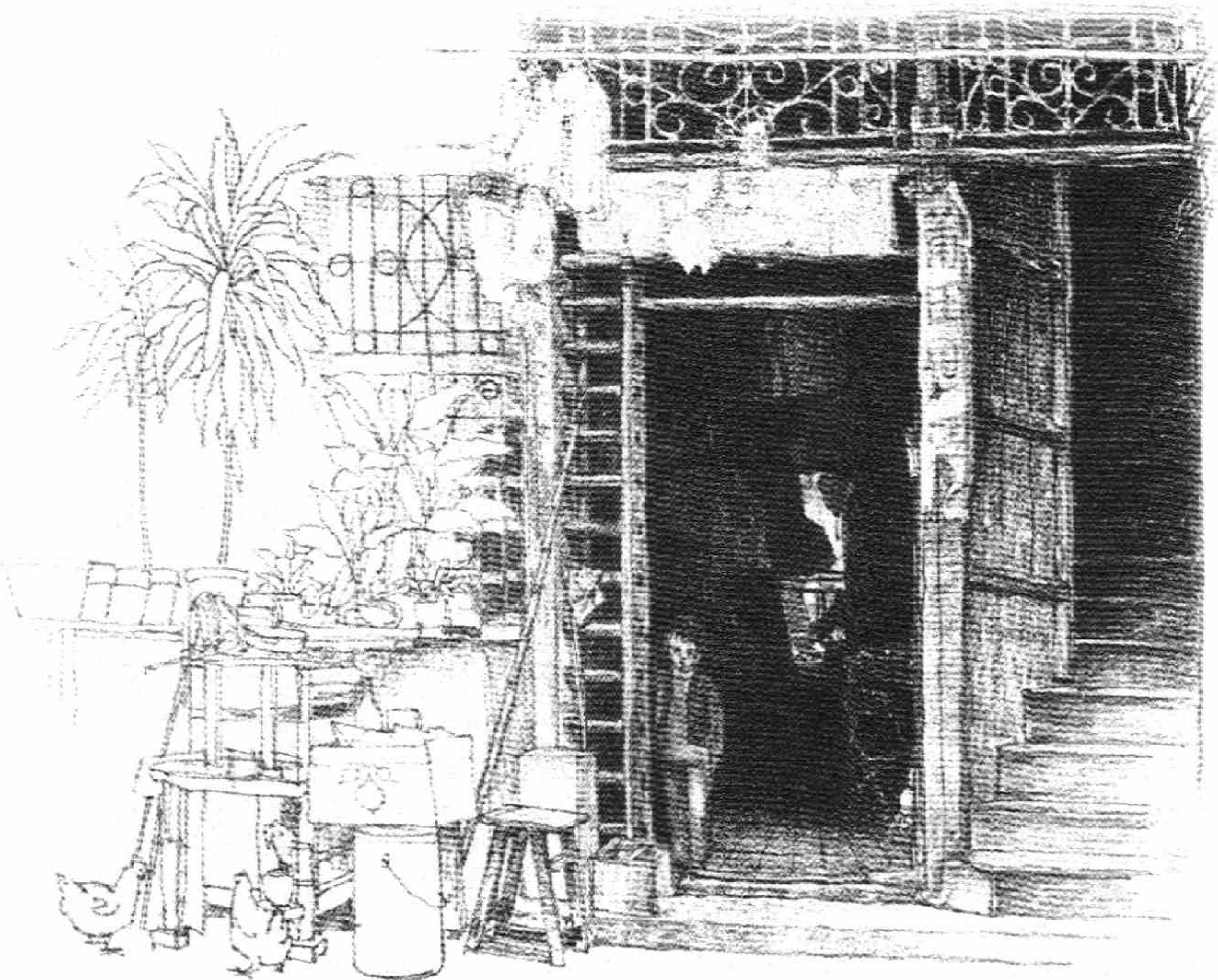


銅鑼灣利舞台（1991）

飼養家禽

早年一般本地居民都會在家裡飼養家禽，如雞、鴨、白鴿等。由於人們大多從農村遷徙來港定居，故也習慣飼養家禽，主要是自用，如母雞可以生蛋；甚至孵小雞，到了節日又會宰殺家禽烹煮佳餚，或是作祭祀用途。

當年香港的樓宇大多建有露台或天井，居民便在那裡自製木籠來安置家禽。還記得以前一清早就會聽見四處有公雞報曉，真好像活在農村一樣！而民居的樓下很少是店舖，有人甚至讓飼養的家禽自由走動，晚上牠們還懂得回家呢。



中環鴨巴甸街光漢台，居民在家飼養家禽（1960）

炊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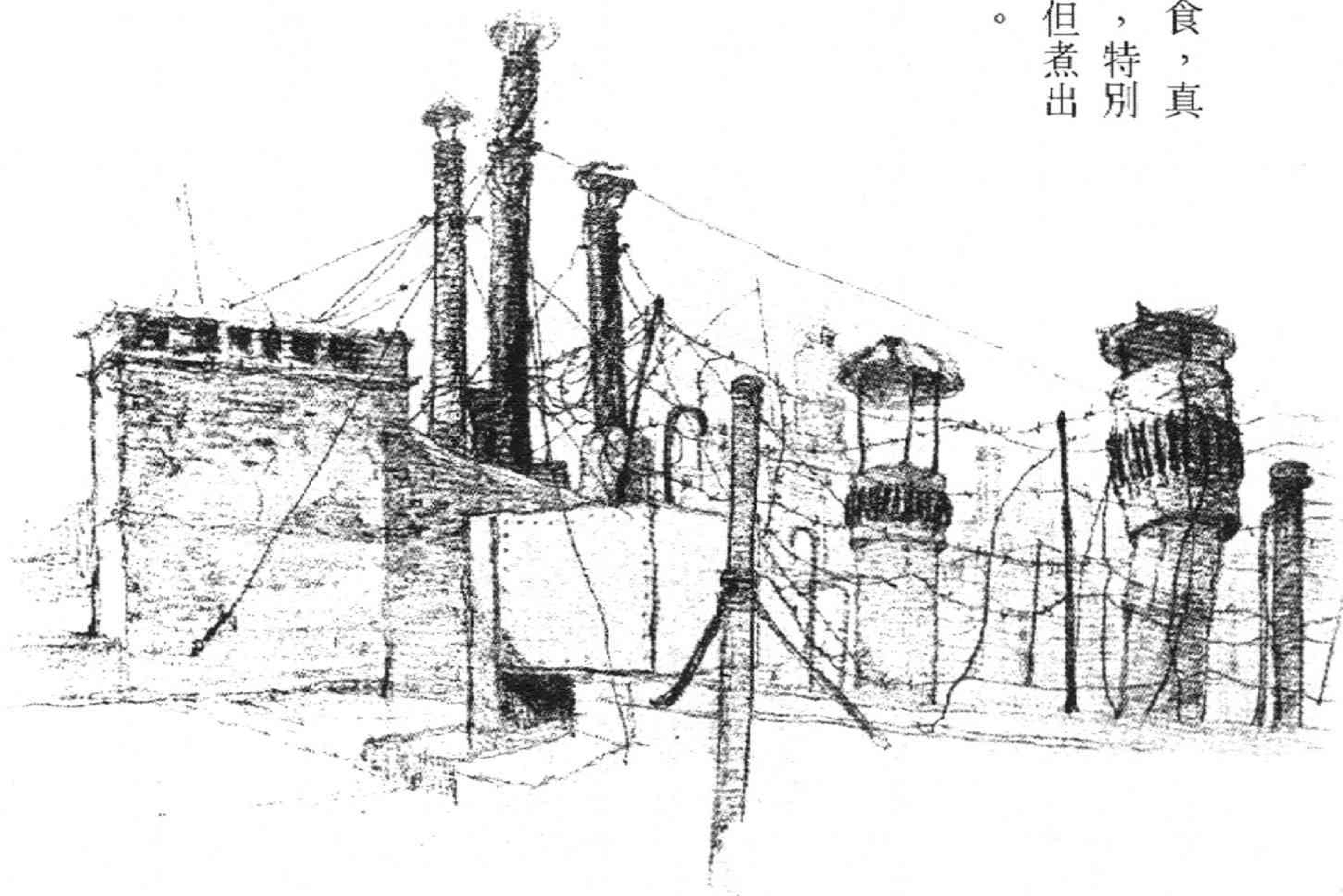
香港人炊事所採用的燃料，經歷過幾個不同的階段，這也代表社會正在進步、市民生活好轉。

在我記憶所及，香港最早的時候，一般市民是採用木糠作燃料煮食的。木糠是木廠工人鋸木時遺下來的木屑。使用時，首先要準備一個四方或圓形的罐子，下面挖穿一個約三寸的洞，罐子的中間先放下一個酒瓶，跟著把木糠填滿罐子裡的四周，然後把酒瓶拿出來，在洞口點火，使內裡的木糠燃燒起來。木糠是十分耐燃的，不過潮濕的話，煙就會濃，使人嗆著喉嚨。用柴煮食，就比較矜貴了，尤其是採用來自新加坡的柴，較為耐火，而且釋出的煙也較少。在那個年代建築的本地樓宇，每層廚房都有煙囱直通天台，以便疏通煙霧。

大概到了六、七十年代，人們開始採用火水爐煮食，雖然方便，但較為危險，因為容易被推倒而引致火警，而且煮食時會發出濃烈的氣油味。

之後的年代人們陸續轉用石油氣，較為安全。而到了九十年代直至今時今日，很多住戶都使用較先進的煤氣爐或電磁爐了，既方便又潔淨。

老實說，以前用柴及瓦器煮食，真的比較能夠保留食物的原味及香味，特別可口。而現代煮食雖然較為方便，但煮出來的食物已不及以前吃到的美味了。



住戶的廚房設有煙囱直通天台（1957）

小當家

現代的孩子真有福了，可惜他們大多身在福中不知福。一來，現今社會的生活條件比以前好多了，有九年免費教育及各種福利；二來，家庭生育有計劃；三來，父母都懂得怎樣去栽培子女。

早年當父母的，根本就不懂得節育，甚至認為子女愈多愈有福氣，更不懂怎樣去計劃及栽培兒女的成長和教育，可以說是放任孩子自生自滅的，我們這一輩就是這樣成長起來。況且經過二次大戰洗禮，如果還能夠生存，已非常幸運且應感恩了。



小當家（1950年代）

當年很多家庭都很貧窮，兄弟姊妹又多，孩子們都要幹活幫補家計，如在街邊給人家擦鞋、開車門、幫父母開檔，當然還要照顧弟妹及做家務等。雖然很多孩子連進學校讀書的機會也沒有，但他們一般都很「生性」，自動自覺去幫忙。還記得，八十年代有人推薦及保送我入中大藝術系進修，但當年我需要養家：日間根本沒有時間上課，於是錯失了機會。

現代的孩子擁有的實在很豐足，作為家長的在不斷給予的同時，也應該讓孩子們好好思考一下，在生活裡甚麼才是真正的幸福和快樂。



上街買菜（1950 年代）



車衣（1960年代）

衣裳

中國民間有乞巧節（有稱「七姐誕」）。記得早年香港在農曆七月七日那天，街頭會搭起簡陋的篷帳台，有七位少女當晚會留守過夜，向天女求教「女紅」註（那晚會有一位上了年紀的婦人整夜教她們針黹）。午夜過後，她們就誠心向天禱告，再燒七仙盤（紙紮品）。

以前香港很少成衣店，衣裳款式也不多，主因是社會經濟不景，人們都得節衣縮食，就算要穿新衣，都會到匹頭行去挑選自己喜愛的布料回家，由婦女自行縫製，一來可慳錢，二來也較稱身。

註 即由婦女所做的刺繡、紡織等工作。

早年稍為富裕的家庭都有衣車，用來為家人縫製衣裳；這也是當時婦女必懂的家務之一。閒來她們也會為買不起衣車的左鄰右里代勞，又或者借衣車給她們使用；而為表謝意，借用衣車的人多會送上一些心意，如送自家飼養雞隻所生下的鮮蛋給對方，藉此建立起鄰居之間的友誼關係，這就是當年的人情味了。有時婦女又會接些縫紉工作回家做，可以幫補生計，所以有衣車在家真是一舉數得！

記得當年我媽也擁有一部衣車，那是名牌的「勝家」衣車呢。後來社會轉型，又因為要拆樓，我們搬到比以前面積細小一半的新住宅，沒有地方放置衣車，就只好把它賣掉了。

雖然我小時候家裡有衣車，但並不等於我時常也有新衫穿著，因為兄弟姊妹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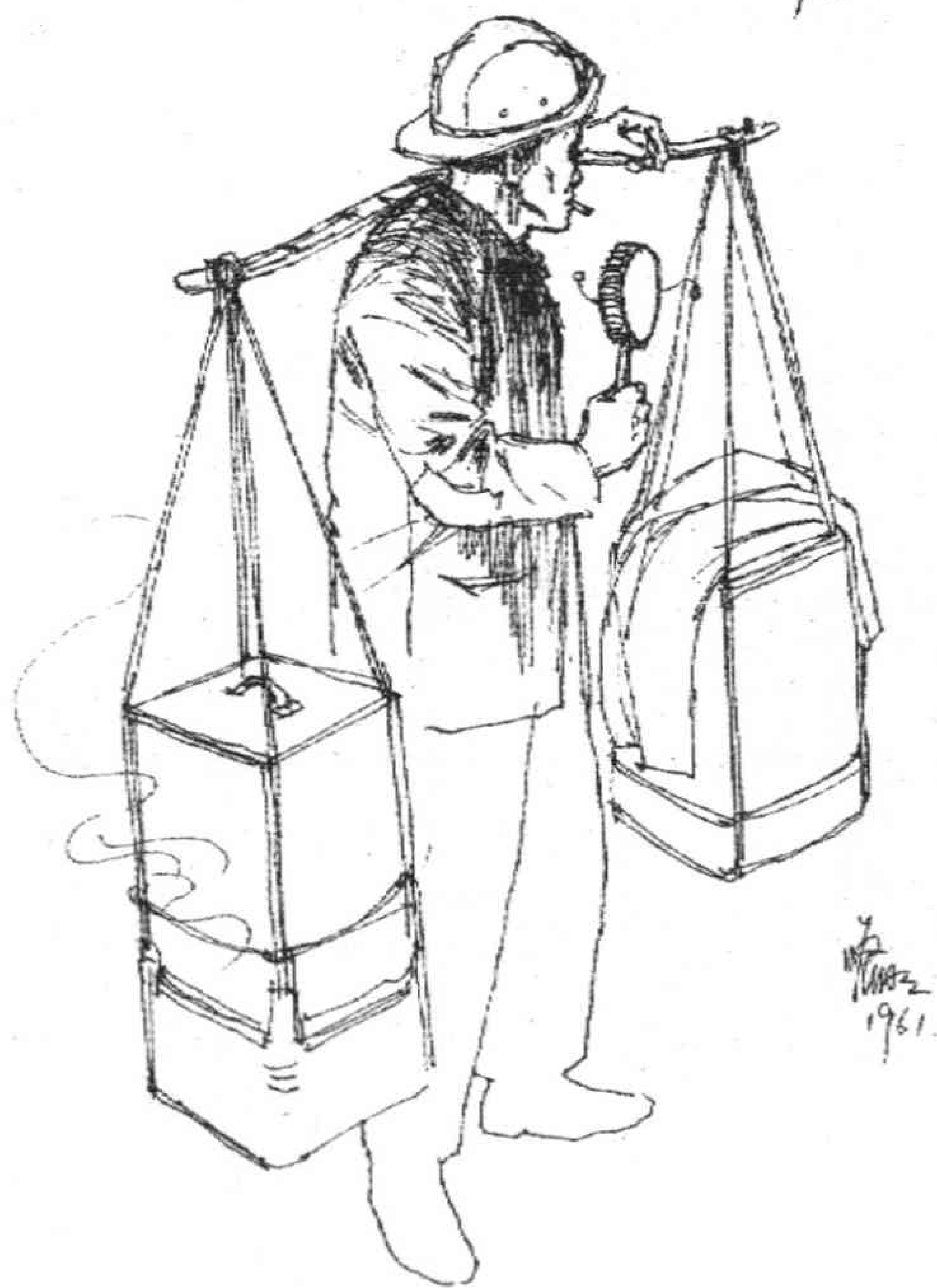
織補（1960年代）

多，衣服一定是一個傳一個的穿，而我排行第四，所以穿的都是舊衫。如衣服霉爛得破了洞，媽媽就會拿些碎布補上。通常破爛的地方是經常受到碰撞摩擦之處，如腳膝、手肘、肩膊等。

當舊衣有太多不同顏色的補丁就很難看了，於是人們會拿衣服去染色，把全件衣服染上同一種顏色，看起來便可較像新衣。當然染的顏色都一定是深色，通常是黑色或藍色。

當年染布的東主開檔，會挑著兩個不同顏色的染缸擔子到街上，染缸下會燒著火爐，他手搖小鼓，人們聽到了搖鼓聲，就會攜同舊衣來到街上請他代勞。

還有值得一提的，就是當年家家戶戶都需要晾衫竹去晾曬衣服，於是就有賣衣裳竹的小販在街上叫賣。不過隨著新型大廈的落成，人們已不再需要晾衫竹，故賣衣裳竹這一行業就被淘汰了。



染布（1961 年代）

制水

香港市民的食水，一向是靠水塘儲存。六十年代，由於從大陸來港的人口大幅增加，以致水塘的儲水量不敷應用。一九六三年又發生大旱災，於是食水供應就更為緊絀了！

有見及此，政府只好實行四天供水一次的政策。此措施大大影響了民生，因在供水的日子，本身正在上班的市民都要放下工作回家儲水。當年全港九市民都在同一個供水時段開水喉取水：如果一層樓住有幾十人，難免引起糾紛。而由於水壓不足，住在樓上的人要到樓下取水，樓下業主如不准你從正門出入，那就要從後巷繞



制水（版畫 1960 年代）

道再由正街的樓梯挑上自己樓層，那時候上落樓梯一定是濕漉漉的，一不小心就會摔跤！直至一九六五年香港引入東江水後，才徹底解決了食水短缺的問題。

談及「水」，俗語有說「水」為「財」。在這裡又跟讀者說一說以前香港關於水和火的小歷史吧。

話說一九〇四年，五名洋人在香港成立了消防局，當年市民稱之為「火燭館」或「水車館」，那些洋人救火員就被稱作「火燭鬼」，至於消防車就俗稱「救火車」，又會叫作「水車」。

八〇年代以前，貪污行賄問題猖獗，消防員在出動救火前一定先跟災戶講數，所謂「有水放水」！當年旺角中僑國貨公司發生大火災，就是因為講數而延誤救火，最後導致數名員工罹難。還記得我家住的大廈當年也曾發生火警，燒死兩人，可是負責救火的消防員翌日竟然還到來逐家逐戶拍門索取「利是」！

颱風

香港天文台於一八八三年創立，位於尖沙咀水警總部大樓南面，現總部已遷往尖沙咀天文台山。

早期天文台的工作，包括氣象及地磁觀測，根據天文觀測而報道時間，以及發出熱帶氣旋警告等。初期天文台是用鳴炮向市民發出熱帶氣旋警告的。隨著科技發展，現已備有世界先進的儀器設備及人材，同時能夠與周邊天文台維持緊密的聯繫，準確性大大提高。

有一點值得為意的是，香港以前刮颱風，大多數都會成事，而且十分厲害，也曾要放風炮(註)。自從一九六二年的溫黛颱風後，情況就開始改變了，現在的颱風大都過門而不入，可能地球的氣流因地殼變動而有所改變吧。



天文台舊訊號山（1987）

(註) 當有強烈颱風吹襲香港時，天文台會發出鳴砲警告，到一九〇七年以燃放炸藥的響聲代替鳴砲。



舊海事處（1979）

記得香港以前刮颱風真的很可怕，現在憶起還猶有餘悸。有一年，我家用大麻繩把騎樓的木摺門拴上，再拉到屋後面的窗框綁在一起，恐防騎樓的門會被大風吹走，如臨大敵，真大陣仗！那場颱風過後，街上滿目瘡痍，連後街的大招牌都被吹到我家隔鄰的騎樓，真有點誇張！

本港較為嚴重的風災，要上推至一九三七年的時候。因當年天文設備差，加上人為的錯誤，導致約千多人死亡，沉船數百艘。當時的海事處長巴納斯．羅蘭士也因目睹颱風造成的慘劇，內疚成疾而身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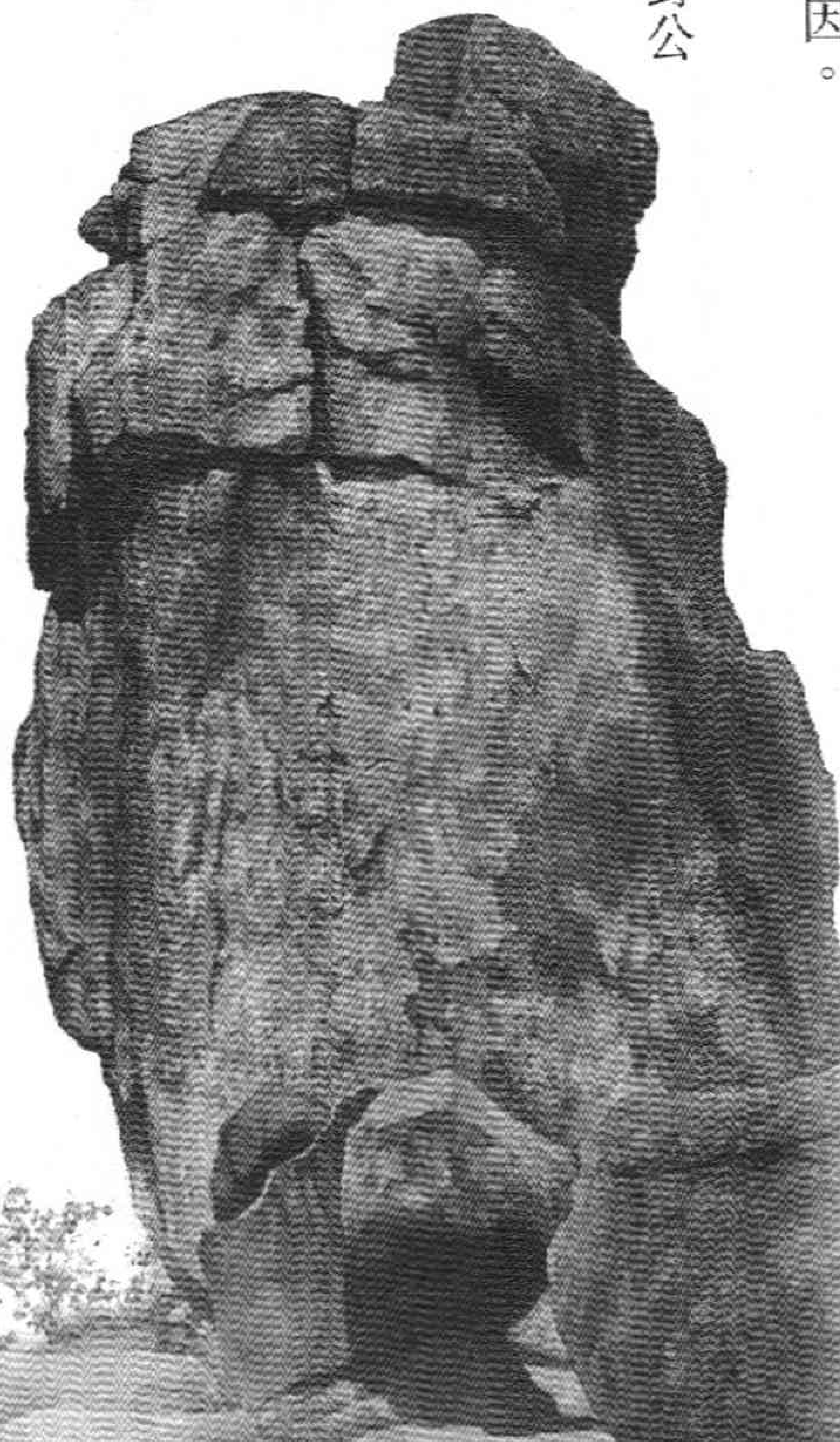
海事處（一八四三年成立）總部大樓建於一九〇六年，本用作替代上環街市南面海事處的舊樓房，及後於一九八三年拆卸，現新大廈總部建於舊址對開海旁。

旅遊

香港人普遍的生活習慣，便是逢假期就去旅遊，可能平時工作壓力大吧，或是居住的地方實在太小太狹窄了，精神上需要放鬆一下，那實在是無可厚非的，並不過分。

因一般人積蓄有限，而假期通常又不會太長，故他們大都會選擇參加東南亞的短線遊。很多年青一輩喜歡去日本、韓國，主要是以購物（例如化妝品）為主，那些地方優美而整潔，當地人也有禮貌，都是招徠遊客的原因。

其實本地也有很多自然而風景秀麗的郊野公園及離島。我年青時，常常跟本地旅行隊行山，一來較經濟，所花無幾；二來我是一位畫家，就算不容我坐下寫生，也可滿足我眼睛吸收繪畫題材的靈感；三來又可鍛煉身體，何須跑到老遠的地方？



沙田望夫石（1987）



新界屏山聚星樓（1987）

不過我也會周遊世界各地的。如果你問我世界上哪裡最值得去觀光？那我不用考慮也可以直接答覆你，就是自己的祖國。中國每個省份的自然地理環境都不同，而且有著多族文化，歷史悠久，真是一生都看不完，遊不盡。我年少時曾到處去觀光旅遊，那時中國的交通甚為不便，糧食又短缺，很辛苦。現在你要往大陸神州旅遊，真是方便得多了。

醫療

在香港最早成立的醫院是東華醫院，創於一八七〇年，屬慈善機構。一九一〇年，堅尼地城設立了東華痘局，至一九三八年改為政府傳染病醫院。

港島在一八七四年有政府最早開辦的公立醫院（即西營盤分科診所的前身）；廣華醫院及九龍醫院則分別於一九一一年及一九二五年創立，一九四九年設立了灣仔醫院（即律敦治醫院的前身）。另還有一些由小型宗教團體或慈善機構開辦的衞生院、健康院及醫療所等，如灣仔貝夫人健康院。

小時候，我曾親眼目睹不少餓死或病死的市民被遺棄街頭，尤其是嬰兒的屍體。一來可能營



灣仔貝夫人健康院（1975）

養不足，二來可能缺乏醫療上的照顧：故父輩一代，雖然生育率高，但死亡率也高。猶記得我媽媽當年生病：她都要獨自一人，趁天還未亮就去輪籌，因為當天的籌派完後醫生便不診症了；有些籌是要收費的，不過診金及藥費就全免。我小學時曾患上砂眼：也是獨自跑到深水埗扶輪社去求醫。早年中國人有病，一般除會看中醫外，還有很多人會自行吃些家傳秘方或成藥。

本港於一九八六年有十四間政府醫院、十一間私家醫院及二十一間補助醫院；現在數量更多了，設備也更先進完善。只不過隨著人口膨脹，醫生和護士的工作壓力相對增加，導致人手流失及不足的不平衡現象出現。

香港人經常投訴政府醫療制度差，我身為大半個世紀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在這裡要說些公道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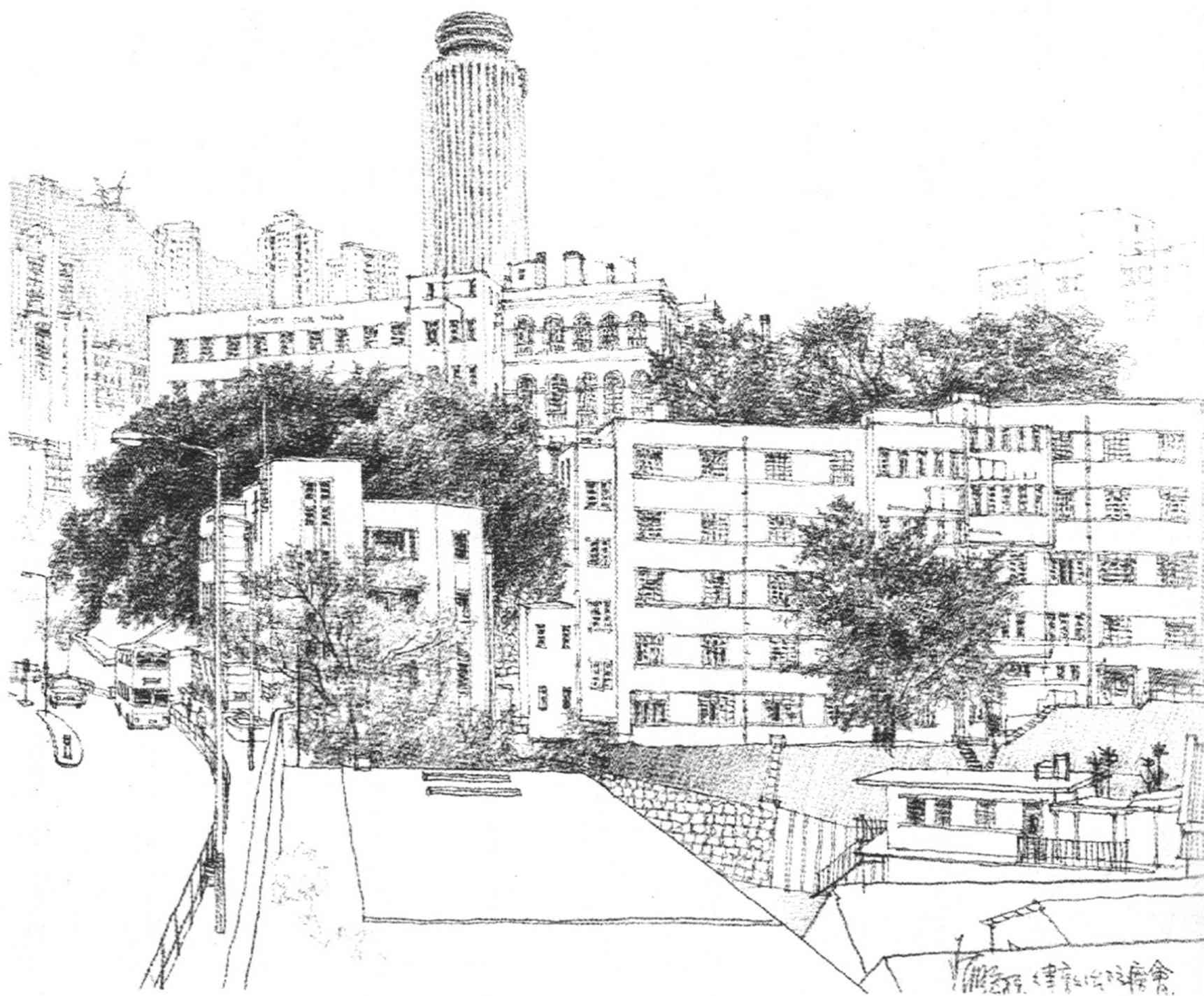
最初政府醫院的服務有部分是免費的，包括急症室，可是缺乏公民意識的市民開始濫用起來，使前線的醫護人員忙個不停。雖然現在政府會向病人收取醫療費用，但也只是象徵式的，大部分還是由政府資助。

近年政府還推出醫療券惠及老人，我身為「老香港」已感到十分滿足，也應該感恩。不過有部分人還是不滿意，並與發達國家的醫療政策作比較，卻沒有去了解他們國家的稅

收制度，須知道他們的國民交稅一般都佔去個人入息百分之五十以上！

香港近年提出醫療融資方案，部分市民（包括議員在內）不去研究就極力反對；還要求永久醫療保障，真是匪夷所思！那些醫療經費要長遠而穩健，又從何去計劃？正所謂「又要牛奶，又不准牛去吃草」。

我有一個朋友，在美國自由行期間不幸病倒；事前又沒有買下旅遊醫療保險，故數間醫院都不肯收留他，後經美籍朋友介紹及擔保，才能夠在一間宗教團體開辦的醫院留醫，可是出院時那筆醫療費竟十分驚人！



鼠疫

一八九四年，香港發生由老鼠傳播的流行大瘟疫，這就是稱作「鼠疫」的黑死病。病發時，患者在淋巴腺上會結有一塊腫核，故在世界上還未定其名為「鼠疫」之前，稱作「核疫」。在沒有治療方法之前，這病傳播得很快，死亡率甚高，潛伏期一般約三至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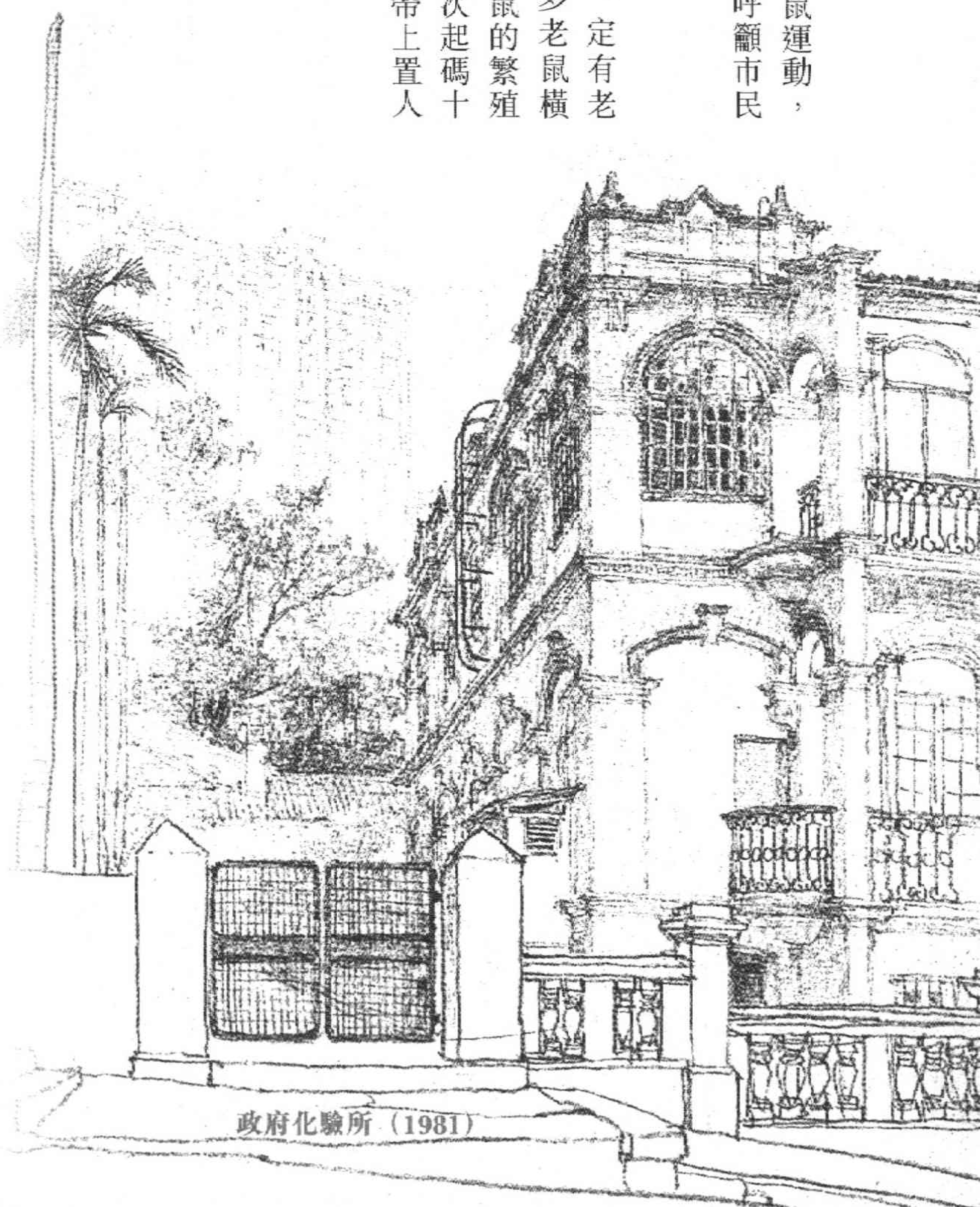
當年，一般華人居住的環境衛生甚差，每戶又養有家禽，甚至豬隻，而且人口密集，故黑死病很快就傳染開去；尤其是上環太平山街一帶。當年染上此病而相繼死亡的人數達數千人以上。

因見疫病蔓延，政府只好採取消極的辦法，強制屍體一律要由當局去火化處理，以免病菌傳播；而且死者的住宅也一定要封鎖消毒，必要時甚至得拆卸燒掉。當華人聽到這個消息，便把病人匿藏起來，屍體也自行安葬，因此令病情更不可收拾。

這個疫病一直持續達十年之久，很多人都離開香港避難，令這裡頓成死城。政府見此情況，不得不下令強行將在太平山街密集聚居的華人撤走，並把全部住宅燒掉，實行「砍腳趾避沙蟲」。傳說當年有不願撤出的居民被活生生燒死！現在該處是「卜公花園」。

一九〇一年，港府開始滅鼠運動，每年實行全民「洗太平地」，呼籲市民清洗家居。

其實有人類的地方，就一定有老鼠。今天有些社區還有著很多老鼠橫行，時不時還會咬傷人。而老鼠的繁殖力甚強，一年可生殖兩次，每次起碼十胎以上。還好現代的老鼠沒有帶上置人於死地的桿菌。



政府化驗所（19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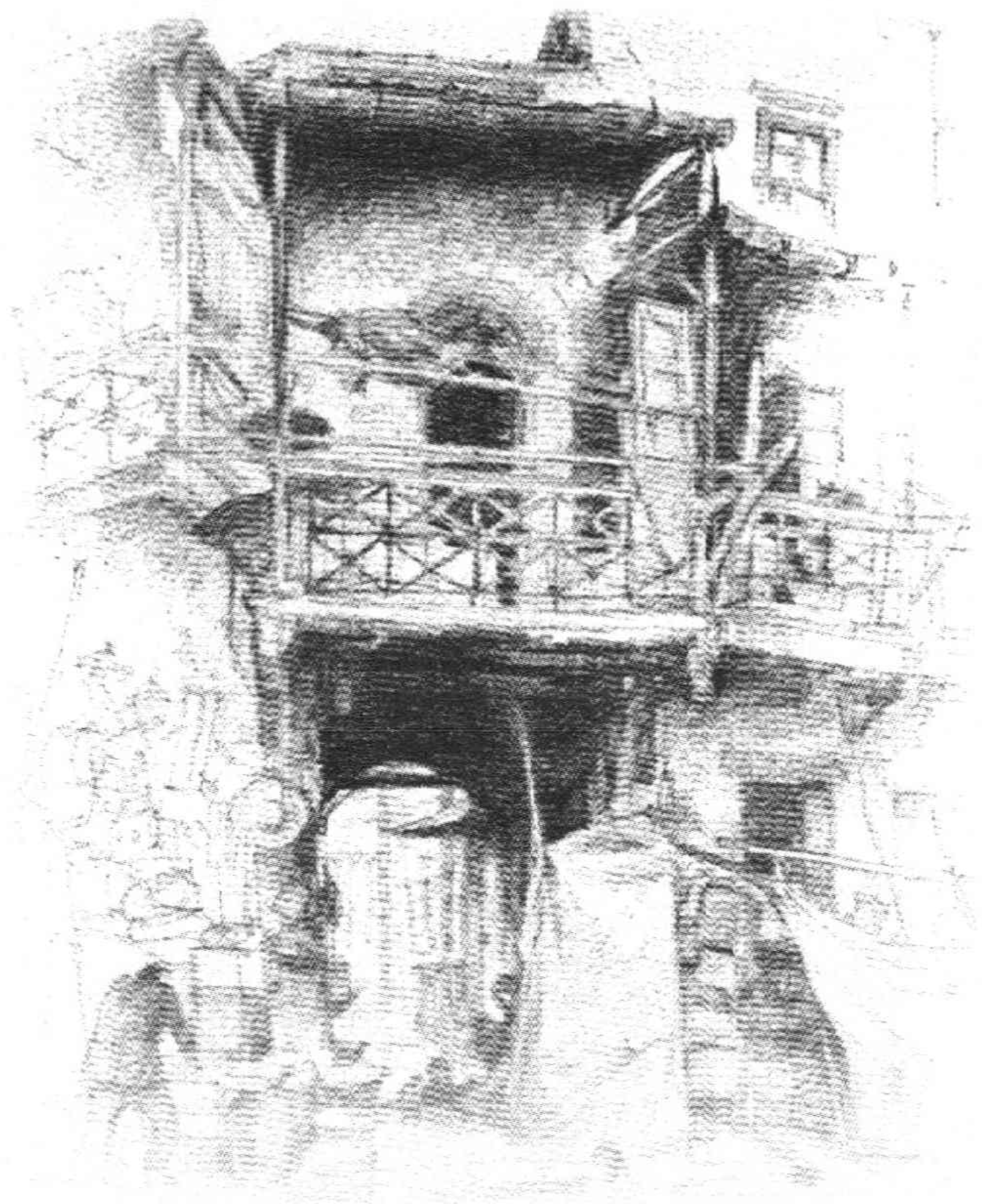
洗太平地

以前香港的舊樓，尤其是木建的唐樓，都很容易惹來鼠蟻蚊蟲，加上家具大都是木製的，房間也用板間，木器本身就容易匿藏木蝨蟲蟻。此外，當年人口擠逼，人們又不太懂衛生清潔，故每年死於傳染病的人不計其數。為了改善情況，於是政府便規定市民每年都要進行兩次全民大掃除清潔運動，名為「洗太平地」。

在洗太平地當日，衛生局人員會在街頭放一大盆「臭水」（那是清潔劑），以便居民把可搬動的家具拿到街上去清洗。至於家裡的廚房、牆角、牆洞、渠口等位置，是甲由滋生的地方，居民便要灑下臭水來滅菌。之後衛生督察會上門逐戶檢查，程度不及格者，就要重新再清洗一次。就算當日要上班，也得請假回家去做大掃除；租客也要自行做清潔，戶主一般是不會理會的。而「太平紳士」的銜頭也是由此誤演出來的。

想當年，實在有太多老鼠了，牠們的繁殖力甚強，是傳染病的源頭，所以舊時街上的電燈柱，都掛有綠色的老鼠箱，內裡放有藥水，以便人們將打死了的老鼠放進去。這些老鼠箱每天都有身穿黃色制服的工人負責清理，於是他們便被俗稱為「老鼠王」。

後來樓宇的規劃比以前完善，人們亦較注重衛生，醫療制度又進步了，於是政府就取消每年要兩次「洗太平地」的規定了。



中環鴨巴甸街光漢台（1980）

倒垃圾

一九六〇年代以前，一般香港市民都要自行負責拿自家的垃圾桶到街上的垃圾車倒垃圾的。每日上下午，都會有人在特定時間在街上搖鈴，通知居民垃圾車快要到達，住戶就要準備落街倒垃圾。

當年的垃圾車身放有一個橫置的長圓桶，兩邊站有清潔工友協助你將垃圾倒入圓桶裡。垃圾車是開放式的，夏天更加臭氣薰天，工友都沒有帶上口罩，其實是相當不衛生的。直至七、八十年代，新落成的住宅大廈都僱有清潔工人負責倒垃圾，這樣住客才不用再自行拿著垃圾桶落街倒垃圾。

那年代還有很多收買佬上街收買雜物，於是以前垃圾車的清潔工友在你倒完垃圾後，都會翻開看看有沒有可變賣的東西，如鐵罐及玻璃瓶等。



清道夫（1960 年代）

夜香

中國人通常會把不喜歡聽的名稱作相反的稱呼，例如棺材舖稱為「長生店」、遺囑稱作「平安紙」等，而倒糞則會稱作「倒夜香」，因為清理糞便的工作都是在夜間近凌晨時分進行的。

戰前香港的樓宇大都沒有水廁，人們通常會在廚房的坑渠小便然後沖走，而大便一般都在痰盂進行（多於自己的房間內解決），然後倒入糞桶。糞桶多被放在廚房一角，待夜晚才把糞桶拿出門口，由清糞工人在清晨時分來清倒。



以前形容人早起，會說「倒塔咁早」！記得以前我在舊樓居住時，睡的帆布床就放在大門口旁，每日清晨四時左右，就會被夜香薰醒。

早年的香港，即使是市區，還是有著很多菜地，例如旺角通菜街、西洋菜街及花園街等，後來就直接用作街名。另外，界限街以北及黃大仙至藍田一帶都是耕地。故當年收集的夜香都是值錢的，可作肥田料，不愁沒有出路。現代人講求衞生，才改用化學肥料。不過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實直至二十一世紀的今天，香港市區還有些舊樓是需要倒糞服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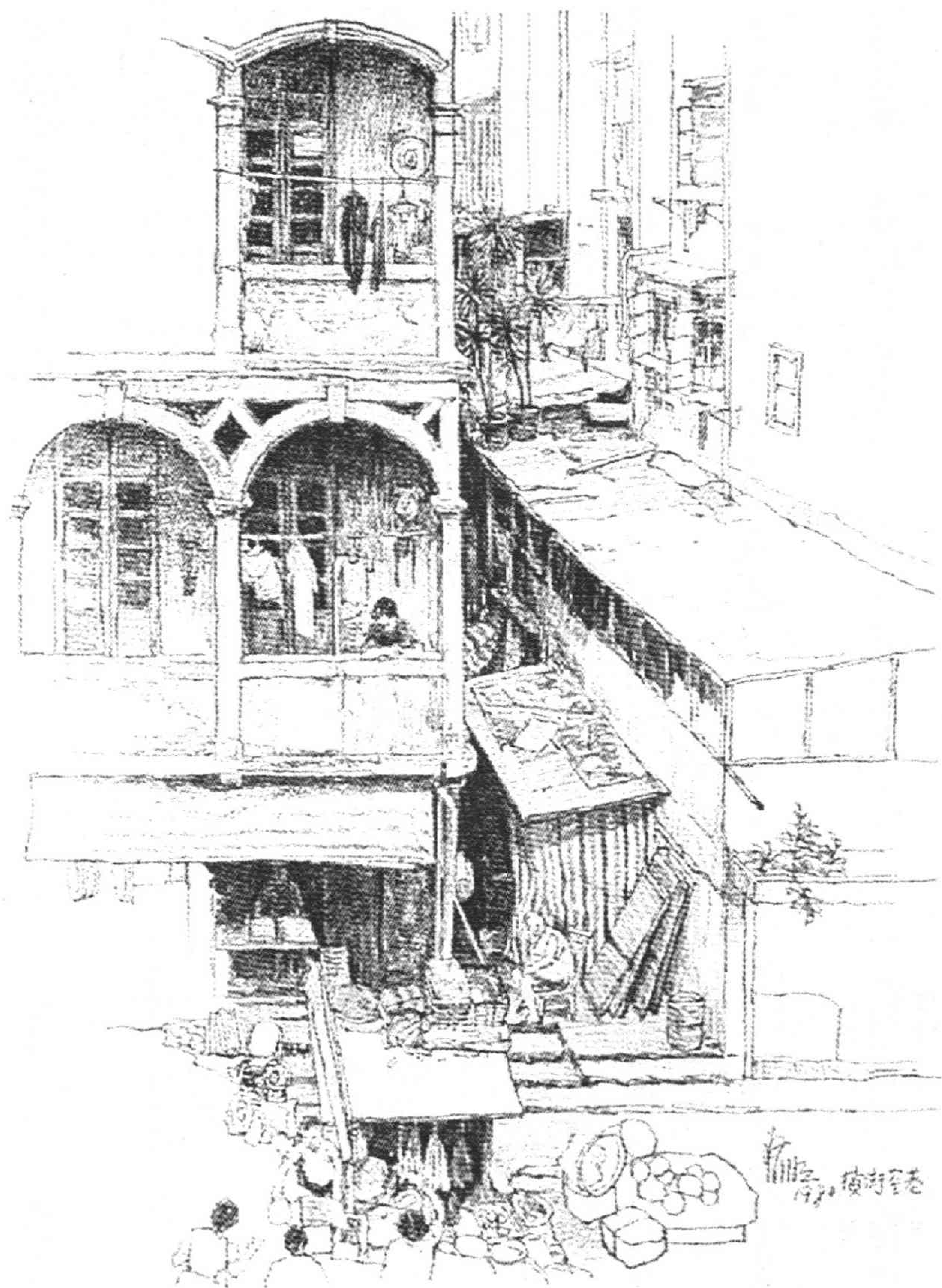
說起這個話題，當年我出外寫生，不論是市區或郊區，都很容易踩上「地雷」（動物或人的糞便）！還記得有一次我在中環弓弦巷內寫生，突然從高空擲下了一個「炸彈」，那是「集束屎彈」！想必是樓上的住客太急了，用報紙在房內解決之後，就缺德地從窗口擲下來。那次弄得我要趕快收拾畫具回家清洗，真噁心！

洗澡

以前的住宅一般都不設浴室及廁所，人們要洗澡，就要在廚房或在房內用大水盆進行。如果是大家庭，人數多就更不方便，很多時抹抹身就算了。

又有很多人會在天井或露台沐浴，通常是在下班晚飯後才進行。雖然是這樣公開洗浴，但當年很少人會去偷窺的，因為傳說偷窺別人洗澡會生「眼挑針」（眼瘡），倒楣一整天的；尤其是男人看女人裸體！

我有一個朋友，年青時在港大唸書，租了石塘咀一房間居住。他的窗戶正對著妓寨的天井，妓女在夜間接客；於是多在日間洗澡，她們肆無忌憚的露體，燕瘦環肥；玲瓏浮凸；盡入眼簾！朋友該學期的成績大跌，原因大家都心照不宣，於是他立即搬走。



乞丐

一個國家及地區如果經濟好的話，就不會有乞丐，正所謂「有頭髮誰想做瘌痢」。在香港，一直以來都有乞丐存在，不過他們也隨著時代變遷而轉換了面貌。

我小時候，乞丐數量雖然比現在多，但當年的乞丐都十分有修養，自知羞恥而自律。平時行乞，只在後巷。通常在吃飯時間後，他們會大聲呼叫：「冷飯餸汁！」；人們如果有吃剩的食物，就會拿到後巷去給他們。另外，如乞丐得悉某戶人家在設宴，他們會自動自覺在街上樓梯口有秩序地排隊等候，絕不會在大街上大搖大擺厚著臉皮去求乞。有些人還會付出一點勞力來餬口，如唱歌（有唱龍舟）、奏樂、擦鞋、開車門等。

以前的乞丐，一般都是皮黃骨瘦的，衣服滿是補丁又單薄；而現代的乞丐，往往可見衣著光鮮，面色紅潤。而且現



今的乞丐都是要錢不要食物的，甚至錢給少一點都大罵一番，真是「大種乞丐」！有人又冠稱他們為「乞丐皇帝」。當中有些更是被人操控，成為集團式經營的「職業」，真是時代變遷，連乞丐也變天。



乞丐（1950年代）

舊事趣聞



香港地怪名

大概是因為香港以前精通中英文的人並不多，因此早年本港有很多地名都被譯得莫名其妙的，也有些語意不明，真是貽笑大方。例如在街上斑馬線旁寫上多餘的「沿此路過」，在巷口寫上「此路不通行，不得在此小便」等。而有些字從左開始寫，有些就從右開始寫，原意就完全不同。

而香港的地名當時亦不統一，甚至有重複的情況出現，例如「平山」、「平洲」、「老圍」、「灣仔」等。傳聞有一年，海盜洗劫「平洲」，水警收到指示後立即前往，卻撲了個空。原來被劫的是「東坪洲」，因當年「東坪洲」也稱作「平洲」。

英政府接管新界初期，曾派遣印度工程師去規劃地圖，怎料他們把新界河流的名稱，全部改以印度的河流命名，如「印度河」、「恆河」等。

新界粉嶺的蘼笏圍村，本稱「鬱蔥圍」，由於圍村門樓上寫的是古體字，當年的政府官員看不懂，又不願低聲下氣去請教村民，便自以為是的另賜上現在的「蘼笏圍」。這是一次寫生時老村民告訴我的。



粉嶺鬱葱園（1987）

又有說，英政府霸佔九龍半島後，派英籍翻譯官去確定地方名稱。有一次他到尖沙咀訊號山對開的海旁碼頭，那裡是大陸貨物起卸的地方。當時貨船剛卸下一批大米，搬運工人扛著一包包大米上岸，那翻譯官上前問工人：「這裡叫甚麼地方？」因為雙方言語上完全不通，工友就朗聲回答：「你唔見到我抬著大包米咩！」於是那官員就把那地方稱作「大包米」，一直沿用至新世界中心落成為止。

翻譯官又去到鑽石山。那山是石山，工人正在開採，官員上前問這裡的地名是甚麼，那工人很晦氣地對他說：「你唔見我在鑽石麼？」於是這裡也就譯為 Diamond Hill 了。

油麻地有一條街道是從英文 Public Square Street 直譯成為中文，那是「公眾四

方街」，只是由英文逐字翻譯，根本沒有理會文意。翻查字典，名詞 Square 有兩個意思，第一是「四方形」，第二是「廣場」，Public Square 的意思是指「公眾廣場」，無奈翻譯員一見字典寫「四方」，就馬上抄錄下來，完全不理會文意。後來「公眾四方」之名被多番批評，於是到七〇年代終改譯為現今的「眾坊街」。

另外，英文中有些響音字母是不發聲的，例如 Salisbury 其中的 i 是不發聲的，可是香港的翻譯官不知就裡，把尖沙咀的 Salisbury Road 譯為「梳利士巴利道」，一直到七〇年代，才正式易名為「梳士巴利道」，去掉多餘的「利」字。

有些由英文音譯回來的中文街名，在本地人聽來很不悅耳，例如銅鑼灣中央圖書館附近有一條小街，英文名為 Shelter Street，中文譯為「舒潦濤街」。本地人聽起來很像是「輸、潦倒」等負面字眼，相當礙耳，於是在一九七八年改譯為「信德街」。還有如：「調景嶺」（吊頸嶺）、「秀茂坪」（掃墓坪）、「橫頭磡」（橫頭砍）、「藍田」（鹹田）、「樂富」（老虎岩）、「觀塘」（官塘）等。

還有，果洲群島共有二十九個島嶼礁排，驟眼看來像一盤水果，英文名為 Nincpin。Ninepin 本是保齡球的始祖，是一種滾球活動，但又被誤譯為「九針群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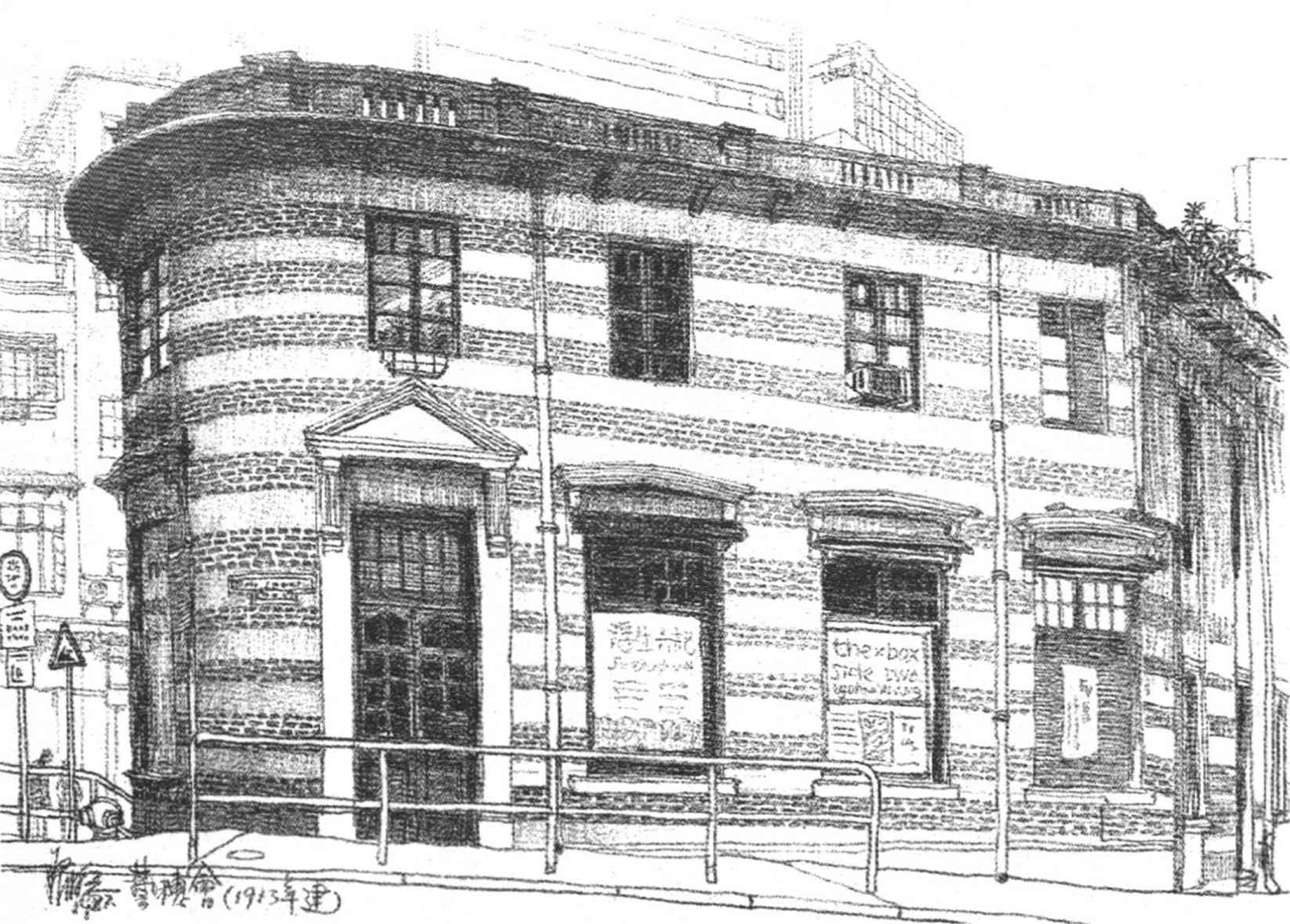
類似這樣有趣的例子很多，就由讀者自行去發掘吧。

話說冰與雪

廣東人經常把「冰」稱作「雪」，如把「冰箱」稱作「雪櫃」、「冰淇淋」稱作「雪糕」、「冰條」稱作「雪條」等等。

本來位於中環的雪廠街，即現在藝穗會和外國記者會所在之地，早年建有牛奶公司冰庫，故應稱為「冰廠街」才對。話說在開埠初期，那裡是岸邊，牛奶公司從老遠的北歐用遠洋輪運來天然冰塊，到埗後，為防融化於是立即要搬入冰庫。

談起雪條，無論哪個年代都受兒童歡迎；小孩可以吃到雪條就會十分高興；尤其是在夏天，真是奢侈又幸福！以前賣雪條的小販都是背著鐵筒通街叫賣，又或騎



單車的。不過當年的雪條，其實只是有一點點果汁味的冰條而已，不像現在口味包羅萬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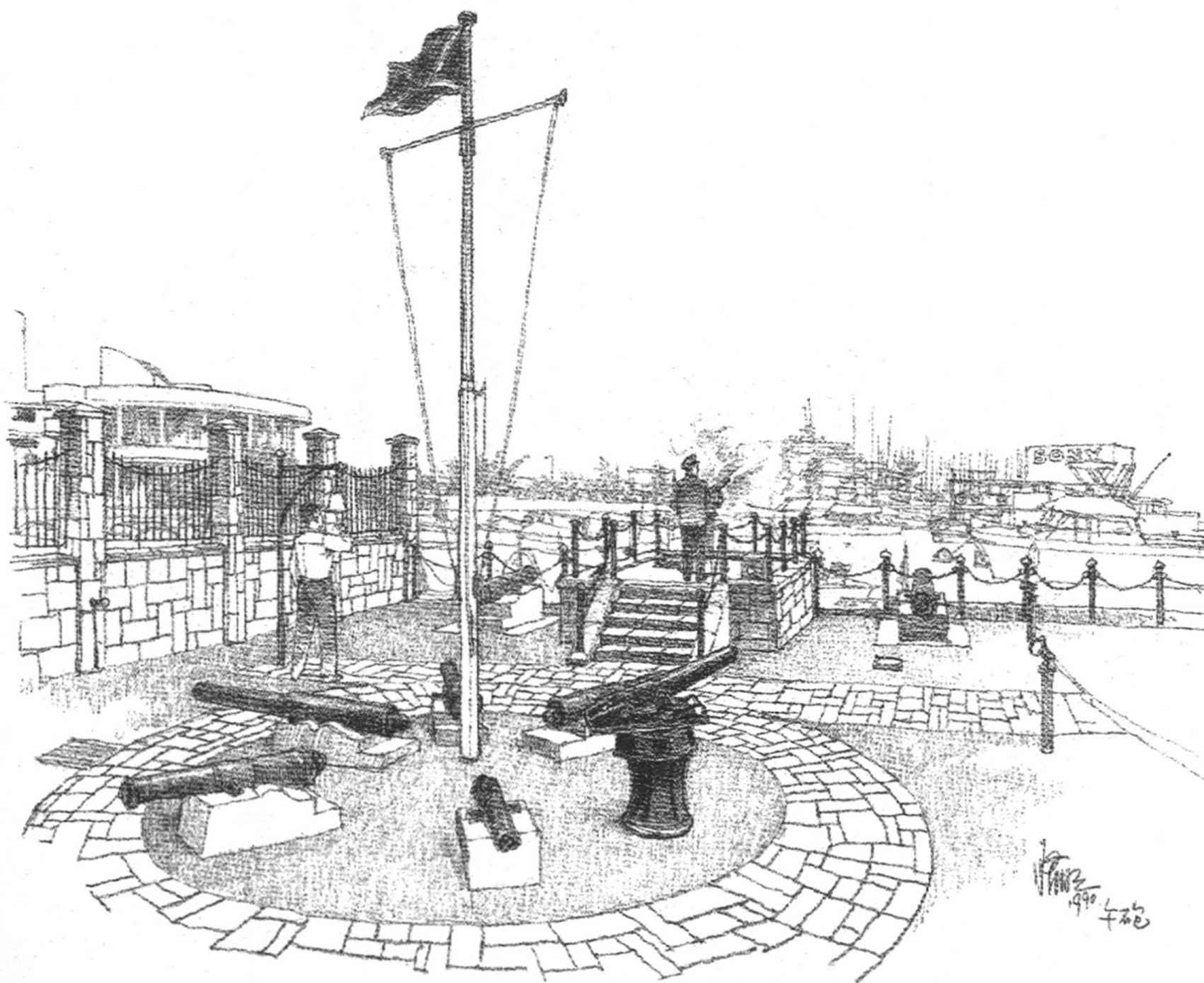
當年街童買一枝雪條，通常會幾個人來分享：一人啜一口，覺得很開心、幸福和知足。他們不懂得衛生，卻懂得友誼，懂得有福同享。



烏龍午炮

在銅鑼灣避風塘海邊，安放著九尊炮，這些炮均屬於怡和公司（成立於一七七二年）所有。在台基上的一尊炮，直至現時仍然維持著每日中午十二時就鳴放一次的慣例，以作為旅遊景點。到每年新年子夜又一定邀請名流主持鳴放。不過其實本來安放於此的一尊炮在日佔時期早已被日軍搬走了，現在那尊是一九四六年由英國皇家海軍送贈的。

本來怡和公司只於其船隻進出維港時鳴炮致敬，而從一八四三年開始，也於每日正午作報時訊號而



放「午炮」。怎料聽說有一次，一艘英國皇家戰艦訪港，恰巧怡和公司也有船隻同時進港，鳴炮聲嚇了軍艦艦長一跳，他不知就裡向女皇投訴怡和公司對他作出侮辱，並認為對商船放炮致敬是違反國際海事禮節條例，自此該公司便被禁止對自己的商船鳴炮示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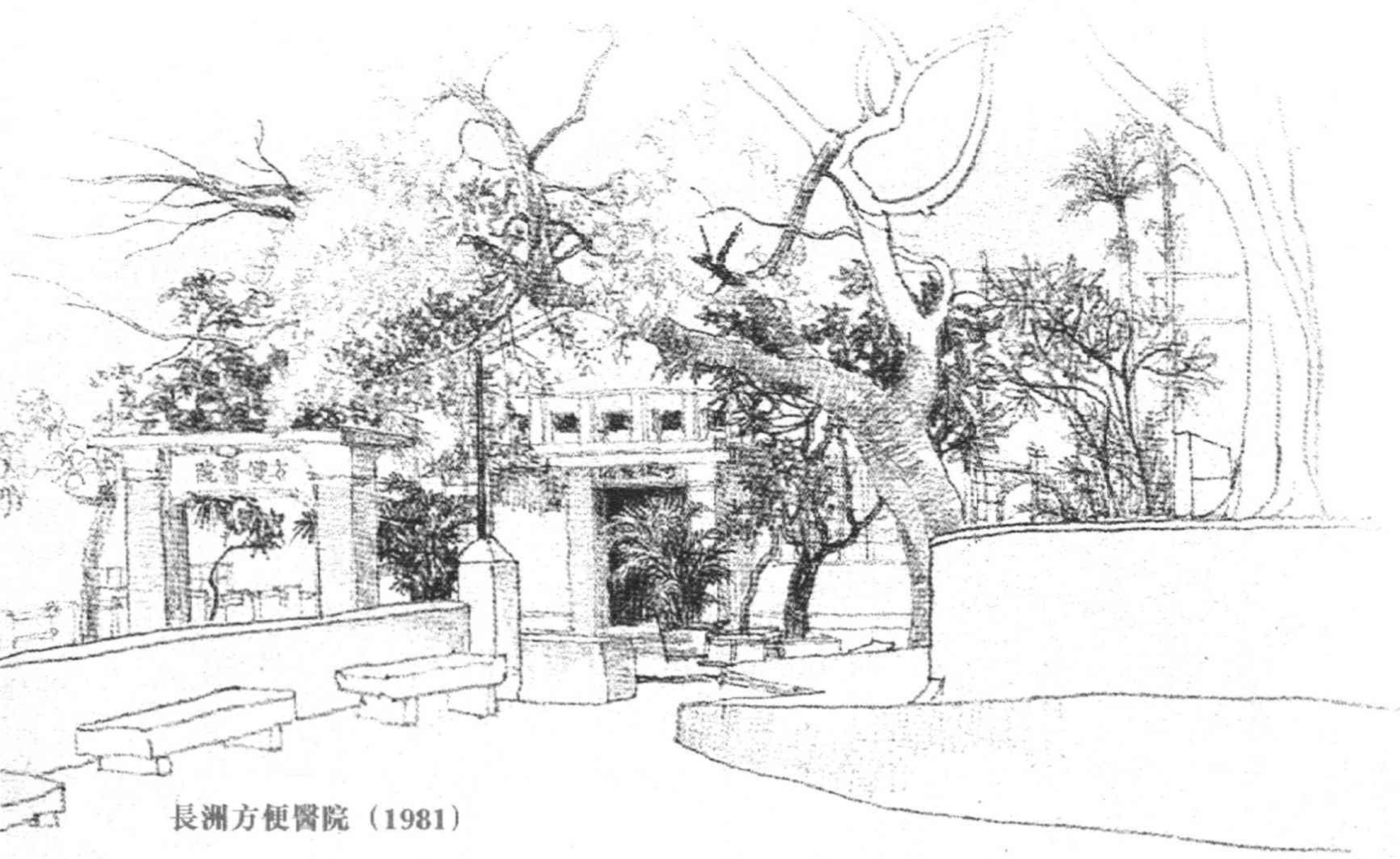
關於「午炮」，也有訛傳的一則故事。話說有一次皇家軍艦訪港，怡和公司負責鳴炮致敬，怎料司炮員當時竟因睡去了而沒有鳴炮，於是軍艦指揮官上告女皇，懲罰司炮員要每日中午鳴炮一次，自此就一直成為慣例。這故事被廣為流傳，英國人尼奧．加治爵士曾寫下一首歌《瘋狗與英國人》，內有一段：「在香港他們把鑼來敲，還在中午鳴午炮，責罵那些傢伙睡懶覺。」

給人一個方便

「方便」這個詞語，經常被詮釋為解決生理上的需要，即大小二便。其實另外還有一意思，是有心人為窮苦大眾、無依靠的老人及病危的人，提供一個地方暫可棲身，這可視作為一種善舉、一個方便。「方便」這字眼在廣東人來說又另有含意，如求人借錢，就會說「方便一下」。

長洲以前有一所「方便醫院」，創建於一八七二年，原名「棲流所」，由東莞客商蔡良挪資買地興建。一九一五年，長洲街坊會把它擴建，改名為「方便醫院」，現已荒廢。

現今大澳還有一所「男女方便院」，聽聞是在一九三四年由葉善開女士建立的，院門上寫了「慈善」二字，分男女兩間，並有對聯：「慈心義務行方便，善事應為樂解囊」。



長洲方便醫院（1981）

兒戲玩意

舊時人們生活困苦，孩子沒有各式各樣的玩具和遊戲機，但他們曉得運用自己的創意來製作小玩意，令生活樂趣無窮。


彈波子（1940年代）

記得在我小時候，大部分家庭的孩子都不會有零用錢去買玩具，就算是有錢人家的子弟玩具選擇也不多。當年也沒有休憩地方和公園，還好馬路上車輛不多，故三五成群的孩子們就在街上玩遊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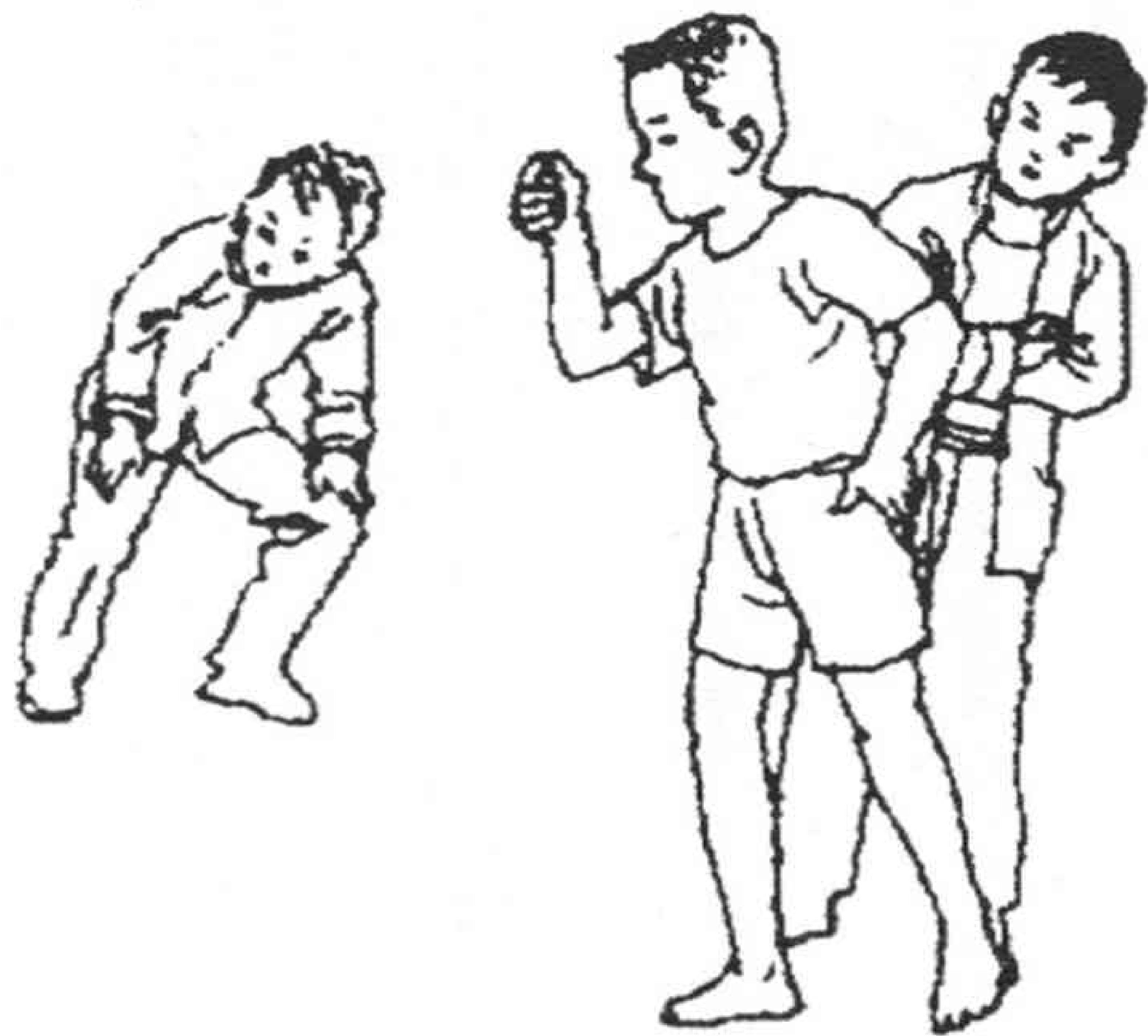
男孩子玩的，有捉迷藏（點指兵兵）、彈波子、擲錢幣、吹（拍）公仔紙、猜包剪揼、滾荷蘭水（汽水）蓋、轆鐵圜等等。女孩子就玩跳繩、跳飛機及抓石子（也有放入了沙粒的小布包）等。雖然都是很簡單的遊戲，但對當年的孩子來說，這些玩意已經可以令他們很開心快樂了。

記憶之中，以前的孩子發明了一種自動車，用上母親車衣

裳棄掉的線轆：中間穿上橡皮圈作為發條，一端用木條或香雞（即燒香餘下的竹枝）卡著，另一端裝上稍長的木條，作為發條攪動的手柄，不斷攪動直至橡皮發條收緊了就放手，那線轆就會自行走動起來！有時幾位街童還會進行比賽，很好玩的。為了更加刺激，還設有障礙賽，即在賽道上加上一些石子或木塊等。我還記得：一般光滑的線轆是很難爬過這些物件的，於是聰明的孩子就把線轆的邊緣削成齒狀，那賽車時就可以較易攀過那些障礙物了，真有智慧！

還有一個較危險的遊戲，就是把荷蘭水蓋撻扁，使它的邊緣形成不規則的鋸齒狀，中間鑿開兩個小洞，用約兩三尺長的繩穿上，玩耍時兩手握著繩子的兩端打圈搖動和拉緊然後放鬆，那個荷蘭水蓋在轉動時會發出「唬、唬」聲。通常兩個小孩會對賽，轉動的時候互相把荷蘭水蓋碰撞，看誰的繩子被對方鎅斷了就算輸，而一不小心還會割破對方的手！

另一個危險的玩意：就是採用玻璃粉線放紙鳶（風箏），孩子（當然也有大人）跟同伴首先將紙鳶放上天空，然後互相碰撞拉扯以鎅斷對方的紙鳶線子，這玩意當年大都在天台進行。



擲錢幣（1940年代）

拍公仔紙

早年香港的孩子沒有很多玩具，大部分日常玩意都是自製自創的，很少會花錢去買，如「擲仙蕎」、「抓子」、「打波子」、「掟陀螺」等等。其中有一流行玩意是「拍公仔紙」。

這些「公仔紙」，是印有中國古代童話或英雄人物故事的彩色紙卡，後來發展到印有外國「白雪公主」等童話人物。這些紙卡是隨香煙包附送的，大人通常會轉送給孩子去收集或玩遊戲。公仔紙也可以整套買回來，不過一般人是不會花錢去買的。

其實除玩耍外，公仔紙間接也可引起孩子對公仔人物歷史故事的興趣。煙商就是利用了家長希望孩子多學習的心態而印製紙卡，總算是做了一點點好事吧。



賣煙檔（1960）

饞嘴零食

零食一向都是大小朋友正餐以外的調劑小吃；而在不同的年代就有不同的零食種類。在我小時候，街邊賣的零食就有叮叮糖、棉花糖、麥芽糖、飛機欖等。

到我的下一代，約六、七十年代，街頭熟食小販多賣魷魚、魚蛋及煎炸小食。近年還有日本或台灣出產的小食包，而超級市場也有種類多不勝數的零食出售；人們隨時隨地就可以拆開包裝來享用，十分方便。

可是零食多吃無益。現代的小孩物質豐富，生活無憂，不愁三餐，而且很多時正餐吃得少；零食吃得多；容易導致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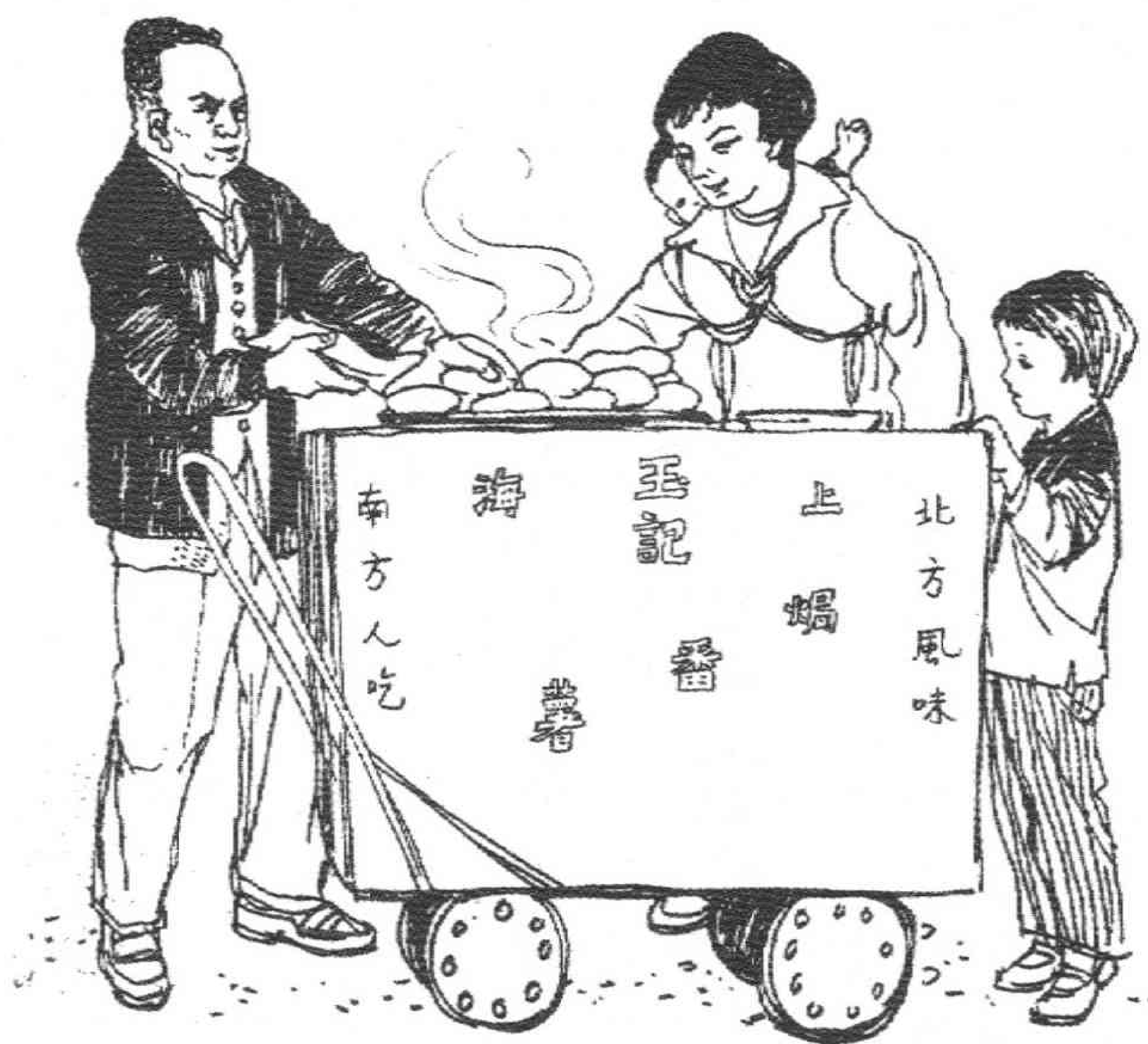
零食小販（1970）

肪及膽固醇偏高，形成肥胖，身體質素愈來愈差，引發不少疾病。

你之前又有沒有想過，其實通過零食，我們也可以了解到某個地方時代的文明素質及社會經濟狀況呢？



賣飛機欖（1950）



焗蕃薯（1970）

飛仔飛女

以前所謂的「飛仔飛女」，是指遊手好閒的青少年。他們打扮新潮突出，行街時手提收音機或音響，隨著音樂手舞足蹈，惹人注目。男生會剪所謂的「騎樓裝」髮型，用髮蠟塗得發亮，並身穿高領衣和喇叭褲。女生則留長頭髮，衣著大紅大綠、花花碌碌。男女都穿鬆糕鞋。他們喜歡聽外國流行的搖滾音樂，經常出入夜總會或舞廳。不過都是只此而已，並不算是壞人。當年美國出品的電影《阿飛正傳》（由占士甸主演）很受歡迎，內容就是反映當年一般反叛性格的青年人。

說起夜總會，其實當年到夜總會消遣是很普遍的事，甚至連「工廠妹」也會三五成群去輕鬆一下。當年除了看電影外，人們的生活並沒有甚麼娛樂，家裡又還未有電視機，連收音機也不是每家每戶具備。記憶中最早的商營廣播電台是「麗的呼聲」，當時會以月租方式為不同家庭安裝有線收音機。記得當年涼茶舖也以播放收音機招徠生意。



街頭飛女（1960 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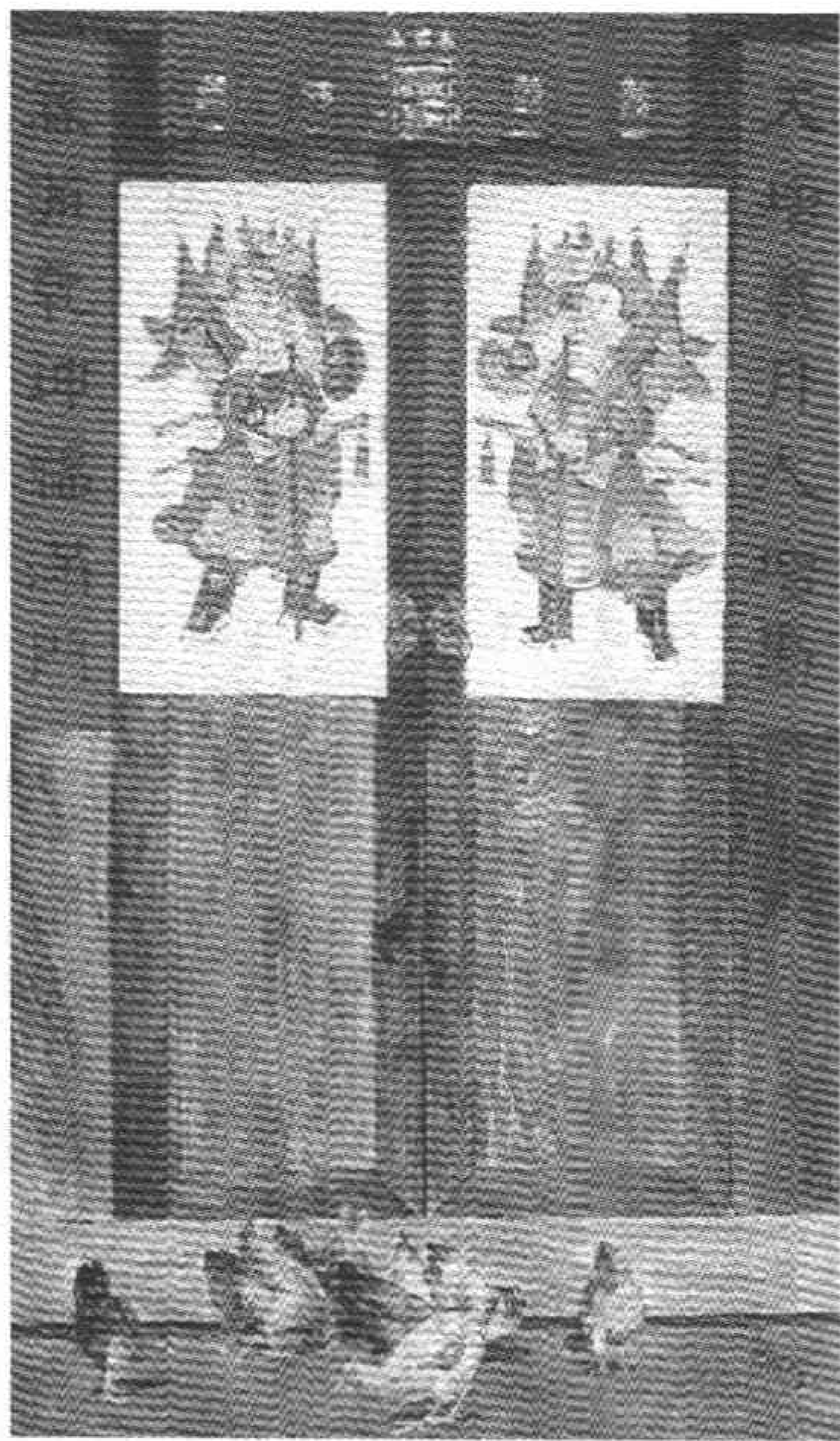
喜氣洋洋過新年

中國人有句話：「年晚煎堆，人有我有」。大時大節，就算再怎麼窮，怎樣不如意，也應該要咬緊牙根撐過去，這是一種鬥志，也是一種希望。

我父親打工的公司，是一間大企業，當年也只有年初一、初二兩天假期，被視為年度大日子。當年勞工每日工作也長達十多小時，但人們都沒有甚麼怨言的。

過年的日子，全城大部分人都放假。人們吃過團年飯後，便是新的開始，大家穿上新衣裳，逛街放炮竹、看電影、看粵劇、上茶樓、到影樓影全家福及拜年去……這些都是每家指定的新年節目，除非家裡有特別事故發生，否則其他事情都會暫且擱下。

這兩天人們都會盡情去慶祝，無論是貧或富，都正如對聯所說：「爆竹一聲除舊歲，



門神（1982）



年晚煎堆（1960年代）

桃符萬戶慶更新」。過了這兩天，在街道上通常都會留下滿地炮竹的紅衣屑，十分壯觀，看見也使人振奮！提醒人們新一年新開始，要繼續努力工作。

過新年讓我最難忘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年尾媽媽一定會親手做年糕、炸煎堆和油角等新年食品。記得當年我要幫媽媽擔米（有粘米和糯米）過海，為的是到灣仔海旁的店舖把米磨成粉，很辛苦的呢。媽媽為了要專心做賀年糕點，都會打發孩子們暫時離家，這也可避免孩子觸及油鑊的危險。另外也因為孩子總會不自覺地說出一些不吉利的話，這會影響她的心情，稍不專心的話，煮糖漿的時間拿不準，又或動作稍慢，就會令煎堆、油角包皮和蕊肉爆谷鬆散開來而失敗。煮炸時間的長短，也會影響表皮顏色是否金黃和外形是否好看。賀年糕點做得好與否，媽媽是很重視的，因為新年食品除自用外，還會在拜年時送給親友，代表一種誠意和體面。

上茶樓食大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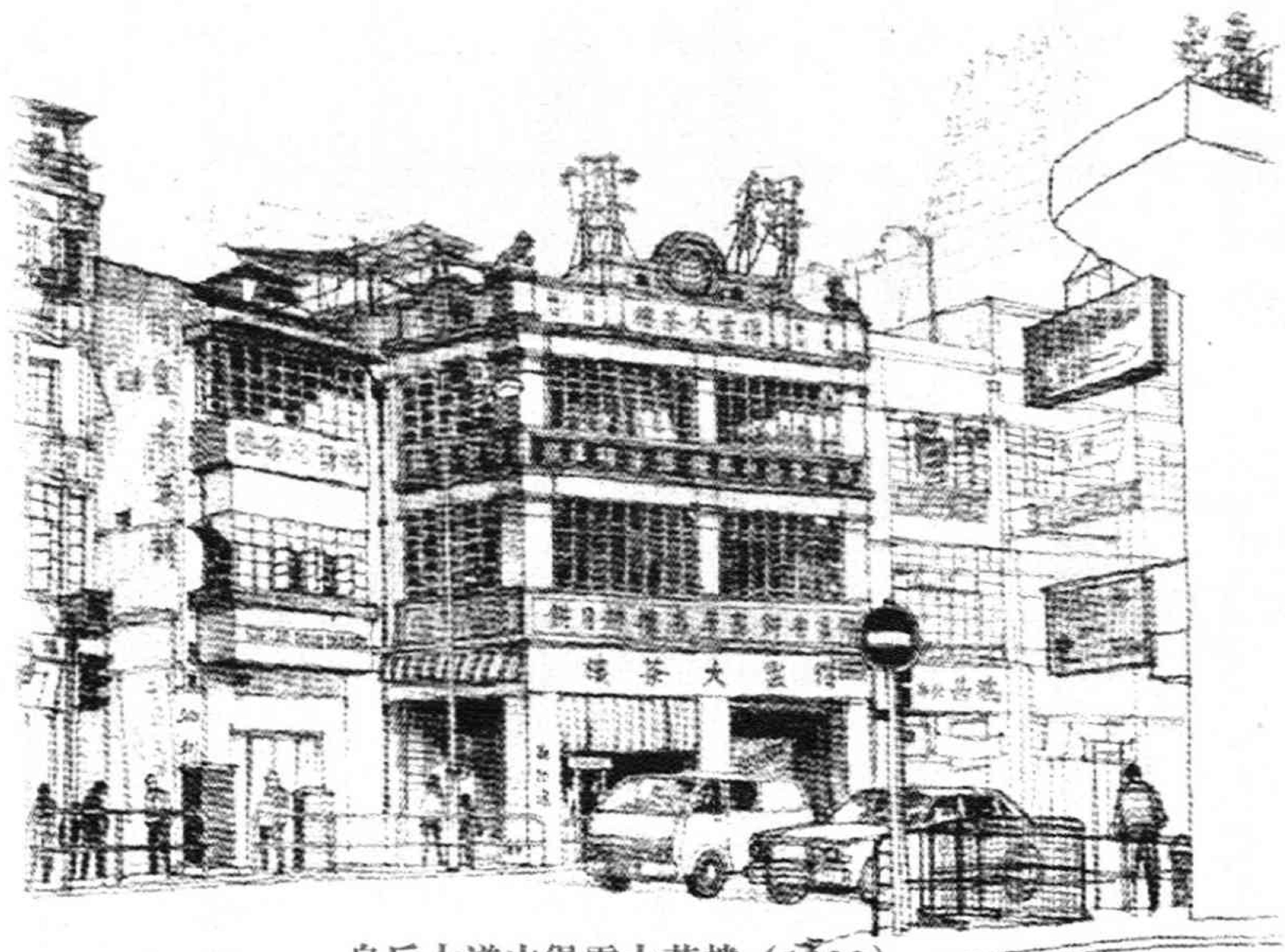
品茶是中國人的生活習慣。我有很多關於香港舊時茶樓的回憶。

記得以前的茶樓，在樓下的一層或一角都是供勞苦大眾用膳的，食物價錢較便宜；想吃得較好而舒適的客人，就要上高一層，所謂「上茶樓」，以表示高貴一點。茶樓都以「水滾茶靚」作賣點，採用有蓋的茶盅，並有「茶博士」上前為你即沖即泡，香氣四溢。以前茶樓還會聘用年青貌美的「點心妹」，她們會親自用肩帶托盤，盛上各式點心，逐枱叫賣。

有一點很多人都遺忘了的，就是那年代吃剩下來的點心是可以退貨的。還有當年一般茶樓都有「大包」出售，而包內的餡，



上環文咸東街，左後是著名的清華閣茶樓，我父親是老主顧。（1985）


皇后大道中得雲大茶樓（1990）

正正是昨天廚房賸下來的點心料放進去的，有時好運的話還能吃上鮑魚！不過以前的鮑魚其實並不名貴。而現在一般茶樓都沒有「大包」這點心了。

至於「酒家」，現代人常跟「茶樓」混淆。當年酒家是高檔的場所，專做夜市擺酒設宴，並沒有茶樓的點心供應，而客人都非富則貴，入席者均要衣履整潔。酒家裡一般設有貴賓房，甚至有提供「花姑」服務，所以有俗話說「飲花酒」，而有些更設有吸食鴉片煙的煙床。有錢人宴客時，有時候還會請大老倌唱戲助慶。現在這種酒家已被淘汰了。

以前還有到會式的流動酒宴，因為很多人都喜歡在家中擺酒宴，一方面規模不大，二來較省錢，三來可邀請左鄰右里；人情味較濃。而這種流動酒宴現在也都近乎絕跡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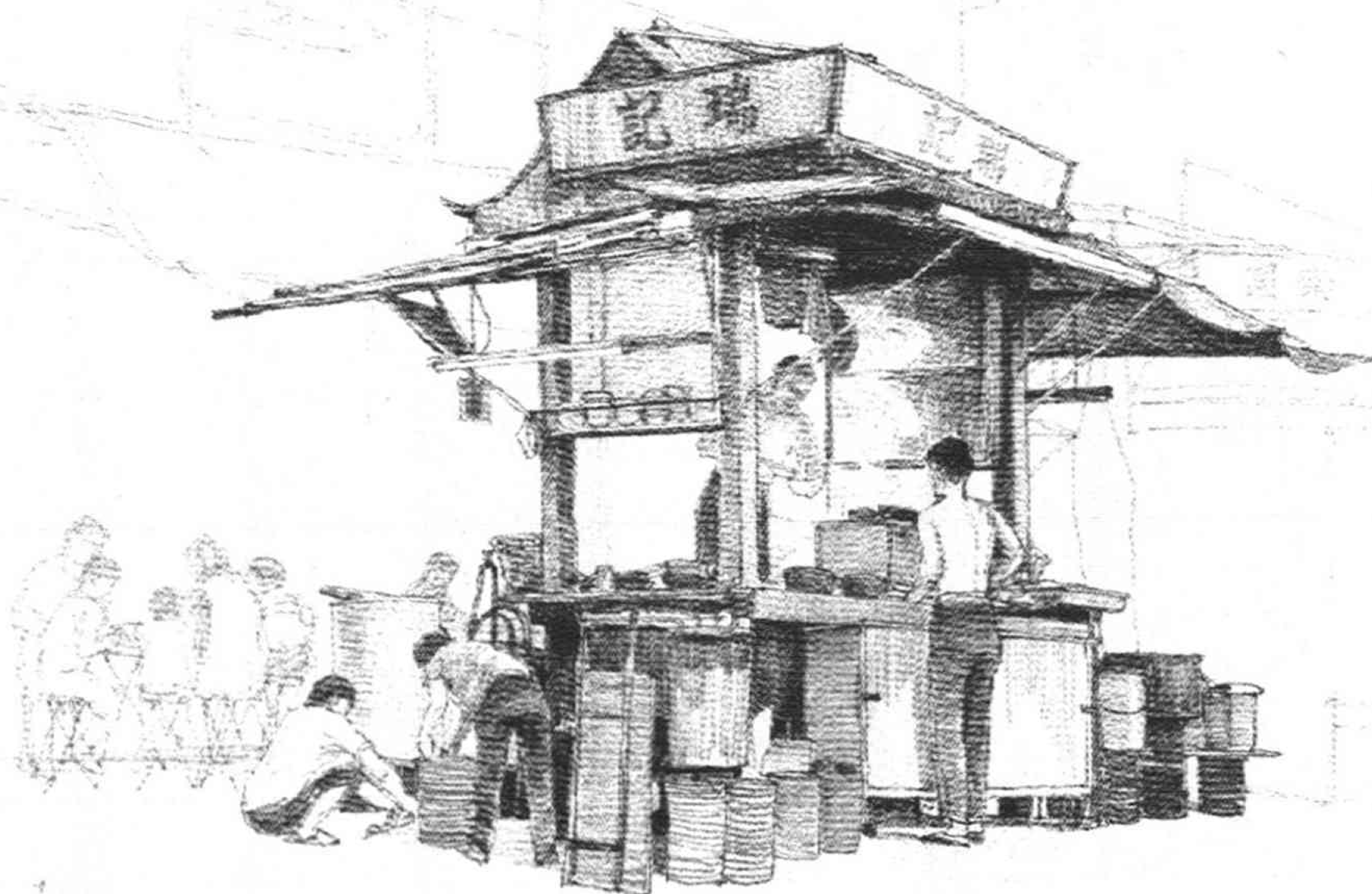
中環和安里大牌檔（1960）

街邊大牌檔

香港街邊的大牌檔之所以存在，是當年政府為了照顧低級公務員退休後的生活而設，特別向他們發出小販熟食牌照。這牌照很大，且要掛在檔口當眼的地方，故稱「大牌檔」。牌照有效期是直至持牌人去世為止，不可傳至下一代。

廣東人有一個癖好，就是喜歡親眼看見現場煮炒出來的食物。他們覺得菜餚夠火候，進食起來就特別美味，這也是大牌檔受歡迎之處。政府發出的小販熟食牌照並沒有規定要做甚麼食肆，持牌人可做西點餐飲或糖水生意，而營業時間也沒被限定，不管早市或晚市，亦可以由早做到晚。

通常大牌檔會選擇開設在人流較多的地方，不過因為未必有足夠水源，故很多時要靠檔主自己跑到公共地方取水，有人會覺得不衞生。而煎炒食物時上升的油煙氣味，以及不時被地上食物殘渣引來的老鼠甲由，往往使住在樓上及四周的住客厭惡。基於街坊投訴及環境衞生的原因，街邊的熟食大牌檔逐漸被取締了。現今的熟食小販檔都被搬入政府的市政大樓內經營，生意自然下滑了不少。



平民夜總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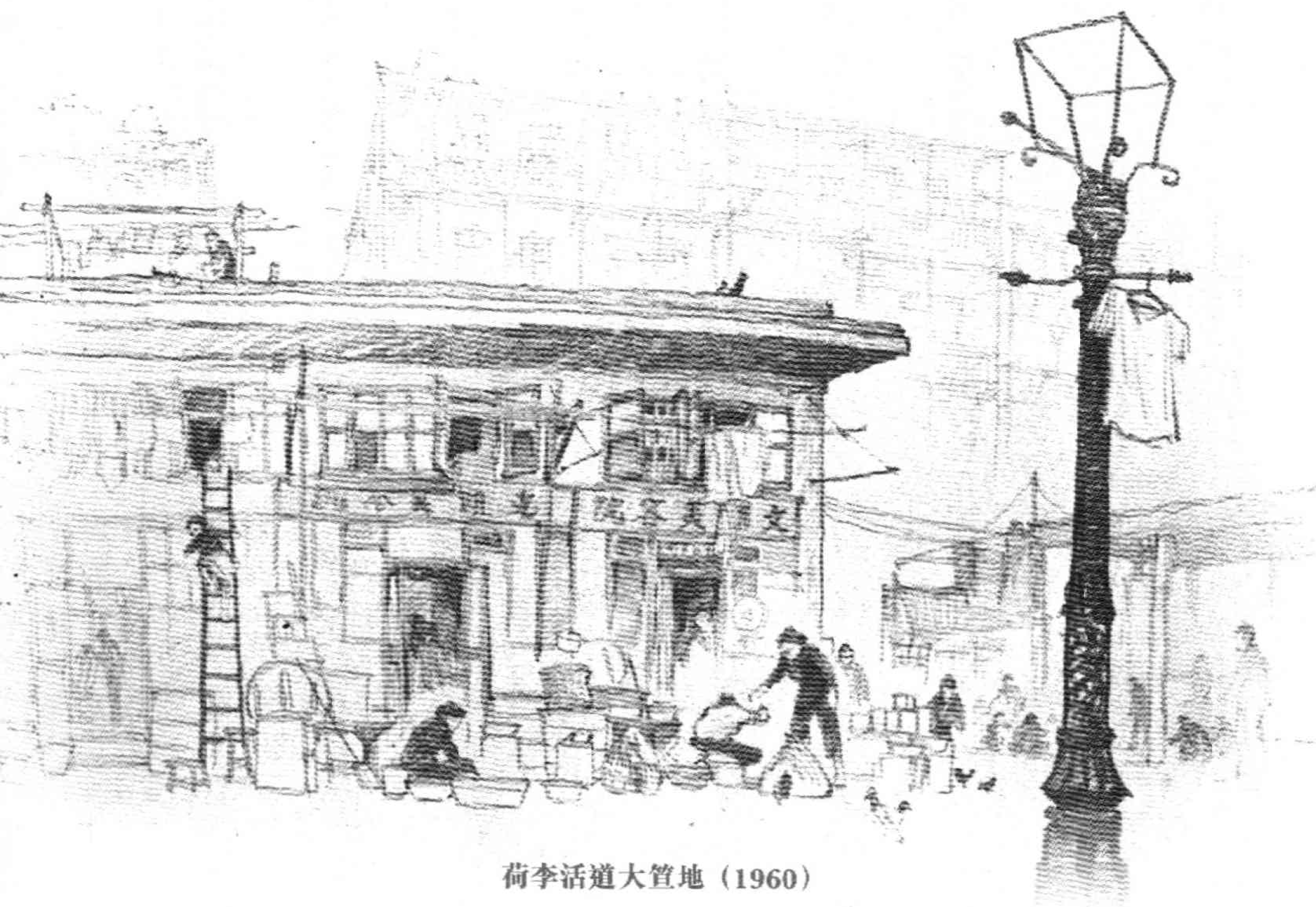
在收音機尚未發明的年代，香港華人（尤其是低下階層）每天的生活就是為了生計，並沒有甚麼娛樂可言，日子枯燥乏味。不過，人們總有調劑的方法。

當年人們在下班之後，尤其是炎熱夏天的晚上，就喜歡在某個地方聚在一起乘涼、閒話、下棋，慢慢就形成了一處群眾的聚腳點，逐漸擴大就發展成所謂的「平民夜總會」。

這些平民夜總會大都在華人聚居的中心點發展起來，如中環海旁，即舊永安公司對開，還有油麻地廟街一帶的榕樹頭（現還存在，不過已不及當年），這兩處都位於海邊，是乘涼的好地方。

在平民夜總會裡的消遣玩意和節目可謂包羅萬有，連孫中山先生當年也曾在大笪地向群眾宣揚革命思想！那裡大都是地攤，也有些大牌檔，當年的食檔還供應狗肉。就算你不光顧也無妨，保證你待在那裡可玩一整晚，與眾同樂！日間工作或家庭裡遇上甚麼不愉快事，只要晚上到平民夜總會去走一趟，甚麼怨氣、悶氣，甚至衰氣都會一一消失，而且必會樂而重至！

據我所知，有些知名的説書人、歌唱家、藝員、占卜師、相學家或風水大師，甚至宗教傳道者，都是出身於平民夜總會呢。



荷李活道大笪地（1960）

後記

最近發現很多教會、社團或學院（尤其是私校），都沒有系統地記錄該組織的史料，一點也不重視。就算是一個普通人，如條件許可的話，也應該寫下他一生的經歷。我建議老師或父母鼓勵學生及兒女寫日記，待日後他們年紀大了拿出來看，就可以清楚自己是怎樣艱苦奮鬥成長過來的。除了記錄自己一生，也可回憶成長當時身邊的事物及社會變化，真是難得珍貴的史實。

近年有些人大聲疾呼去強調環保及集體回憶，試問他們對歷史及大自然又有多少認識及付出？我認識不少前輩及同學，他們一早就默默地付出了一生的精力去做這些工作，何嘗有人去關心過他們?!我們不單應要好好踏實地去了解他們的工作，還要認真地去認識他們的貢獻，並要確認他們曾付出的血汗功績，不要只拿這些作為政治口號。

現在香港晉升成為世界地質公園，這冠冕堂皇的稱號背後，其實有著一群地質學家、植物學家及旅行隊的前輩，是他們一直不斷發掘及悉心保育而得來的成果。記得旅行家前輩有吳灞陵、李君毅、陳迹、朱維德、黃垤華、梁煦華、鄭金釗、陳溢晃、梁榮亨、杜國樑等等；寫下香港掌故歷史的有葉靈鳳、饒宗頤、魯金（梁濤）、韋基舜、何文匯、周樹佳等；還有植物學家胡秀英，地質學家李焯芬，環保專家廖秀冬、陳鎮源等等。

我和魯金較為稔熟，時常都得著他的教導。他主張每一掌故都要親自到現場求證才可寫下來，十分認真。他老人家每日背著一布袋，到處去訪問查證歷史，到傍晚就到普慶戲院大廈頂樓餐室或灣仔紅屋，一邊喝咖啡，一邊寫稿，完成後就即時送上報館，每天就靠寫這些掌故的稿費養活一家人，十分清貧。記得有一次佛教齋期，他約我到九龍塘某佛堂吃免費齋餐，當時大部分人都是上了年紀的，亦有年青的，我算是中年了，但見當工作人員一放下齋菜在桌上，幾十雙筷子就一窩蜂搶先夾到自己的碗碟上，甚至自備器皿盛載，很快就夾個精光了。魯金手腳慢，深近視且老花，幸好我在旁。又或許是魯金有意苦心安排，好讓我體驗一下吧。在我看來，此情此景，覺得很心酸，但他就覺得「如是這樣」，用「平常心」看人生。當他過身後第二天，立即有政府機構打電話給我，希望免費拿到他幾十年艱苦留下來的掌故稿子及歷史資料，當時我真的大發雷霆。後來聽聞由吳昊先生出錢買下來。



魯金（1990）

掌故雖然是一鱗半爪、一點一滴，但把它們聚積起來，就能夠成為一篇又一篇感人又有歷史價值的見證文獻，希望有心人繼續記錄下來，亦希望政府重視、關心和珍惜！

我雖不是地質學家、旅行家或掌故家，我只是一位畫家，但我的工作是涉獵到他們的，且有濃厚興趣。我的繪畫寫生題材有時比攝影家還要深入，如我《公廁》（p.49）那篇的插畫，那地下公廁豎上地面的透氣囱，相信攝影家不會有興趣去拍下來吧，當時我是從人文歷史的角度去繪下來的，難得！

雖然我這本《香港舊事重提》，不如魯金這般認真而深入，但相信都可作為一種參考資料。此書的特點就是配上我的專長——繪畫。

最後，要謝謝浸會大學歷史系周佳榮教授抽出他寶貴的時間為我賜序！使我這本書鑲嵌上金邊。

江啟明

香港·舊事重提

作者	江啟明
插圖	江啟明
編輯	趙鳳娥、Yannes Ho
美術設計	郭志民
出版及發行	經濟日報出版社 香港北角渣華道 321 號 柯達大廈二期 6 樓
電話	(852) 2880 2444
傳真	(852) 2516 9989
網址	www.etpress.com.hk
電郵	etpress@hket.com
出版日期	2012年
承印	美雅印刷製本有限公司
定價	港幣 $88
ISBN	978-962-678-696-3

關於香港的那些年，你聽過的、知道的，有多少呢？
由漁港變成殖民地然後回歸到中國，
這個地方有著很多的歷史故事、人文經歷。
在現今香港的中學通識課程裡，學生要學習「今日香港」，
然而對於「舊日香港」，我們又豈能不認識？

《香港舊事重提》收錄香港著名老畫家江啟明先生多年來走訪香港大街小巷寫生描繪的畫作；而年近八十的他於今天回憶起舊時，興之所至妙筆話舊，用文字記錄了一個又一個香港舊事。

本書內容分六大章節：

舊地重談 由香港的地質説起，也講述香港多處地方的昔日面貌。
舊日交通 細説舊日香港人常用的交通工具。
舊式建築 回憶香港舊式建築的特色。
舊時行業 話説舊時香港人如何維生、從事哪些行業。
舊城民生 講述以前香港人的日常起居和生活習慣。
舊事趣聞 重提香港舊時的社會趣聞、民生軼事。

細讀《香港舊事重提》，讓我們知道香港的那些年，然後更了解香港的這些年。

「『舊事』不一定是『往事』，香港社會變遷太快了，所謂舊事，其實很多是不久之前的事，只因新事太多，大家淡忘了而已，一旦有人『重提』，倒也變成『新事』。如果你不相信，試試拿著江先生的畫冊，跑到現場感受一下，就會發覺原來舊事和新貌是交匯在一起的，如今『重提』起來，可能成為『新題』。這本書內的八十個題目，對年輕一代的人們來說，或者覺得新鮮趣致，是饒有意味話題呢。現時學者喜歡進行『口述歷史』，至於『筆述歷史』似乎被人忽略了，文章也好，繪畫也好，以心以手以聲音，把香港事物充份展現出來，這些都是歷史的見證，說不定還是文化的瑰寶。一鱗半爪，言不盡意，讀者最好自己細味江先生的作品。」

——周佳榮（香港浸會大學歷史系教授暨近代史研究中心主任）

定價：港幣 $88
ISBN：978-962-678-696-3



www.etpress.com.hk
9 789626 786963